

下冊

雨下殘荷

李薰風著



李薰風 著

雨
下
殘
荷

北京義文書局印行

李 薰 風 著

雨 下 殘 荷

下 冊 目 錄

第 七 回

門外見香車玉人永別
尊前遺綉帕底事單思

第 八 回

咫尺嘆天涯書生腸斷
寸柬遺海外怨女蛺蝶飛

第 九 回

去就可從權君盟白水
聚離非容易我愛黃金

第 十 回

潦倒藝人捨身奉老母
飄零花事剪燭聽殘荷

一

四〇

一七

一七一

雨下殘荷

李薰風著

第七回 門外見香車玉人永別 尊前遺綉帕底事單思

雨下殘荷

且說石曉亭當時，首先發現，那郭碧蓮來了，門警和關寫實放眼一看，果見電燈照耀下，三輛洋車急急馳來，前後的兩輛，所坐的是兩名警察，中間坐的，乃是一個容顏憔悴的女子，門警祇在報紙上，看過郭碧蓮的昔日照片，素未謀面。那關寫實鬧得兇了，實際也真的連郭碧蓮是紅是白，尙未清楚。他二人見了，各都一呆，那洋車上的警察，業已老遠的，舉手招呼這邊的門警了，他們嚷道：「喂相好的，轟轟你們門外，閒人靠後，不准看熱鬧，這是你們的差使來了。」這門警慌忙應了。隨着他的兩隻手一扎煞，四外虛空趕着轟道：「閒人靠後，這兒不准站，這兒不准站，」但是那關寫實石曉亭終於佔一些新聞界的光，門警對他們不敢過分的嚴厲了，所以他們依然穩如泰山，站在這裡，祇待那三輛洋車馳近前來，一轉眼那洋車馳來了，前後的警察首先跳了下來。一個護着郭碧蓮的洋車，一個就去打那門警一下道：「嘿說你啦！讓你轟人，這邊的兩個人是誰？快起他們走開了。」那門警笑道：「這二位全是新聞記者先生，前來訪查新聞，沒有關係」。那警察轉過臉來，雙手去關寫實石曉亭身上一推進道：「廳長交派了。不准你們來。」一個警察護送着郭碧蓮的洋車，逕自馳入女子教養局的大門去了。那郭碧蓮這時候，恍恍惚惚，猶如做着一場春夢，她甚麼話不會說出口，便給洋車，一直馳入女子教養局的二門來。這裏自局長，以至書記，聽差，早已無不在竭誠恭候。他

們早知郭碧蓮今天即要解來，所有一切必需的手續，全然準備妥善。祇待水到渠成了。那押車的警察，和郭碧蓮一進二門，局長以次，全體降階相迎。警查上去，行一個舉手禮，遞上公事。回稟道：「這就是那郭碧蓮本人，請局長張太太問她回話。」那教養局的局長太太，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婦人，她一臉鷄皮，一頭蒼白的頭髮，還自淡淡搽着雪膏香粉，描着兩道濃黑眉毛，加之眼角皮給眼病結成一個疔疽，所以她大怒而威一目了然，是一個精明悍練的女界活動人才了。這時，她點一點頭，略略問了郭碧蓮數語。即令收發人員履行公事上的手續，帶去郭碧蓮，尋一個安身之處，天色已晚，明早聽候調遣了。郭碧蓮看過這教養局情形，職員多半都是女性，似乎比較警視廳內的陰森冷酷，另是一個境界。她剛走開，陡聽那教養局大門外，山嚷怪叫，一陣喧嘩嘈亂，鬧了起來。這不由得那局長張太太，以及教養局全體職員，吃了一驚，張太太道：「外邊還有甚麼人麼？聽，這是誰在外喧嘩？看一看去。」那護送郭碧蓮洋車進來的警察，聽了便道：「回局長，外邊沒有別人，祇有我們一起來的，一個警察，幾個閒人，」那小的職員秉承局長的意旨，早不待發言，吩咐下去道：「你們快出去看，轟開閒人，不准在此喧嘩。」那手下的幾名警察，方在答應，脚步尙沒有動，忽見一個門警大步跑了進來，舉手行禮，朗朗報告道：「門外有兩位新聞記者。和警視廳的來人，起了衝突。」張局長詫異道：「新聞記者是常常前來刺探新聞的，他們全很客氣，何以今天和警視廳來人，發生衝突？」那門警道：「這兩位新聞記者，不是常常來的那幾位，面生的很。他們是專來探聽郭碧蓮的。我答覆他們，不知此事，恰好郭碧蓮來了。於是警視廳來人

。和他們鬧起來。」其時自有小職員道：「不要和他們鬧了，我們出去看一看，怎麼鬧起來的？」張局長道：「慢來！新聞記者是得罪不得的，你們出去，可以讓他們進來，客廳裡坐的，茶水招待，等我接見他們。」門警應聲，和兩位小職員出去了。張局長欲想進屋休息，那門外喧嘩嘈亂，越發近了。張局長深以為奇異，為何今天的新聞記者，不比往日，鬧起來沒完？又見那小職員跑進來一個，嚇得面容失色，沉了聲音道：「張太太，你快出去罷！若不是三個警察極力攔阻，他們直要闖進來，方才一說讓他們進來，他們一頭往裏跑，快到二門了，」這種毫無禮貌的行徑，張局長由不得更驚疑了。連快親自走出二門，祇見那邊兩個男人，和一個小職員，三四名警察，纏做一堆。張局長道：「你們這就不對了！我教你們讓這二位去客廳坐的，你們在這裏做甚？快快請這二位進客廳，好好倒茶款待。」那警察道：「我們出來，是請他們進客廳的，無如他們一定要進去參觀，我們一攔，他們就不願意。」張局長急喝住了，一邊親自走上去，指手相讓道：「二位賞光，請到客廳奉茶，一切簡慢，諸多原諒。」那小職員又從旁敲着邊鼓道：「這位是我們的局長！張太太來了。」那關寫實石曉亭給那押送郭碧蓮來的警察一推一搯，說過幾句不中聽的言語，他們就鬧起來。此時局長出來了，他們也就不為已甚，兩個人冷笑幾聲，給張局長讓進客廳來。張局長瞧着他們眼生，就問他們此來目的？關寫實遞出一張名片，石曉亭也掏出名片來。這兩個名片上面，自然除本人的姓名之外，各有一行官銜。那官銜又不約而同，都是堂堂皇皇的，報館裏的新聞記者先生。張局長一看，這兩個人的名姓，關寫實三個字很熟，依稀記得，彷彿在那裏見過，石曉亭是

一個小說家。這知道了。她連忙笑道：「原來是石先生關先生二位。石先生的筆墨，個人欣賞過了。那本『東籬佳色』，就是石先生的大著了。石曉亭一聽，見面言不數語，話不一席，先提出自己的作品來，加以恭維。他便堆下一臉的笑來道：「不錯，那是我的作品，分爲上中下三集。『每集定價陸角，照一角實價出售。出版迄今，業已三次再版了。』張局長笑了一笑，並不搭他的岔，祇又看了一眼關寫實。笑問道：「你們二位今天此來，必有公幹。現在天晚了，請你們二位簡單的談一談好麼？」石曉亭是個機伶的，他向關寫實道：「關先生，請你先說你的。」關寫實拿一塊手帕，揩揩嘴唇拭拭面孔。又輕嗽一兩聲，笑一笑道：「張局長我們兩個人是無事不登三寶地，」又道是：「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。」來了，必有所爲，請問張局長。方才是不是那位郭碧蓮，從警視廳解送過來了？」張局長見問，眨一眨眼角，簡單答道：「是的。」關寫實就笑道：「既是解送過來了，那麼，我們二人，此行不虛必有收穫，不過，我的來意，並不是職務上的問題，乃是箇人私下的，一個小小請求，」說到這裏，關寫實一張臉白了又紅，紅了又白，到底是不好出口，張局長問他有何要求？請講。關寫實嘆道一笑道：「我的要求，簡單極了，就是我箇人今年二十四歲，中饋乏人，尙無妻室，那郭碧蓮女士與我雖無瓜葛，可是我會努力，救她出過火炕彼，此聞名已久，現在我同情她不幸的遭遇，決心向貴局請求，領收她爲妻室，這就是我的來意了，」關寫實說完了，祇不好意思，低下頭，偷看暖着張局長，張局長聽罷他的來意，又是可氣，又是可笑，她即板一板面孔，莊嚴不苟道：「關先生的來意，我聽明白了，你打算請領郭碧蓮爲妻室，此來是朝敝局

，打聽手續來了。對不對呢？」關寫實正中下懷，連說對對！張局長鄭重講道：「這一層簡人是本局局長，當然可以負責答覆，敝局的領取養女手續，至爲簡單，並不繁難，所必須的，不過三家舖保罷了，這裏的舖保，資本每家須在五千元以上，少了不行，其間經過調查，談話，打保，均無差錯，這事情，就有實在的可能咧。」關寫實聽到領取養女的手續，如此的繁難，不由痴然一响道：「我以爲這是一樁慈善事業，在貴局，收養這種難女，在我，要到滿意眷屬，二者皆算動機於一善之念，却沒有想到，要有三層麻煩呢」。張局長道：「這是三個原則，還有細則咧」。關寫實問到甚麼細則，張局長道：「就是第一層手續，「調查」是先由請領養女之人，到號房去閱過養女的照片，選擇比較，合意的對方，選擇妥定了，請領之人要開上一切詳細履歷，寫一紙條，由我們調查無誤，這才能够給養女過目，徵求她的同意。」張局長說着，舉杯讓一讓他們吃茶，又說道：「倘或這調查中間，有何不實不盡，自然作爲罷論。不然的話，養女一同意，那麼就在這第二層手續「談話」了，所謂談話，就是由養女及請領的男人，定期見面，互相晤談。倘然這次面談，彼此無何不滿意，這手續就完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那第三層打保的手續呢？」張局長道：「我剛剛已經說過，就是由請領的人，尋上三家五千元資本以上的舖保，然後定期迎娶，這就算功德圓滿，大事了結，「關寫實黯然道：「我祇知道是慈善事業，其間手續繁難，未之前料。我一定要在報上批評這事不對。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關先生如是批評，當局果然採納，我們自當敬遵實行。不過這章程的歷程至久，迄未更變。就因爲社會上宵小太多了。往往是沒有誠意，前來領取家眷。一方

面我們保障女權，不得不預防到拐賣欺騙，種種不良份子的前來。」關寫實聽得默然，臉都紅起半邊了，張局長看了一笑，隨問那石曉亭道：「石先生今天前來，不能和關先生商洽同一事件罷？現在請石先生談談。」石曉亭一聽這辦法，他也涼了。及見問到頭上，到底他垂覺，連忙笑道：「我是給一個朋友打聽，已經知道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就很好，今天晚了，過日來再談，」說畢又舉一舉茶杯，這倒和前清的規矩，捧茶送客，差不多了。關寫實見此光景，此來豈非白費？他道：「不然，我們今番的前來，打聽領取手續，固是一個任務。另外還有第二個任務，便是請你帶我們面見郭碧蓮，作一訪問。」張局長笑着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個是不行的，我們早已奉到警視廳內的艾司長，胡司長的交派，惟有郭碧蓮不能隨便接談任何人，這是要請你們原諒了。」關寫實說道：「那胡司長也是新聞界中人，他就是我們今朝的社長。他不令郭碧蓮接見客人，新聞界自然例外。」張局長聽了，又復莊重不苟的，說道：「關先生這話錯了！胡司長並不是新聞界中人，他是警視廳的司長，焉能兼任貴社社長？中國的官吏，是不能兼任新聞記者的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在今朝報做事，那當然不會錯，今朝報就是他來主辦的。」張局長搖了一搖頭，祇是不承認。關寫實原想籍社長之名義，使她有所通融。剛想再說，那石曉亭在旁道：「這不是我們此行目的，關先生不必說了。現在我們從新申說，要以新聞記者之資格，求貴局長賞賜，見那郭碧蓮一面，這一層是很重要的。」張局長站了起來，長長吁口氣，表示她厭倦了，說道：「現在我以局長的資格，答覆你們幾句，就是：敝局奉到警視廳的命令，祇有敬謹遵從，決無破壞之理，二位先生想見郭碧

蓮，原也不難，他們祇要得到警視廳的許可，來一命令。當時能見，並無留難，我很忙，再見了。」張局長說畢，放下茶杯邁着她的兩隻改造腳，扭扭捏捏，蹣跚出去了，祇把關寫實石曉亭二人，拋在這客廳裏，四目相視，僵不可言，石曉亭忿聲恨道：「寫實，這可不是我怪你，我今天倒霉，碰上你這人，很好的一件美滿事體，給你弄壞了，你這種舉動，殊足令人輕視我們。」關寫實抬手拿一個沙發上放的十字布挑花腰枕，反履玩弄着，聊以解嘲。說道：「曉亭，你不該報怨我呀！我是專心一志的，前來領取郭碧蓮了。這教養局好比老丈人家，這位張局長！就好比我的岳母。我在丈人家對於岳母。不應該說實話麼？」石曉亭氣道：「你是胡塗蟲！把我的大事也就誤了。我和郭碧蓮在下處裏，彼此便有約定，她一朝送到教養局來，我即來設法領取，現在你洩氣，遭受局長一頓搶白，我的話也不能出口！我和郭碧蓮有此歷史，尚不能實說：你認識她是誰？胡來多事。」關寫實給他一頓埋怨，自己未嘗不悔恨交集，祇將那十字布的靠枕，翻來履去的捏弄，他兩個在此說話，那客廳外却走上來一名警察，收拾一收拾桌上的茶具，拍一拍各處椅墊。伸手笑道：「這個十字布的靠枕，是我們養女的手工。如果客人喜歡的話，隨便捐助價錢出售的。」關寫實拿着那靠枕道：「你說甚麼？這靠枕是郭碧蓮做的手工麼？」石曉亭見他愚冥可哂，賭氣搶過那靠枕，丟去一邊道：「關先生，你不要說了！郭碧蓮，剛剛送來，她做的手工，居然擺出來了？你快快的走出去罷。」那警察笑道：「你二位可以出去了，我打掃打掃，要鎖這門了。」關寫實見這已經是頹下逐客之令，他祇得長長吁道：「石先生，我們現在也祇得學那捉放曹裡的戲劇詞：「事到如

今，我們祇好走了罷？走，走哇！」石曉亭也搖頭嘆道：「我沒有功夫，和你對戲詞，我祇覺得郭碧蓮近在咫尺，不能相見，令我傷心？」那警察是一個多嘴多舌的，他聽了，早知他們的來意，一邊收拾着，笑道：「你們二位來的太早了，郭碧蓮今天第一日進局，焉能由人領娶？這是必須經過六個月的短期教養，方能懸出像片擇配，有許多妓女，私下訂約，和客人在這裏從良的，都成功了。」石曉亭明知這種手續，他並不介意，直催着關寫實出來，關寫實一聽，這尙是五行有救，他連忙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六個月以後，大家都可以隨便領取了，」警察忽笑道：「您二位外邊打聽打聽，我不敢多說少道。」關寫實祇好走了出來，和石曉亭到大門一看鐵柵欄都關鎖了。那警察替他們開門，放他們出門來，關寫實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欲想領娶郭碧蓮，必須六個月以後了，這一個短短時期，倒也令人難熬。」石曉亭道：「自然啦！我們欲求一面，亦不可得，領取的手續，又是十分困難，本來這裏是教養局，又不是皮條營，我們可以一拍即合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那麼警察何以又說：有許多妓女和客人私相約定，到這裏從良，都成功了？」石曉亭道：「那就是說：有許多妓女，不堪領家的虐待，她們欲想跟客人從良，客人又不是富有。怎樣呢？就由妓女投入教養局，六個月後，客人來領去。」關寫實喜道：「這倒是一個方法，這女子教養局內，據說每人一天的口糧，無非三十枚銅元上下，苦不堪言。如果六個月後，郭碧蓮受的罪也够了，他必懷擇善而從之心，這時候乘虛而入，定然輕而易舉，一拍即合。」石曉亭笑道：「祇是三家舖保呢？」關寫實啞然久之，他又奮然道：「這未免強人所難了！三家舖保，每家五千元資金以上？我若有這大

的保證、不到女子教養局來領養女了。我決定不走那條路，我仍是改日來來，以記者資格，要求訪問，我們記者先生處處是佔便宜，受優待的。這芝麻大的事，不會辦不到。」石曉亭看他歪纏不休，一笑置之，不和他一般見識了。他們這裏談談說說、不離郭碧蓮，半晌才走了。那女子教養局內的張局長也在警察報告他們走了之後。信步局中各處，作一巡視。祇見郭碧蓮已給職員安置在一間大宿舍內，這是十幾個養女，合夥居住的。她們睡覺，並沒有床舖，無非是大家合夥，睡在一塊，佔去這大間屋四分之三的面積土坑上，一個挨着一個，並頭的，舖着不大整潔的被褥，這樣的，就睡覺了，張局長走進來，那宿舍的養女，紛紛起立，含笑鞠躬，各叫道：「張局長，張局長！您好？」張局長並不還禮，祇將手虛空的一比。笑道：「我好，你們好麼？」那養女們又燕雀一般的，叫道：「我們好，謝謝張局長的問。」張局長問道：「你們在這兒住，全都快樂不快樂？想家不想了，」那養女們笑答道：「謝謝張局長，我們快樂極了！沒有人想家。」張局長又問道：「你們的快樂，是從那裏來的？你們應當感激誰呢？知道不知道？」那養女們也笑道：「我們的快樂，都是張局長，仁愛慈祥的張局長賜給我們的，我們應當感激張局長。」張局長點了點頭，笑了一笑，令她們退開了。隨後她又問道：「那一個是新來的郭碧蓮？」郭碧蓮站在旁邊，看她們一問一答，頗似背誦教科書的那麼熟練，她看得呆了。不知這是甚麼意思，自己搭言，也無從搭起，張局長問了一聲，她未及作答，那旁的養女已有的推一推她道：「新來的姐姐，張局長叫你咧！」郭碧蓮忙應道：「是，我是新來的郭碧蓮，在這裏。」那張局長却擇一個座位，坐下了，昂着

腦裝，視如不見的，仍問道：「那個是郭碧蓮？快走過來？我看一看。」郭碧蓮給幾個養女一推一搯，走向張局長面前來。張局長又問她可是郭碧蓮？郭碧蓮笑道：「我是郭碧蓮，張局長剛才見過我了。張局長道：「你是郭碧蓮好極了，你可曾向本局的養女，打聽過這裏的規距麼。」那郭碧蓮道：「我沒有打聽，可是這裏姊妹們，業已告訴我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你且說一說我聽，這裏的規距是怎樣的？」郭碧蓮道：「早上上課，午後做工，對於先生要客氣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六個月後，該當怎樣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六個月後，照規距是懸出像片，公開擇配，可是……。」話言未了，張局長陡的碎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，我知道你是一個比較有知識的，輕易是不聽人的提調。我早知你是和你所戀的熱客，商量的了。六個月後就是不准你擇配。」郭碧蓮吃了一嚇，連忙辯正道：「局長我並不主張擇配的，我情願在社會上謀生，做一點事情，再也不嫁人。我受男人的欺騙。受的不敢再談結婚了。」張局長取那關寫實石曉亭二人的名片，一擲給她道：「你不要辯駁了。你的朋友，在你剛一進院已經前來請求領取你了。」郭碧蓮進門之時，雖曾看見影影綽綽，有兩人在和警察說話。可也未會看明，究是何人，那警察轟着洋車便進來了，她這一聽說，不由一驚，急取名片一看，原來一個是關寫實，一個乃是石曉亭。她失聲道：「這兩個，大概都是報館的罷？」張局長冷冷笑道：「我說你是空口說白話，一點靠不住，現在果然不出所料，你既認識他們，他們前來領取你，你們還不是事前商妥，愚弄官府，不花錢的從良？我告訴你罷，在這教養局幹這局長，一晃五六年了，甚麼花樣，沒有見過？你打聽打聽。」郭碧蓮知這是自己的二位

魔星，此番又來纏繞，祟惑了。她又說道：「局長說的實在冤枉！我和他們，並不認識。那石曉亭是一個小說家。我看過他報紙上的小說，知道有這一個人，關寫實這個人，我根本不曉得，無從答覆。聽說他們是報館的，無非由石曉亭身上的猜測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伶牙利齒，算你能說善道。這事情是初次，我們可以模糊了。以後要有此等情形，我們決定重責。我並且有幾句話。讓你遵從。」郭碧蓮道：「局長的恩典，我甚麼話，無不遵從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此後不准你出頭露面。有參觀來的，不准你出見。」郭碧蓮答應道：「是！」張局長又道：「你不能閱覽報紙，本局閱報室內，沒有你的地位，不准你進去閱報。」郭碧蓮道：「這都可以，我在警視廳內，就是不看報的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祇要是聽話的，我過日加以考核，必然給你一些上等的工作。或是教書，或是辦理文墨。」郭碧蓮又應着：「是！」張局長把兩張名片要回，扯得粉碎，這才算心滿意足的出去了。郭碧蓮想到這也無怪其然，祇恨這石曉亭關寫實二人太冒昧了，不能不啓人疑竇，那旁的姊妹笑道：這位郭姐姐，不是我們多說，以後你小心罷。今天險些你挨了打。」郭碧蓮問她原故？那姊妹搖頭道：「這張局長是有名的母老虎，誰人不知？我們大家見了她，誰不如同耗子見了貓？平白無故，她尙找碴打人，何況有的現現成成的題目？」郭碧蓮道：「那麼何以你們看見她，歡歡喜喜快樂快樂？並且答覆，她在這裡很快樂。不想家了？」那姊妹們道：「你是一個不知道的呀！她那是教授我們的一套流口輒，讓我們每日溫習，不容或忘的。遇到她的上司來查，特意的當面問我們，以示她的慈善。其實，我們那話並非出於本心，完全是含着眼淚的。」郭碧蓮聽得如夢方

醒，她心想；這在自己，也不可怕。反正又不打算如何，她看自己不犯規矩，莫非還逼人太甚？因點首道：「原來這樣的，我記住了。以後她若問到頭上，我照你們的例子，一一奉答，不會碰釘子的。這倒承你們的告訴，來日方長，諸多指教了。」那姊妹們見她不大介意，便不多說了。天色是晚了，外邊的隱隱敲來幾聲鑼響，那姊妹們就七手八脚的，張羅鋪疊被褥。互相說道：「睡覺的鑼響了，九點半鐘了。」郭碧蓮隨鄉入鄉，也跟着整理一整。自己一身之外，別無長物，僅是幾件衣服。這被褥是女子教養局公用的，抖開來，掃了幾下。祇覺一股毒氣，直衝鼻觀，看一看，油泥粘遍，足有二三年，未將拆洗，她不由嘆口氣，這是身到官家，不能自由，總比警視廳內，板凳上睡覺舒服多了，這時，別的姊妹，多半脫衣入睡，這一炕，十來個人，由十四五歲的小丫頭，以至四五十歲的老媽子，胖胖瘦瘦，各不一律。並且纏足天足，各得其半，所謂頭腥脚臭，五香雜味，充沛一大間宿舍，令人難耐郭碧蓮沒有法想，躺下將頭一蒙不管他了。這裡由進來查宿舍的職員，點一點名以後，甚麼息燈，關門，郭碧蓮完全不知道的。但是，一到半夜，郭碧蓮却醒了，她這醒，乃是臭蟲咬的。先是迷迷糊糊，感到渾身刺癢，抬手抓抓撓撓，不能爽快，後來她醒了，摸摸幾個大個臭蟲之外，原有還有一跳一鑽的土蚤，一拱一扎的虱子，試把那枕頭底被褥角，揭開一摸，裏邊熙熙攘攘，層層密密，尚不知埋伏多少，簡直身入蟲子陣了。郭碧蓮這虧是吃過的，不過沒有這等厲害罷了。她也有主意，仗着貼身穿着小褂，單褲。摸着黑，取來襪帶，縮短小腿，把褲腿綁在脚外，另外用腰帶煞住褲腰和小褂，至於兩隻袖子，縮進臂膀，外面各繫一個扣子，這樣甚

麼臭蟲土蚤，虱子進不來了。但是，一張臉無法遮掩，那是一個例外。所以她又把一塊手帕，包住了頭，如此不怕那些害蟲來襲了，這一夜，過得尙屬平安，祇於身旁太擁擠。十幾個人睡一面大炕，無論這炕如何的大，也睡它不開。翻身喘氣，全不得勁。漸漸天亮了，遠遠又一敲鑼。郭碧蓮聞聲而起。一看那些姊妹們原來各都下地，每個人忙着刷牙漱口，郭碧蓮也跟着來，接着又是點名。查看，鬧過一陣，炕上的被褥疊起來：大家趕緊去上早課。郭碧蓮是一個新來的，沒有甚麼課上，隨班聽了一聽，所講無非初等小學一類的功課。下課那張局長喚她到局長室，問她快樂不？郭碧蓮這倒早想到了，連忙答道：「快樂，快樂極了。」說畢，覺着脖子裏又癢又疼，摸了一摸，饒是夜來防範得法，還給土蛋鑽進去，咬的這幾口不輕。那張局長聽她答覆得法，欣然的，點了一點頭，又問道：「你在這裏，想你的家不想了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回局長的話，我流浪的日子不少了，我和家，早已脫離關係。我算得是一個無家無業的人，那裏還知道有家？」張局長不防她有此一駁，因笑了一笑道：「你說的也對；你是個不幸的女人，所有你的經過，無不在局長腦中，你還想下處麼？」郭碧蓮道：「局長沒有不聖明的，下處是三等窩子，那裏人人可去，就是人間的活地獄，我那裏還能再想？這就是逃出火炕來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看，這教養局裏比三等下處如何？」這話問出口去，忽覺不妙，連忙兜轉話風。急爲補充道：「不是，我是問你，會寫大小楷書麼？」郭碧蓮本來聽她問得奇特，這教養局豈可和三等下處比較？那麼，張局長自己又自以何種地位自居？聽到後來，始笑道：「會，我是高等小學畢業，報館的職業，也做過兩天，豈有不會寫大小楷

之理？」張局長便交下一張紙條，上寫：「擬呈教養局請領養女。」令她擬作。又吩咐她道：「這篇文章，你要好生的作來。並且工工楷楷的，騰寫清楚。這是關乎你的出路的，你要知道了。」郭碧蓮曉得這對於自己，加以考試的意思。如闖這一關過去，說不定如願以償，在這裏不但受不得罪過，反可以求得甚麼出路？趕緊恭敬的應道：「是！謝謝局長，局長的提拔。」張局長也笑了道：「你倒是一個會應酬的，怪不得下窩子！好好的寫作，這裏筆墨紙硯，預備好了，看你的真才實學罷。」說着，讓她去寫字台旁坐下。她本人却倒剪着手，在那局長室中，往往來來，散起步來。郭碧蓮見此光景，乃是當面寫作，她這是親自監考了。她提筆想了一想，這不大好作。自己往常寫文章，離不開「花呀草呀，哥呀妹呀，哭呀，笑呀。」如今這：「呈教養局請領養女是一件堂堂皇皇鄭鄭重重公事體的文章，這教自己怎生作起？她發了一回想，寫不出一個字來。那張局長却在身旁盤旋，一步也不肯離開，想出去一趟都不用打算。好容易，忽然那號房的門警又進來道：「局長！回話那昨晚來的新聞記者，一個姓關的，今天又來了，他說奉到社長所派，前來面見局長的。」張局長翻着疤拉眼，聽了道：「這個胡鬧討厭之極了」那門警見張局長開口就罵，不敢搭言，祇得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張局長道：「你們不會告訴他，本局長公事太忙沒有功夫，接見新聞記者麼。」門警道：「我們已經說了，局長恐怕無暇接見，他却不應，說上至主席，下至科長科員，沒的不見新聞記者」。張局長道：「他不是就爲的郭碧蓮來的麼。」門警道：「這個他却沒有說，我們倒也不曾細問，不知他意是否，和昨天一樣？張局長道：「你這樣去說：本局長今

天公忙，無暇面見，他有甚麼事情打聽，請她寫出問題來，由我答覆，彼此改作書面談話。」「門警道：「是的，我去告訴他，」說完，他出去了，張局長轉過臉來，無意瞧見郭碧蓮光着眼，也在偷偷的聽着，她的臉便放下來了道：「碧蓮，你聽見了麼？你的朋友，又變換方法，前來找你了，」說完，嘿嘿一路冷笑，郭碧蓮嚇得不敢滋聲，低下頭去了，那門警又拿一張名片走來。」「說道：「回局長，他還在客廳不去，他是來參觀的，沒有談話可以寫在書面，他只是要進來。」「張局長看那名片，可不正是關寫實，他怒道：「這個人太豈有此理了！我出去和他說，看他能有甚麼話講？」說完了，她直衝衝的出去了。郭碧蓮一看，這個很好，正給自己一個鈔書的機會。她趕忙跑出去，尋到幾個資格較深的姊妹，借來幾本書籍，看了一眼。却也無非往來信件的尺牘，並無公文一類的文字，她非常失望。就警害怕的，又恐那張局長回來，趕緊再回局長室，那張局長這一會，却已回來，問道：「你跑去那裏了？」郭碧蓮道：「回局長，我這是到廁所去了，」張局長道：「怪不得這半天，你一個字沒有寫。原來你是：「懶驢上磨，屎溺多。」這毛病，沒有出息。郭碧蓮含糊應道：「是！」就又坐進這位子去，提筆呆思，但是搜索枯腸，想不起頭的格式，如何可以一直做下去呢？門警又進來了道：「回局長，那姓關的，給我們關在鐵柵欄外了，他還是鬧着不肯走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怎麼？我沒有告訴你們明白麼？他不走，給區署打電話，派人來，送他去警視廳，讓他好好的歹的，吃幾天窩窩頭，就老實了。」門警道：區裏說：「他是報館的，最好客氣讓他走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我們還要怎樣的客氣呢？」門警道：「他們的意思，是讓他在鐵柵欄門

外關一會，他進不來，自然就走了。這不是很客氣的麼？」張局長不禁爲之失笑，令他依言辦理去了。郭碧蓮這裏着急，出過一身汗，她想開了。管他甚麼？給她胡亂的一寫，比交白卷也好。所以她一豁出去，事情就無不可以通融，好辦的多了，剛才她是絞盡腦汁，雪白的稿紙上，不着一字，現在却如筆走龍蛇，一洩萬丈，彷彿文思如潮，不可制止了，張局長笑道：「碧蓮，你這真奇怪呀！怎這一會兒，拿起筆來，不假思索了麼？」郭碧蓮寫到出神之處，那裏還聽得見，？她一連說了兩遭，算是聽見了。却又抑頭問道：「局長，您說甚麼？」說着，她的身軀，隨着已站了起來，張局長連忙抬手一扶，令她照舊的坐下了，笑道：「我是看你不寫則已，一寫很快，覺着驚異，我是不擾你文思的。」郭碧蓮的手一按稿紙，搖着頭道：「不怕局長見笑，我寫東西，就是這毛病，並且寫也寫不好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我雖不會做文學的東西，但我也懂得，寫文章要有一種「烟司披里頓」的，這個烟司披里頓「不來，是寫不出好文章的，你現是已經來了，快寫的，不用和我周旋了。」張局長說罷，背着手，又在屋裏，轉了起來，郭碧蓮無非小學畢業而已，吹牛說是中學修業，她這那懂得「烟司披里頓？」祇會混應了，低頭又去寫作。連膽清帶刪改，不出二十來分鐘，她寫完了，忸忸怩怩，進到張局長的面前：笑道：「局長請看，這樣兒，可以交代了麼？」張局長一看，也笑了。原來，那一張紙上，鈔寫清楚，不過，幾十個字，自己還以爲，她筆走如飛，撰甚麼皇皇大文呢，看那原文，是如下的幾十個字：局長先生：敬呈者：今聞 貴局養女郭碧蓮，不過二九年華，三六歲月。如此長期教養，花辰月夕，豈不可惜？我是一個沒有家室的青

年，願意領她爲原配夫人。不知您答應麼？請您答覆我，此問您好！關寫實呈，這篇文章前半截是文言，郭碧蓮看那尺牘，有「敬啟者」，改爲「敬呈者」，總可行了，那「二九年華，三六歲月，是看舊小說看下來的！」「花辰月夕」，的出處，越容易搜尋了。那不是「情書大觀」上，摘下的漂亮句子麼？前半截的出處如此，後半截筆下一忙，不期又變爲白話了。兩者一攙雜，於是乎這篇文章非驢非馬，似通似不通，詞不能達意。尤其是那末尾的署名，寫上一個「關寫實」，這簡直是豈有此理了。張局長看得笑容一斂，怒容滿面道：「碧蓮，這是你做的文章麼？你倒是心裏有甚麼！筆下寫甚麼的忠實作家。你瞞，你寫的，這滿紙荒唐，像官話麼，」郭碧蓮早料這篇文章，是不堪入目的，她祇應道：「是！」張局長這當兒，越給她虛心承教，越是氣往上衝。她就坐於局長之位，鋪平那稿紙恨恨斥道：「是！是！你自從進門，這「是」字也說得不少了！你除去這「是」字，還會說別的不會」？郭碧蓮不敢再說了。張局長又道：「你一聲不言語，就沒事了麼」？郭碧蓮讓他連連擠兌，自己說話是毛病，不說話也不好了，她情急流淚道：「局長多多關照，包涵！」張局長道：「關照，包涵，這不過你應酬客人的術語，這也可以拿來搪塞我麼？郭碧蓮道：「我也不知我應當說甚麼？」說完了，她唏噓飲泣，活脫一個小可憐虫。張局長道：「你不用給我這樣子看，這裏沒有男人。一說到這裏忽然一個聽差進來道「局長，門警有事情，讓我來請示。」張局長道：「又是那姓關的來麻煩麼？教警察帶走他，無須費事。」聽差道：「不，他已走了，是醫生來了。門警問開門不開。」張局長道：「當然開門，讓這郭碧蓮去。」聽差帶着郭碧蓮出來，令她

進去一間診察室，她這方如逃出來一般的鬆快，一會，果又走來一個舊西裝破皮包的窮醫生，他打量道：「你就是郭碧蓮麼？」郭碧蓮應聲說：是！那醫生令她脫衣，仰在高床上，渾身上下檢察了。又問道：「你八成吸白面罷？」郭碧蓮這多日，漸漸把白面忘掉了。乍進警視廳的一兩天，萬分難過，日子多了：轉而無形戒除，這一給他提起來，却又不覺打個呵欠，不是忍着勁，鼻涕眼淚，險一險流出來了。搖着頭道：「我不吸白面。」醫生笑道：「你吸也不成了！這不是說謊的，一檢察，沒有檢察不出來的，够你受的。」醫生說着又一笑，填寫一張表格，留下走了。郭碧蓮又給聽差帶到局長室來，張局長看過那表格，點一點頭道：「難得，你身入三等下處！身上居然未染毒症，這就不是容易的。」又問她道：「碧蓮，我打算派你一點工作，你願意麼？」郭碧蓮祇得應道：「我願意的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聽我說：並不是本局長不提拔你做一些文墨上的，輕鬆的事體！實在是你，太不行了。我讓你寫一件公文，那是極其冠冕堂皇，預備呈送當局鑒定，以作提拔的措詞的，無奈你寫的，太不成話了。」郭碧蓮也覺惶愧的道：「我這是做慣報紙上的遊戲筆墨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不會做，可以說呀！你不該寫成遊戲筆墨，令人看了生氣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我做慣公事調兒，局長容我一兩天，我練習一回格式詞句，再作一篇可好？」張局長扯碎那稿紙，不屑的冷笑一聲道：「這不是勉強的，你的資格不够，不要怪我。打毛巾，織布，刺繡，你幹那樣？」郭碧蓮見張局長扯碎稿紙，情知無望，她後悔也無可如何，誰教自己的程度太差？祇得忍痛答道：「局長隨便開發，我沒有不可以做的，誰教我不成材料？我自己也知自己的學識

不夠，小報上沒有報酬的投稿，本是小學生練習玩的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知道就好，那麼你在打毛巾，織布，刺繡以內，揀選一樣如何？」郭碧蓮道：「我都願意，不過我打毛巾，織布，刺繡，全是外行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這三樣你外行，挑花，縫紉，你總可會了。」郭碧蓮其實會幹甚麼？家裏父母一針一線的活計，也不會教過。她祇會從小玩玩鴉片煙鎗罷了，便道：「請局長多多教導，我在家裡拿起針線的時候很少，除掉上學；甚麼也等不到我自己動手。」張局長道：「看你不出，你不過一個小家女子罷了，竟然橫針不知豎線，也罷，把你撥在挑花。縫紉一組，比較容易，你跟着學習幾天就行了。」郭碧蓮祇說得：「局長的恩典。」張局長令她退出來，她受過這半天的難過，心上才略有着落，回到宿舍一看：却好一陣鏗響，同住的姊妹們，都要出來，大家拉着郭碧蓮道：「我們到吃飯的時候了，跟我去飯廳去呀。」郭碧蓮跟到飯廳再看，亂騰騰，一大屋子的養女。那管理員略一指揮，大家無聲無臭的，各自按着位子坐下。祇剩下郭碧蓮一人，無有着落，看着桌面發楞。管理員詢問明白了，即派人去廚房一催，廚房始又添上一份白竹筴箸，擺上一碟兩個窩窩頭，在一張桌子的下座，令她坐了。這時候，那姊妹們業已吃起飯來，每個桌子中間，是一大盆白水燙青菜，每人面前，是一碟兩個窩窩頭。所謂白水燙青菜，一盆裏也沒有十斤二十斤的青菜，祇於汪汪洋洋的，浮邊浮沿。一盆子清水，水的面皮，若是找一點油星子，那都找它不出來。至於窩窩頭，並不像街頭所賣，家庭自造的樣那焦黃漂亮，它的顏色，是黃黑的，表面也不光滑，可見麪質的粗糙了。那姊妹們各都吃得很香：郭碧蓮也不能不隨鄉入鄉，先咬一口自己的窩窩頭，却原

來是碟剩的，乾硬難吃，吃到嘴裏，粗糙糙的，還搵着有砂子。郭碧蓮不吃，是餓極了，吃呢？是真難吃。這當兒，那旁邊的姊妹有的嚼着窩頭，忽然一笑，吐出幾個綠豆大的砂子來。郭碧蓮失聲道：「你也吃出來了麼？這窩頭裏邊有砂子？」話言未了，那姊妹們急向她使眼色，也來不及了。嚇得各自閉口無言，沒有人肯搭她的言語？那管理員是一個肥肥胖胖，水牛似的大娘們，她聽見了，慢步踱了過來。喝道：「你們是誰說話啦，教養局裏待錯你們了，讓你們在這兒山嚷怪叫？」郭碧蓮一時失言，她看見姊妹的情況，深知不妙，又聽管理員前來發話，祇嚇得不敢說了。管理員見無人應聲，她又問道：「你們裏邊有誰說窩頭裏有砂子，快快的站起來，我看一看。如果說了的，問到頭上，還不答腔，我把你們這一桌子上坐的名字，完全記了下來。」那姊妹們怕極了，有的知是郭碧蓮，又不敢說，他們祇有面面相覷的不嚮。管理員又問幾聲，這邊的姊妹，有的胆小，吃不住嚇早站了起來道：「諸位姊妹，剛才才是誰說的，請站起來，自己出首了罷？不要連累我們無辜的人，我們是不敢說甚麼的，在這裏不是一天，全要受這不白的冤枉了。」說着，她的眼光，直射到郭碧蓮慘白的臉上來。那意思，就差一點指到她的頭上了，郭碧蓮不知這又該當何罪？始終沒有勇氣直承，嚇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那管理員也明白了，她待要發話，却聽那旁邊的一張桌子上的快箸：「拍喇一響，一條甕聲甕氣的老婆嚦子，喃喃道：『它奶奶的我姑奶奶說的，把我敢怎樣？』」這話使得這全飯廳的人們都一驚，尤其是郭碧蓮，她心上明鏡似的，深知這是自己惹的禍，一不料有人肯應承起來，這不是古道熱腸，代人受過，連忙偷看一眼，則見那是一個二十來歲

，老媽子似的小脚的婦人，口音并且是三河縣味。她粗脖紅筋，憤懣無已的，還在冒著道：「俺是一個三河縣上來。給人家當老媽子的，不留神的，受了那奸人的拐賣，落到三等窩子裏了，可是俺也沒有吃過這宗東西？俺在廚房無心，親眼看見的，廚子和麵，抓上幾大把灰土，這也不許別人說麼？」這裏衆人各都凝視着她和管理員，沒人敢大聲出一口氣，却見那管理員慢步踱過去了，問道：「是你說的麼？你不要胡亂搭腔，你罵誰啦？誰該給你罵？那」婦人道：「不是我們說的，我也要說，我罵的是那拿老百姓的錢，不給老百姓辦事，的狗奴才！」管理員面皮紅白道：「你起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起來，就起來。」說畢，她真的離座而起，站在當地，管理員問道：「你們大家說一句公平話，她說窩窩頭裏攪着砂子和灰土，你們誰吃出來了？」這一發問，那養女們彷彿受過誰的訓練，不約而同的，應道：「沒有砂子！」管理員道：「這就是了！爲何偏你一個人吃出砂子？」那婦人見這裏衆人，異口同聲，全爲教養局張目，她氣憤憤的，險些就聲隨淚下道：「你們全沒有心肝了！我們在這裏，是吃國家的飯，不是吃那一個人的飯！外邊人不知道，尙以爲我們在此享福，其實，我們是在此受罪，你們胡塗極了，」那養女們給她說得雖然同情，無如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她們那一個敢自輕易插口？大家祇有呆望着她，各自啞然。那管理員沉了一沉，見大家並無反響，他就倏的一變臉道：「你八成是共產黨，在這裏煽惑大家，侮辱長官！你和我見局長去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見局長去，又能把我怎樣？我豁出去了，死也不怕。」說着，她邁着大步，一個人先走去了。那管理員處此僵局，不能不跟着他出去，別的職員，要看個究竟，大

家也都走了，飯廳裏只剩下羣養女，大家先還肅穆着，吃那帶着砂子的窩窩頭，後來就論起來。有的主持本義，大家議論道：「這位傻大姐，爲人心直口快，最是給我們爭氣，可惜我們自己不爭氣，辜負人家的一番心了！」有的就道：「我們既然知道人家，爲我們爭氣，我們不該坐視她身受責罰，何不由我們全體出馬，大隊的去見那局長要求他，責罰我們全體呢？」這話說得容易，那養女們泰半面有難色，誰肯出馬？有的反搖頭道：「這不是說着玩的！今天傻大姐去了，兇多吉少，至低限度也要餓上兩頓，關一禮拜黑屋子。嗑一禮拜雜合麪粥。我們去了，也不是一時高興的，說不定誰就要陪他玩玩。」這個養女說話，深得衆心，衆姊妹無不首肯，於是這項團結一致的提議就算打消了。忽然另一個冷笑道：「今天這事情，不能不追究一下，前因後果呀！若是我們中間，沒有人胡說亂說，給他抓住理，傻大姐也不致說甚麼公道話，惹惱了管理員呀！」衆姊妹聽到這話，大爲感動，有的便站起來，氣忿着道：「據我個人的意見，今天誰多說少道，惹起的禍端；誰就應當前去受處分，不能讓我們心直口快的傻大姐代我們受過，我們大家無緣無故的誰都不應當去出首。祇有那說話的禍首她應當出去。」衆姊妹齊和起來。有的並且望着郭碧蓮，陰惻惻的，微微冷笑。郭碧蓮這意思，早看出來了，是那大家氣不忿，簡直要將自己指出來了，她縱使是一個無識的，這些場面，也當懂得，於是含悲起立道：「衆位不必說了！話是我說的，我新來乍到，不懂得這是忌諱現在我去出頭，自然沒事了。」郭碧蓮所說這話，實是逼不得已，決非出於本心，所以她隨着眼淚就流下來了，這姊妹們沒有提防到，她居然吃不住勁，提身而出了，大家頓時怒氣

一消，「無不鬆下那板起來面孔，另眼看待她，有的還裝胡塗的道：「真想不到，原來禍首是你呀！」並且有的人特別的提議道：「這不是郭女士承認起來了麼？好！的很想郭女士出去，朝局長一出首，傻大姐自然可保無事了，可是，我們大家若聽憑郭女士前去，隨便局長的發落，這未免太無義氣，因為郭女士總是一時失言，爲我們嫌疑而出首。」姊妹們聽到此際，各自無言，靜候她往下講，那人又道：「我的意思是大家全體勞動一回，仍是去局長室外，公開請求，言明禍首失言一時，頗知改悔，倘然局長能够恩免傻大姐，及發言人的罪過，我們裏邊的禍首，馬上就可以自己挺身出來，謝罪，勿庸費甚麼話了。」那姊妹們聽見這種提議，豈偶不免還有那十分之二三的穩健份子，採取靜觀主義，不作任何表示，可也禁不住那十分之七八，業已同情。紛紛嚷道：「我們贊成此項提議，請大家一個不要後退，一齊去局長室要求，就是了。」那十分之二三的，也就遠遠的，跟隨了她們出來。大家全班人馬，浩浩蕩蕩，走向局長室外，那張局長等人，在局長室內一看外邊，可嚇壞了，他們常日的作爲，證諸今日，早料到壓力越大，反抗力也越大，這一舉本來是在意中，並不是出於意外，因之她們慌了起來，面面相觀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」張局長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，這都是你們素日的管理不善的毛病，你們若是管理得法，天胆也無人敢聚眾囂張，現在我們祇有給警戒司令部，警視廳打電話，就說有共產黨鼓動風潮，意欲暴動，請你們派軍警前來彈壓了。」那職員有的已應聲，去打電話。有的聰明的職員忽然看出來，却攔阻道：「慢！我看她們人可是全來了那臉上各有笑容，斷非前來嘔氣尋事。等我出去，問一問她們，恐怕不是惡意的。是那職員說完了，他意

見更確定了已邁步闖出局長室外。一方面仗着他是男人，一方面也是特要冒險。揚手道：「幹甚麼？」衆姊妹漸漸擁到局長室的窗下了，也居然有幾個大起胆子，出頭露面的，把大意陳說了，這職員恍然道：「原來這樣！等我進去，回明局長。再來答覆你們。一說畢，他走回來，轉向張局長說了。張局長這可着實出於意外！她吁了口氣，點一下頭道：「居然有這樣的事情麼？」這職員見她的意思，大有容納要求可能，他連忙應道：「有局長的意見怎樣？教她們如何？」張局長一聽問到，他又臨事則迷，沒有主張，祇有瞪眼望着衆職員道：「諸位有何高見？千萬莫鬧大了，怎樣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的完了才好？」衆職員聽到那姊妹們的來意，她們的疑念，頓時也都渙然冰釋了，大家說道：「局長所見極是這事不是可以鬧大了的。如果給警視廳知道了。非但於局長個人不利，與我們全體職員皆有影響。現在祇有電話不要打了，且先商議對策壓下去這風潮。」張局長趕緊止住那職員道：「你不要叫電話了，叫通了沒有？」職員幸虧仗着北京電話局接綫生事忙，尙未接綫，他忙着掛上耳機不叫了，張局長這才放心去問那職員們計將安出，其中有人貢獻意見道：「現在沒有功夫了！莫如先給她們好話，讓她們回去。」同時即有人附議道：「祇好如此了，俗語說法不責衆，今天退去她們誰是主要份子，暫且勿究，日後不妨慢慢處治，一個讓她們也好不了。」張局長覺得這是一個又保全地位，又解決當時的良策，赶忙面帶笑容，依然走出去道：「你們的來意，我極其贊成完全容納了。」這劈頭幾句話，就是衆養女所樂聞的，她們已有人領頭，劈拍的鼓起掌來。張局長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這種舉動，是極表現我中國婦女界團結的精神。一掃過去中國

人一盤散沙劣的根性的。本局長，豈祇不怪你們，而且，特別的贊助。」說到這一節，故意的遲頓一下，待那養女們又鼓過一陣掌，她才繼續下去道：「你們所說的，要求你們的傻大姐無罪，這層看在你們這等友愛，本局長決定採納。但是，你們所附帶的條件，於保障無罪的原則之下，舉出禍首來，則大可不必了。張局長歇了一歇，又道：「知因為甚麼呢？因為你們既能舉出禍首，或是由禍首自承，那你們就已然知道禍首是誰了。知道禍首是誰，我們料想禍首此時的本心，必也是祇此一遭，下不為例，非常的後悔。如此我們與其揭發她的姓名，何如保守秘密，給她道德裁判？說至此間，養女們這可是心坎裏發生的感激，情不自主，又鼓過一陣掌，張局長道：「你們回去罷，她不一刻便也回去了。廚房裏我已囑咐了。此後令他們多加小心，不準再有砂子出現。聽見了麼？養女們紛紛應着，於是他們遵命回來，那傻大姐果然隨後也到了。衆姊妹問起她去局長室內，經歷如何？那傻大姐操着三河縣的口音道：「俺們跟那管理員到那局長室內，就已豁出去了，左不是坐幾天黑屋子，挨上一兩天餓罷！誰知他們倒給我罵和氣了，問不到三言五語，他們一來，又把俺放了。姊妹聽了，當然表示滿意，其中稍有知識的，過激一派，並且舉臂高呼萬歲道：「各位女同胞！看！這就是羣衆的力量！我們祇要團結起來，甚麼也不怕，諸位，我們要喚三聲：中國女同胞萬歲了。接着就有人，一唱百和，喊着萬歲萬萬歲的，鬧了起來。大家鬧得人困馬乏，這頓飯，也找補着吃了。晚飯依然如故，也不見得好，窩窩頭裏，煮白菜裏，免不掉砂子。那管理員先不容人發言，她已抓起一個窩窩頭，大口的吃了道：「各位請看，我一向不愛吃窩窩頭的，今天也吃得香

了！這窩頭裏真是一個砂子沒有，撲鼻香！她這一個窩窩頭吃了，是一種權術，果然大家不好意思，也不敢再開；糗糊的吃了，這事情，鬧過沒有幾天，那張局長忽然把那傻大姐和鬧事的幾個主要份子，叫過局長室去，私人訓話道，你們幾個人，來到本局雖然不到半年，可是本局長已經呈准當局，准其擇配了。這傻大姐等一聽，當然問到局長，對於她等，何以如此優待？張局長笑道：你們所問極是。就是對於你等的一種優待！因為你們進局的日子不多，但是本局的一切規章，你等俱遵守，堪稱優秀份子。所以准可你們早日出院，不好麼？」這幾位姊妹誰敢說個不字，大家自然應着是好！張局長令她們下去，聽候以後的調遣。不到半日，那理髮工作的幾位養女，一齊攜帶工作的刀子剪子，跑了過來道：你們幾位大喜啦！局長教我們前來，爲你們理髮，一會就照像，你們全要做太太啦！這不容他們這不相信是真的了，大家喜溢，眉稍皆了算有了出頭之日。不過又有發愁的，就是前途未來對方不能預卜，此去不知是福不是福？可是大家究竟是髮新理了，每人的乾淨的藍布大褂，也換了。後半天，一個個照像師抗着一隻皮匣子來，據說馬上要照像了。張局長躬親的前來指揮，令她們個照了，一個再照。全是四寸半身，背景是一塊黑布。照像有三個條件，不許笑，不許哭喪着臉，須要莊重而端正。這就難了，直麻煩過兩個來鐘頭，才算大功告成。那傻大姐，衣裳沒有換，就前來找上郭碧蓮了，泣不成聲，互相執手難捨。原來這那傻大姐自從那天窩窩頭裏吃出砂子，仗義直言，身代郭碧蓮受過，她兩個人便成了知己之交。郭碧蓮感德不盡，從此暗地行動，偷偷摸摸，拜了異姓的乾姊妹。所以如今傻大姐要去了，她倆各有番惜別情義，執手流淚。

相互無言。半晌，郭碧蓮方才拭去眼淚，轉而笑了道：「這是你何苦！自己放着歡喜不歡喜，怎麼反倒悲傷起來了？這是你們幾位的大喜的事情，我們應當，欣歡鼓舞，爲你們慶祝逃出這範圍的才是，不應該又流淚洗面的哭喪着臉兒，我們來，笑一笑罷，郭碧蓮說罷，她已前仰後合的，笑個不了，那傻大姐見她喜歡，也不由笑了道：「妹妹，你說的有理！這是我們大喜了！那幾位理髮的姊妹說得好，全要做太太了。我們是應該快活的呀！」郭碧蓮道：「再一說，你們也不是馬上出去，這還須幾日耽擱，彼此相看，中意才成呢。」傻大姐撇着嘴唇，又很不屑的，嗤溜一笑道：「這話可也是呀！我們不是今日分別的，至少，還有幾日耽擱，短期的聚會，何必傷心？不過，我早想了，太太，不是好當的！這年頭兒，有誰把現成的太太，給我當呢？郭碧蓮道：「這到不見得！我們看那客廳懸的結婚像片不少。如果這懸像擇配，是不大靠得住的，他們那一對一對的，都是怎樣成功的呢？傻大姐笑了一聲道：「話固如此，可是我不信，張局長不等我們訓練期滿，她居然特准我們出局，這是一番好意。你瞧，除了你，我們幾個人，不都是很搗亂的麼？郭碧蓮道：「這也不敢一定，萬一是官方出不起我們每月幾塊錢的伙食，想要減裁經費，而不得已的如此呢！傻大姐道：「你那知道？我比你早來的，聽過人家說這裡多一個人，她們多報一份伙食，才好賺我們每月塊兒八毛。那裏嫌我們多正怕少。郭碧蓮道：「你何必如此小心？橫豎像片照出去了，有看中意的，須要和你當面鑼，對面鼓的，雙方商洽，合適不合適的，尙有你的自主權適。不合你不答應不也就完了。傻大姐道：「就是這樣說：倘不合適，他若來強迫，我死也不答應，這主。

，意早拿定了。郭碧蓮又安慰他一遍。當真有女不想嫁，過不兩三天，傻大姐又過來了。郭碧蓮見她面有喜容，她故意笑道：你這拍駙馬的王三姐，可是彩球打中薛平貴了？不然！爲何這樣喜歡？傻大姐道：不我不是喜歡我，我是替別人喜歡。你可知道？我們擇配的，六七個人中，已經約定明日會面的四五位了。郭碧蓮道：我說甚麼來呢，北京的舊人物講話：一家女兒百家求。沒有不開張的茅房：沒有蹲到老的姑娘。祇要你有意嫁人，就不愁有人過問，是不是呢？傻大姐道：你說的倒好聽，我們雖然要嫁人，也不能摸摸腦袋是一個罷？郭碧蓮道：這個自然，不過此事在女的方面，條件總不如男的方面苛求。男的一願意了，女的方面好辦的多，十有八九的，大約成功不難，所以你一說，四五位男的，已定明日會面，那就是看女的像片合意了。這算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多有成功之望，傻大姐道：你說的還是容易，這要是局長調查他們的生活狀況，有所不符呢？仍然是不成的，最後的終結，尙有三家五千元資本以上的舖保，你知道這是一個大難題，許多不能如了心頭之願，多半是這一項作祟，你不要替她太喜歡了，這裡面還有許多下文咧！郭碧蓮道：我因爲看你，替她們喜歡，所以我也願意她們都有歸宿。實在呢？凡是來領取養女男人，當然皆知此處定而不可移的規章，說不定他們已然打算好了，水到渠成，極易解決！傻大姐也覺她自己的矛盾了，因廢然道：她們都有希望出去了我們呢？郭碧蓮聽她忽然說出這樣感慨的言語，這就知道她的話，很有言外之意。因說道：你所說的，原來都是別人，並沒有你在其內呀！這怕甚麼呢？遲早也不是一樣？你這幾個月的光陰，都等了，何在乎這幾天？這真是安之若素，忙在一時了。

傻大姐吃她說得面紅耳赤，不好意思道：「真的，我不是說着玩。咱們自己姊妹，才有說這一層的交情，我每天照着鏡子，老是覺得我老了。而今硬把我的像片，放在十七十八，二十來歲的俏皮姑娘一起。除非那眼花了的，才選來選去，選到我頭上來。郭碧蓮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那樣說，你沒有聽過俗語說麼？世界上有愛孫猴的，就有愛豬八戒的。這是隨着人的眼光而轉移，沒有一定的，古人說：情人眼裏出西施。那不是最好的引證裏？傻大姐道：「誰何你瞎纏？實在我老了，並且又是一身鄉下氣。人家當然揀那好的了。郭碧蓮道：「如此我要取笑你一句了！你在簪子裡，不也是這樣兒？你怎麼和十七八，二十來歲的姑娘，在一起作生意上競爭來呢？傻大姐讓她問得無言可答，她怔了好久，才通紅着臉道：「呆子，都讓你知道。這還了得！你在下處才幹過幾天？會逛的是挑歲數大的呀！郭碧蓮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你告訴一告訴我。傻大姐瞥了又瞥，瞥不出口來，祇得笑道：「有的客人，喜歡剪髮天足，喜歡纏足大辮，有的却喜歡家常風味兒，故此我在下處裏，不能和這裏一概而論，這裡是官地方，來這兒，全是找媳婦的。郭碧蓮笑道：「這在我又要說不然了！誠是來這裏找太太的，越要家常風味的，家常味正好去和人家安分守己的，老實度日。傻大姐道：「你說的好聽，但是我的名下，着實的沒人肯來過問，這又怎生是好？郭碧蓮道：「你別忙呀！過兩天看。傻大姐鬱鬱不歡的道：「聽天由命罷，該當如何，才能如何，不該當如何，過一年二年，也沒用。」說完，嘆了一口氣！幹她的去了。郭碧蓮暗暗好笑一回，這個人可惜，一顆心，空好到極點，却沒有她的造化。也是枉然！一過兩天，又問她道：「你怎麼樣？有人和你要求見一見，

談談沒有？傻大姐道：沒有呢！不但我沒有，連那別的姊妹，空有五六位來商量的不是見面談不投緣，就是他的家世身分不明，無從調查，其間快成功的祇有一個，是中德大學的司事，或者有成的希望？現在正找舖保。」郭碧蓮道：「這和你所料。居然相合！我以為她們全可成功呢！」傻大姐道：「你那全是妄想！事情再沒有，我瞧得明白的。這裏祇好聽天由命了。」

一郭碧蓮道：「難道這其中僅是一個有誠意的？那其餘都是來取笑着玩的？」傻大姐道：「瞎！說甚麼呢？我們一到這裏，就算墜入比下處尤為低賤的地獄了。」郭碧蓮道：「你這話有些過分！你要想開些，不要自己心窄。」傻大姐含淚道：「這不算我無故心窄！實是事情逼迫得我們，不能不為自己傷心！你想：我們身入這等場所，人不低賤，也把我們看成低賤了！人人沒有誠心誠意的，來討我們，幾時我們能出頭？」傻大姐含淚陳詞，郭碧蓮也祇得仍為安慰着道：「你不要忙呀！心急嗑不了豆兒粥，反正你既有心了，買金的遇見賣金的。早晚有那一天，盼着罷！」傻大姐揚起頭來，自己也笑嘆道：「盼着罷？除非是太陽從西邊出來罷！」

！話言未了，那聽差忽跑來一個招呼她。傻大姐問他何事？聽差道：「局長叫你過去，有話對你面談。」傻大姐狐疑着道：是局長呀？有無別人呢？」聽差道：「沒有別人，就是局長一個人。」傻大姐遲遲不決。郭碧蓮推着她道：「傻大姐你去，我告訴你的沒有錯！一定是你生意來了。有人送門戶帖子，討你來了。」傻大姐聽得一張厚臉皮，也不由徘徊起來道：「你別玩笑了！我說沒有人要，一定沒有人！不信，我去看了；也是狗咬尿脬空歡喜！」

「傻大姐口中祇管如此說，那脚却已挪動着跟隨那聽差，走向局長室來，祇見局長，果正安

坐辦公桌以待。看她進來，立刻含笑點頭道：「你來了好！我這裏是有一件喜事，想和你商量一商量，徵求你的同意！」傻大姐心裏懷有百分之幾的希望來的，迎頭一聽這話風，不由喜歡得臉更紅了。她想莫非真是自己活該，鴻鵠星照命，算卦的，所謂，婚姻動了。她祇應得一個「是」字，別的話，有也不敢說。那張局長又笑道：「你等一等，我給你一張像片看看，這個人外表怎樣？」說着，她開辦公桌的抽屜，拿出來了一張四寸全身照片。大姐一見：不出所料，是那們一回事，她的臉皮火熱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別轉着頭，祇是不作表示。張局長笑了道：「這有甚麼？你看一看，這個人外表，看得過去麼？」說時，把那像片祇遞到她的手邊，她也是不接，張局長道：「這就是不對了！你在下處裏，怎樣的見客呢？一個男人的像片，值得害羞麼？」。大姐且不看那像片，祇是問道：「局長讓我看看，我不敢不看，這是誰呢？」那張局長舉着一張像片，笑道：「怪不得她們大家都叫你傻大姐！看起來，你倒是傻傻憨憨的說出話，教人家好笑！你想：我讓你看的像片，還有那一個？」傻大姐一顆心，祇覺得突突的亂跳，別轉着頭，不用指望她再扭回來。但聽他喘喘的道：「這個人是那裏來的？局長不說，我焉能猜測的出來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你且來看一看，這個人認識不認識？我再告訴你。」傻大姐扭不過張局長，他祇得測過半張臉來，向那像片掃過一眼。但見那像片，是一個全身西裝少年拍照的，小模樣非常的英俊，她吃了一驚！心也越跳臉上也更得要癢火了，暗付這是誰家兒郎？如此的不恥下惠，照顧到自己這麼老的婦人身上來了？她低搖了一搖頭，忸忸說聲：「不認識！」張局長笑道：「你不認識，聽着，我說呀！他是

我的一個內侄，今年十九歲，中學肄業，你看他外表。中意麼？傻大姐想過一些滋味來，她簡直的，死也不承認有這等的事情！她轉覺可笑了道：「局長這問，我不好回話了。她是一個年青青的小夥，我是甚麼人？殘花敗柳，幾次挑選也選不到我的頭上來！局長讓我說甚麼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不！這并不是按照平常的手續，選到你的。傻大姐談過片時，她的臉也拉下來了。便問道：「局長，他不是來選擇我們的，那麼他是來幹甚麼的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不然。這話不是這樣。他雖不是按照選擇手續的，但是他也是來選擇一個配偶的。不過，我是他的長親，可以替他做主意。一張局長說到這裏，她頓了一頓，把坐椅提前一些，坐近她身旁。舉着那像片，把手彈一彈。繼續說道：「我不說明白，你又那裏知道？這內侄也是一個可憐蟲，七歲喪父，八歲上，把母親也死掉了。祇剩下他孤苦伶仃的，守着一份產業，所以九歲就結婚了。張局長說到這一段落，喘了口氣，彷彿神經上，感到極度的緊張，說不下去了。遲不幾秒鐘，又挪過一隻凳子來，極力讓她坐下，以便長談。這才又道：「你聽了，仗着你是鄉下人，當然不以為奇，鄉下人不是都講究十歲九歲的，就結婚，媳婦比丈夫老不是大一倍多？」因為他的父母不在所以越要早婚，以便替他料理家產，照理家務，尤其是因為他家產家務需要一個能人料理照管的關係，那妻子的歲數，益發要比他大的多。方可勝任。故此他結婚的對方，那時，就已二十三歲，幸喜進門以來，克盡厥職。無不好。不幸，好花不久。勝會難長。夫妻二人，終是短期的，而不是長久的。直到今年。那對方竟爾因病去世，拋下十九歲的丈夫，不管不顧了。我這內侄雖然恩愛甚篤，痛心疾首，可也不

能不忍痛再作物色，以求內助，繼續執掌他的一份家私。內助呢？自然仍是鄉下眼光。專以年態較大，老成持重爲標準，不是專求漂亮，滑頭的。我所以和你來講在當面的，就是你們若干養女中間祇有你，最合這條件，才拿像片來，徵求你的同意，你不要以爲我言不應點，須知他家教最好，世傳娶妻求德不求貌，不是與世俗同語的」。張局長說罷，歇了一歇。傻大姐却聽得這太便宜了！真是北平人的俗語：「打着燈籠找不出來的。」一件無美不美的俏皮事情。天下竟有十八九歲的美郎君。要求一個三十來歲的三等下處，老媽子出身的作老婆，并且一進門，便可以執掌全份家財，豈非亘古奇聞？可是聽他說得理由，也或有之？於是懷疑着道：「局長的意思，是想作成此事，把我給你這位內侄，撮合起來了？」張局長道：「就是呀！我這是選擇出來的，全權辦理。你祇要一答應，我做他一半主，並且你的像片，他已看過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我看這事，作成不得，算了罷！」張局長愕然道：「你對於這一門挑不出毛病，十全十美的婚姻，若再不滿意，那可普天之下，亦找不第二家合適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我並無不滿意之處，不過，我怕人家不滿意，這時勉強作了，麻煩在將來，我憑那一樣兒，也配不過人家的呀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這又是傻話了！俗語說得好：醜妻家中寶，俊人惹煩惱，酒席筵前，還是俊的好。」這又不是娶過你去，擺樣子，作應酬，要漂亮使喚，這是實在的，娶過你去，作一個賢內助，幫他處管家事。他要漂亮的，憑他的容貌家財，找多少沒有呢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他和我「井水不犯河水，」一朝結婚了。由我主管家事，他焉能放心得下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他家在鄉下，人是在城裏讀書，家裏請有管

賑先生，你只要隨時查看賬目，監視一切已足，無須你親自動手的。」優大姐含羞道：「那麼我是一個薄命人，身入烟花，怕不再生育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他因為不要能生育的，要能安分守己的，所以才到你們薄命人中去尋。他的前妻，已爲他養下兩男一女了，小孩子不再需要，這事但願成了，你這優人，可就另有一種優造化了。」優大姐見諸般艱難，她皆應對如流。一時也難以確定，此事的究竟來了。她欲待不信，張局長言來，確非杜撰；若是相信，世界上真是任何怪事都有了！她便鞠躬作謝道：「局長的提拔，看得起我！我焉敢不說造化？我謝謝局長的好意罷！」張局長道：「你說一句痛快話！究竟你是願意？或是不願意？那都不打緊！」優大姐道：「局長請想，我是一個甚麼人？我心中祇有對不過他，還有甚麼不願意？我祇怕他不願意罷了。」張局長笑道：「如此就好，你這方面沒有異議，我這方面，可以全權代表說：也沒有問題了。你們的雙方事情，就算成了。」優大姐俯首道：「但聽局長的命令，讓我怎樣無不聽從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，你們是不是還要見一見面？彼此交換一些意見？」優大姐本來要說無須乎了！可是她又一想：此事多有蹊蹺，她就答道：「這也聽候局長的命令了！」張局長道：「按照規矩說：是必須你們一度面談的。」優大姐道：「隨您的便罷！」張局長笑道：「好在像片你們也互相看了！我別的也不敢說，包你們雙方不瞎不癩不麻，你先下去，等我考慮一下。」優大姐謝着下來，她又欣喜又慚惶的，找到郭碧蓮來道：「糟了！你是一張壞嘴，說甚麼，應驗甚麼！」郭碧蓮問知她詳細的經過，好生疑慮。她道：「我雖然說，你去一定是大喜，有人選擇：可也並未料到是這一宗俏皮事！你想這是實有其事：可是張局長

在那兒造魔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你當我真傻呢？我照鏡子看，對起人家，對不起人家？還沒有一個算計？張局長，她要千真萬確的說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你不會問她要求面談，」傻大姐道：「我越不相信，她越說是真，可不是祇有請求面談，以觀究竟了，」郭碧蓮道：「看起來你還不傻，她允許了麼？」傻大姐道：「她祇允許考慮，並未爽快的答應，尚不知如何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這就不難解決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怎麼樣呢？這倒好辦了？」郭碧蓮道：「祇要有這一層手續，就不難辦，她不答應你，你不會也不答應她？見面一談不對頭，你不答應，她不能強制壓迫你，你要想定主意了。」傻大姐愁道：「我現在祇有抱這宗旨，看我的運氣了。」一晃兩天過去了，她又跑來。郭碧蓮看她神色又自不對，忙問她道：「怎麼？是不是喜信來了？」傻大姐道：「可不是，現在那人在客廳呢；張局長叫我出見。」說時，她的頭低了。惶愧無地自容起來，郭碧蓮也喜道：「這就對了，你出去正好細細盤問一番，以定取捨，這是你的機會來了，爲何不快去？」傻大姐羞答答的道：「我不瞞你說，我一聽見他來了；我臉上熱熱的，心上跳跳的，我怕極了！」郭碧蓮仰面而笑道：「這才是沒有的事！你沒有人招呼，是盼着人招呼招呼的，人來了，你又怕了！」傻大姐慚然笑道：「你別說招呼了，這裏是官所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是呀！你在下處，一天接幾十幫客，寫幾十盤子，八九個鋪，怎麼幹來？一到官所，你到害羞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並不是我害羞，實在我沒有經過這事，真彷彿越活越年青，倒退回十八九年，還是十幾歲的光景。這教我怎生拉下臉來，和他接頭。」傻大姐說得郭碧蓮笑起來道：「你見不見我不管了！你跑來這裏，可是決定你不見

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我來不是別的，那張局長她叫我好好打扮一打扮，再出去，你看我怎麼打扮才好？」郭碧蓮笑道：「如此一說，你還是去見他了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不見他，又有甚麼法子想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你穿甚麼呢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你沒有看見？我們除掉粗布藍布大白布，又有何出奇的衣服，」郭碧蓮道：「還是呀，你左不是洗一洗臉，搽一搽雪花膏」至多搽一搽撲粉，那就了不得了，」傻大姐道：「呸；你說得容易！你瞧見誰搽過粉來？」郭碧蓮道：「不搽粉，怎麼打扮？」傻大姐笑道：「洗一洗臉就得了！雪花膏，撲粉，不是我們用的，等裝新娘子時候再用罷。」郭碧蓮見傻大姐眉飛色舞，神氣異常，她暗暗發笑。祇說道：「那麼你在我這兒，用我的東西，洗你的臉罷。我來給你打水去了。」她的臉盆，就拿了起來，傻大姐一手搶去臉盆，扭了扭身軀道：「誰要來找你伺候？我自己有腿，不會走了去，自己有手，不會打臉水？不過，你的手巾，比我的乾淨，你的一塊胰子，是棕欖的，我想用一用罷了。」郭碧蓮這才明白道：你用罷！那也不是我的錢買的，是捐款買來的。」

「傻大姐笑說謝謝，自己拿着臉盆去了一轉眼如飛也似的，又走回來，臉盆裏，打滿了水。在盆架上抄起毛巾，抹上厚厚的胰子，套上手掌就臉下細搓細洗起來，郭碧蓮從未見她如此有興。不禁暗嘆，一個女人，無論是醜是俊，全是這樣的！一聽見結婚，一切忘了。她大約看不出她怎樣打扮，也是老婆子了，那傻大姐大洗之下，一伸手，不禁不由，又打開雪花膏瓶子，搭訕笑道：「我活到這們大，你這一瓶子叫甚麼霜，我真沒有搽過，當老媽子不准胡搽，到下處搽的無非五分一兩的，今天試試，這是甚麼滋味。」話未說畢，一個聽差跑來。

在窗外喊着問：「傻大姐可在這裏？局長催下來了，郭碧蓮忙代答過：「在這兒呢！你說洗臉，一會就去了。」聽差走了。傻大姐慌手忙脚，一路亂搽道：「我快走罷，就誤事了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忙甚麼？轎子馬車全未到門，你祇管慢慢的擺足你的架子。」傻大姐擦得香氣四溢，對鏡笑道：「你別取笑我，將來你也免不了這一天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我呀！」老和尚瞧像粧，下世再見」了。傻大姐瞧她一眼，覺得不對，連忙改口道：「別說了，你這雪花膏到底不錯，抹在臉上，深入肌裏，就是這香味兒，怪討厭的，太濃了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你能搽上，還不幸運？我乍一進來，險一險給他沒收了。是我告訴她們，我的臉搽慣了，不搽就起皺皮，她們才恩准，搽完此瓶，不准再買。你今兒估這便宜，但願你前途順利，一拍即合罷。」傻大姐手捧胸膛，忸怩笑道：「並不是我瞎說，你陪我去，我害怕。」郭碧蓮張手往外一推道：「你怕甚麼？祇當是我們見客一樣的，有何害怕可言呢？」傻大姐給她推出門外，才懶洋洋的走了，郭碧蓮想要等她回來，上班的鑰嚮了，她不能不前去，隨班工作；這事就拋開了。晚飯後，院中散一散步，聽見別人談論，傻大姐要出閣了。郭碧蓮聽見這一耳朵，別的，也就無從知曉，直到天光已黑，大家都在打點睡覺了，那傻大姐面兒，不曾露一露，踪跡皆無。她實在警不住了，向別人打聽一打聽，那別的姊妹笑道：「你和傻大姐是異姓的姊妹一般，不會不知，別裝着玩了。」打聽過幾個人，皆是如此說法，末了的一個見她真像不知道的樣子，就笑道：「你居然到現在一點不知道？這真奇怪了！你看，傻大姐現在是預備出閣忙了，別說是前來找你談天，就是你去找她，怕她都沒有功夫接待了，你不信，

可以去看呀！」郭碧蓮道：「當然，我也很願意這樣，我但願得我們那些人，一個一個的，全早早的有所歸宿，她若是前途順利的，終身有靠了，我尤其的歡喜，聽你之言，她昨天一向順利，事情是業已定規了。」那姊妹道：「你瞧，晚飯時候，她不是未在飯廳麼？局長請她，和那男的吃飯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有這等事，無怪她跑到我屋裡，洗臉搽雪花膏，熱鬧一陣，今天晚了，等我明兒早上，見了她，要好生的，嘔她一嘔。」那姊妹笑着去了，郭碧蓮第二天早課方罷，想着去找那傻大姐，那傻大姐却又不等他找，自己先跑來了。笑道：「對不住你的，我來的晚了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我們就在這一個屋子裏，甚麼早的晚的，彼此都見得着，即或見不着，你我不拘是誰，腳底下一動，誰就可以見着誰了。這又有何早的晚的？對住對不住？傻大姐笑道：「是我錯了！你別怪我，實在昨天局長請我吃飯，沒功夫。」郭碧蓮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！局長是請那男的，要你作陪，你們的大事可成，可喜可賀。」傻大姐慚愧笑道：「你知道，更好了。事情就算成了。」郭碧蓮道：「那男的怎樣？這次一同席，是不是像片上的人？可以一下看清楚了。」傻大姐笑道：「是的，我看清楚了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是不是那樣的漂亮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不是那樣漂亮，還算得是像片上的人麼？」郭碧蓮深深喘氣道：「這就沒有毛病了！我謝天謝地，」傻大姐道：「天地我早已謝過。這裏還有一條手帕給你看了，你一定要笑了。」郭碧蓮道：「甚麼手帕？」話未說完，傻大姐已拿出來了。那是一條小方塊粉緞子繡五彩花朵的，鮮艷極了。對她笑道：「你看，這好不好？」郭碧蓮奇詫的笑道：「這是他給你的信物？我看這倒像花旦唱烏龍院，叨着跑

出來的那塊手帕，傻大姐拂了一拂道：「就是呀！這連正經女人，全不用的，他在我們吃飯的當兒，輕輕塞給我了。郭碧蓮聽她言來奇絕，禁不住笑道：「你說甚麼？他輕輕塞給你的？」傻大姐抖落着那繡帕，往嘴唇上一遮道：「你聽着新鮮不新鮮？可是這手帕，就是這樣來的。我們吃着飯，局長曾經出去，會一個客人，他從兜裏摸出來，由桌下塞過來了。」傻大姐說着，忍不住的笑了，那臉皮紅微微的，非常的得意。郭碧蓮想了一想。不由晃了一下頭道：「這人怪極了！你想他這種舉動，是對你有情的麼？」，大姐側着她的頭，斜眼瞧着郭碧蓮道：「你說是怎麼樣呢？據我看：這是一班學生，玩慣的手段。」郭碧蓮道：「這玩意流於輕浮，不是正理！」傻大姐笑道：「這個人，終究比我小了！不免有些孩子氣，你瞧他這都是一種小意思，放在我們頭上，自然覺得無味，實在正是，一班青春的女子，所最歡迎的，並且他的特別可笑的舉動，我還未說呢，」郭碧蓮問她，甚麼可笑的？傻大姐低側下頭，眼光轉向他處一遭，又轉回郭碧蓮的臉上，嘴角邊動動的，忍俊不禁，笑了道：「他在那客廳瞧見局長出去，她遞過手帕以後，另外還有不規則的舉動，我不能說了。」郭碧蓮見她說到不可說的地步，自己的疑慮，也是越發的，難解難分的，不可說了。她膛然道：「他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」傻大姐道：「甚麼意思？這也無非找一找小便宜而已！我沒有說？他這是一小孩子氣！」郭碧蓮道：「他莫非是一個唱戲的？唱的并且是花衫一流的旦角，所以學得一身女氣，殷殷勤勤，就出於不自覺的同化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我問他，他說，他甚麼事沒有，祇在北平上中學，娶了我，仍舊送回鄉下去，婚禮不過在這裏，簡簡單單的舉行，就算

完了。」郭碧蓮道：「他們這事，完全的算定規，不准誰再反悔了麼？」傻大姐道：「對呀！我們兩個人當面說了，豈可輕易反悔？」郭碧蓮笑道：「那就是了！你的命好，碰上這等俊俏的郎君，可喜可賀，」傻大姐拍了她一掌，祇用那綉帕遮口，明顯出得意洋洋，予欲無言了。這喜事說容易，往往比任何事體全都容易。傻大姐這事方一定規，別人的事，也成功兩件，並且定妥時日，即在教養局行禮了。那教員們忙了，正課以外，又教給養女一段歌曲，叫做「婚禮進行曲」大家齊聲合唱。行禮的那天，唱歌會了，郭碧蓮，傻大姐也雜在人叢，列隊觀禮，唱歌助興，這兩個養女所討的對方，無非小商人之流，一個是繡紵，一個是初婚，年紀却已四五十了，欲知郭碧蓮如何歸宿？請閱下回。

第八回 咫尺嘆天涯書生腸斷 寸東遺海外怨女袂飛

且說這天的婚禮，舉行終了，眼看着兩輛大馬車，軍樂悠揚，拖着兩對新夫婦家去了，那張局長跟他們去新家庭，參觀過一回，吃得紅頭漲臉的，跑回女子教養局，開口就向那養女們笑道：「盼着罷！盼着你們每人也討這樣的一個女婿罷！」這話是帶着幾分醉意，不是張局長能平常說得出的！養女們聽了，多半面孔一紅的走開了。當着張局長的面，不好說，背地裏，她們的話又來了。擰着眉瞪着眼，鼓着他們的腮幫子，紛紛說道：「這樣的女婿在我豁出死在教養局，也不能輕易的答應」。有的問道：「這話是怎麼講？」她們異口同聲道：「你們的眼瞎了？一個二十歲上下，一朵花剛開足的女人，縱然是使喚丫頭，二等妓女出

身的罷咧，也要選擇一選擇？不是那樣五十來歲的商人，真是可嘆我年半百又作新郎。」誰願意亞賽認他做乾老子的，給他當老婆？」那姊妹笑道：「你們說的正對！你們沒有看見她們，眼淚在眼圈兒裏轉麼？」她們道：「有這等事？她們莫非不是出於本心不願意此舉？」姊妹輕聲道：「你們那裏知曉？是局長壓迫她們，讓她們答應的，她們原都不願意，是局長鎖她們在黑屋子內，餓了半天，她們才勉強的答應了。」她們吃驚道：「有這等的事！那麼局長因何非要她們嫁那兩個小商人呢？」那姊妹輕笑道：「你們是傻極了！沒有便宜，誰肯幹？她當局長，一月幾十元錢，沒有外找，養的活她一家大小？」她們聽到此處，業已不言而喻，每個人長長出口氣，無人肯說了。其中一個富於情感的，半晌，忍不住慨然道。「我們那裏能比那位傻大姐呢？她算是造化，局長爲她找到一個年輕有錢的小夥子，誤打誤撞的，事情居然成了！」那姊妹也笑了起來。傻大姐在旁，恰好掃着一耳朵，她好不得意，自己也以爲幸運已達極點。轉眼那旁的待嫁姊妹，有幾個也是一樣覓到對方，而定期出嫁了。傻大姐算了一算，祇有自己一個人，定婚在前，結婚就落在最後，她不能再忍，趁一個隨便談話的機會，向張局長哭道：「局長，我實在的傷心極了！」張局長驚問其故？傻大姐吞吐半晌，她喘喘道：「局長是聖明人。在我以後進門的幾個人，她們全有日子出嫁了，僅剩下我一個人沒有出息，豈不教我傷心？」張局長笑道：「是我的錯，忘記告訴你了。我那內侄，他回家籌備款項去了。不日回來，你們的婚禮，立刻便舉行了。」傻大姐始才破涕爲笑。耐心等候下來。那幾個姊妹畢竟是後來居上，她們婚禮轉眼也舉行了。傻大姐環顧四周，所

剩下的，僅是自己一人了，她早又不耐煩了，遲之又遲。再遲不住，這天他又跑到張局長的局長室來道：「局長，我們的同局養女，第二批擇配的，是否已經快選出了？」張局長理會她的意思，她坐在辦公桌的圈椅內，皺一皺眉頭，兩隻手交叉着，置於胸前，宛轉而周折的說道：「你的來意，我明白了，並不是我不對你說，實在事情是這樣的不湊巧，我的內姪，是來了，可是我們限於規章，這婚禮是不能舉行了。」傻大姐吃了一驚，以為燙得熟熟的鴨子，還有飛去的可能？她呆了道：「局長這話奇了！我們的事已成了，此時竟要作廢不成？」張局長忙安慰道：「你細聽我往下講來？這話並不是說完全作廢。這是告訴你規章所定，二人以上，方得舉行婚禮，今剩你一人，祇得展期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展到幾時為止呢？」張局長道：「那要看你的運氣好壞了！你的運氣好，不到些天，第二批養女擇配決定了，你可以陪同出嫁，你的運氣不好，二年一年也在所不定。」傻大姐慌了道：「局長，那如何能行？」張局長笑道：「你且休着慌！要忙的話：我自有的辦法。」傻大姐忙問何為忙的辦法？張局長道：「此事你們雙方情願，非祇你一方忙於結婚，就是我那內姪，他回一趟家，諸事俱備，為的甚麼？他比你還要着急咧！你們二人與其如此着急，不如通融些個，讓他無須和你行禮，領你出去就完了。」傻大姐見有轉圜，焉得不喜？她笑道：「怎麼領法呢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你祇要願意，我自然有法子辦，他是我的內姪，我做得主，保得險。到時候他派一輛馬車，或汽車，把你接出去，事情就完了。」傻大姐這時候春情早已發動，她看到姊妹多已落花有主，無暇多慮。「爽快的允諾道：「這是局長的提倡，有何不可？我若不答應

，局長反想我不信任局長了。現在聽說：越是男女學生，越容易住倒一起，這就叫做同居，何況我這老大的婦人，非是初婚，他也是續弦了？我這以後，如同是局長的自家人一樣。局長說話，我能不痛快的服從？」張局長道：「如此甚好，祇是你不要傳嚷出去，惹她們說長道短，到時候車一來，拉你走了，她們想笑話，也見不着你了。」傻大姐認爲很對，她當真的，瞞成一個鐵筒似的，連郭碧蓮也不會告訴，沒有幾天，這日忽傳傻大姐出局了。大家祇見傻大姐打扮成一個綢緞人似的。濃施脂粉，細理青絲，一個人坐在局長室內，盈盈低頭，默默無語，大家見此光景，急了起來道：「傻大姐這人，是一個好人，她素日不錯，沒有和我們不對付的地方，今天是她大好的日子，我們不能沒有甚麼表示，我們應當歡送她一回才對。」那守門的警察驅散他們道：「他們吃完飯，就上工了，還不幹你門的工作去？這裏不是稀稀罕，沒有大驚小怪的必要。」大家支持些時，該當上工了，不能不去工作，郭碧蓮又自捨不得走開，她隔窗招手道：「大姐你忘了我麼？你大喜了，怎不出來見我？」傻大姐窗內望見，祇剩她一個人了，她打推開窗子，望她落淚道：「妹妹我這是不不得已而爲之，請我原諒！我出去，過不兩天，給你來信再說，我不是從此不來，我能來，必來看你們大家，就是你的大事，我也常挂心頭，祇要有對式的，我必和局長提到話下。」說話時聲隨淚下。郭碧蓮道：「這如何能行呢？你不能這樣走了」。話言未了，警察轟開她去道：「沒有話說了，快去上工，局長來了」。祇見那張局長匆匆走進來道：「馬車來了，叫她快出來上車，莫要過了吉時才好」。說話間那警察開放局長室門，傻大姐低頭出來，跟張局長走出去了。郭碧蓮

幾番要追過去問「皆被警察攔住了，張局長，帶出傻大姐傻大姐彷彿也未以郭碧蓮。過於介意，她大大方方，無倚無靠，逕自走了出去，郭碧蓮見此冷落，不由灰心，暗想這真是女人一有婆家，那她的無論甚麼，一齊置之度外了。不過自古道：「女生外相」一個女人出閣，父母又如何？況且不相干的乾姊妹？熱朋友？郭碧蓮想到這裏，她也不把傻大姐隔窗之言，挂在心上？以爲她一出局，甚麼皆成過去，還有自己在心，這一忖度，真是對了！那傻大姐無聲無臭，啞啞叭叭，嫁出去了。馬車之前邊一份音樂隊的嚮動，都沒有聽見，她嫁出一天兩天，以至於十來天，也如石沉大海，不見回音，更不用說寄來甚麼信件。郭碧蓮又是不能出去，可是她有時想起來，却又舊情難忘，順口問一問那警察們，這些時日，有無自己信件？那警察自然回答沒有。郭碧蓮問過幾回，俱感失望，此心又死，從此不問了，不料那警察忽一日看見她，不容她問，自動的笑道：「郭碧蓮，局長叫你去呢！你屢次問：有無你的信件？今天却好寫來兩封信，局長親自檢察，拆閱過了。現在讓你過去，當面取閱。」郭碧蓮一聽！大爲欣喜！急急跑來。祇見那張局長一手執着剪子，還未放手，一手披着兩張信箋。在仔細審閱，郭碧蓮一陣風似的：跑到房門，不能不站住，慢一些走進去。可是鎖厭不住，兀自氣喘着道：「局長，有我的甚麼信？可是那傻大姐來的？我來了」張局長把那信件一推。身軀往椅背一靠皺着眉頭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還說甚麼大姐二姐？她們是和在家的姑娘一般，出了閣，這裏好似他們的娘家，登時就忘了。她們能够給誰來信？連這大的教養局，完全不放在心上，你拿去看看，就明白了。郭碧蓮取起一看，那第一張是：碧蓮女士；連閱北平報載，女

士遭遇不幸，墮落娼門，業經自拔，收容於女子教養局，不勝同情感慨。敝報在長辛店設立，出版一小張，已有數載歷史。茲以編輯部改組，需人幫忙，並因敝人來平之便，擬聘 女士爲敝報總編輯，負責一切編輯方面事務，不知可否？敝報爲一完全營業報紙，報酬一節，自當視力所及，從優籌奉，久仰 女士抱負，素以服務社會爲重，或不我却，敬祈日內見覆，以便進行，無任翹盼。此頌。台安。郭碧蓮看罷，一張信紙，赦赦匝匝，寫上滿篇字跡。下款是「長辛店日報社長，朱子安敬啟。」末尾附記着通信處。這通信處並不是甚麼報館，果然是「北京保衛界內，益同飯店二樓三〇五號。」郭碧蓮看罷，這原來不是傻大姐來的，却也同樣的可喜，是一家長辛店日報聘請自己爲總編輯的聘函。當時這一喜，真乃是喜出望外，不期然的，就笑了道：「局長，這位姓朱的，朱子安先生，和我並不認識呀！」張局長陰惻惻的，翻視她一眼，哼然笑道：「這姓朱的，和你認識不認識，全不相干。這乃是仰慕你的大名，才冒昧的來函聘約，對於你，是非常的榮耀的呀。」郭碧蓮思索久之，搖着頭兒道：「這不行，不行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且慢說不行，再看一看，那第二封信。」郭碧蓮取第二張信紙一看，那上面寫的，又自和長辛店日報不同，原來是一家甚麼姊妹洋貨店來的，下款是一個店員，名字叫做甚麼「陳阿金。」寫的是白話信，話句囉嗦，頗有幾分學生氣派，那原文是這樣的；碧蓮我最景仰的人：素不相識的，我驟然要和你紙上談話，你不以爲冒失麼：是的，我冒失了！然而，我這是迫於熱情，不得已的，請你恕我罷。說起來慚悔，我是一個小商店的職員原籍是在上海，今年二十四歲了，舊歷八月十五日卯時生人，因無相當對方，尙未婚配。自然

，來到北平，業已三易寒暑了，商店的事務呢？雖是小小的售貨員，月入却也差堪溫飽，自從在報上，連續拜讀你的不幸遭遇，我爲人類同情心所驅使，暗中不曉灑下幾許同情之淚，傷心感嘆，不是言語可以形容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？」及見社會人士羣起援手，幸而脫離苦海，送入女子教養局了，我又雀躍不勝，幾番狂笑着，祈禱着你的前途的光明！現在，我才探聽明白，女子教養局的養女，是要擇配的，所以我冒昧的寫出我所要說的言語，上達於你，請你引我爲一知己。」並且瞭解我是一個純潔無偶的青年允許我的片面要求，作我一個終身伴侶。我雖然不是甚麼資本家，不能予你物質上的特殊滿意，然而我當儘我所能，使你快樂，使你溫飽！你願做一個「商人婦」麼？請你答覆我一下，我在此殷殷盼念着，不要令我失望罷。」這是一張日本的實用便箋。鋼筆細字，所以一張寫滿這好幾百字的長函。郭碧蓮看得暈紅上頰，嬌羞滿面就丟開了。張局長故意失笑道：「你看完這第二封信，怎麼沒有意見發表了？這是行不行呢？」郭碧蓮有何可說？祇得道：「我看這陳阿金，定是一個精神病者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局長請想：我們教養局的養女，十個出去，有九個嫁的是商人，富裕一些的，是續弦年紀大了，清苦一些的，雖是初婚，但年紀也在三十歲上下，這個人年歲不大，筆墨又極來得，他尙未婚配，如何單看起我，」張局長道：「這不一定，萬一他如我所料，和那長辛店日報社長一樣，因爲景慕你的名望而來呢？」郭碧蓮道：「這種說法對的很，不過，他這封信，寫的有些令人不懂，他若是有意，何妨前來局中接洽？寫這些廢話，不是無用麼？」張局長道：「這是他不懂規矩。」郭碧蓮道：「再一說，我在這教

養局中，期限未滿，不能擇配，並且我箇人感到社會的黑暗，前途的渺茫，不單單忙於擇人而適，」張局長道：「如此那長辛店日報的事情，你一定樂於就職了？」郭碧蓮道：「若是在社會上求一個職業，那自然合於我的志向，不過，也是望想罷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郭碧蓮道：「這是沒有保障的職業，我知道人家是誰？況且我的六月期限不滿，也是不成的罷？」張局長正色道：「你願意就好！我看你進局多日，對於規矩，尙能遵守。前次風波，由你而起，你能挺身自承，免累他人，尤值喜獎。期限問題，那可以從長計議。」郭碧蓮聽着，尙不知張局長態度，是真是假，她祇是穩健着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我沒有意見，一如局長之命，不過張局長須爲我保證，不要讓我再爲求職業而上當才好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我親自出去，爲你訪查一趟，成否由我做主就是。」郭碧蓮謝道：「那是局長的重視，我毫不感激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下去。我立刻就到益同飯店，訪問這位長辛店的社長先生便了，郭碧蓮遵命下去。張局長換一件乾淨衣服，老臉上也搽一層香粉，叫進聽差道：「僱一輛洋車，拉我益同飯店來回。」聽差雇來洋車，張局長夾一隻扁皮包，出門坐車，逕赴益同飯店而來。那長辛店日報社長朱子安住的房間，僅是一個最小的下等房子，茶房帶她進電梯上樓道：「這位朱先生在家，他早就吩咐，女子教養局如有電話，信件，多加注意，如果來人，也教請進，他正在家未出，張局長一聽，覺出此事還不荒唐，大有可能性的。忙跟聽差走到三〇五房間外，那聽差的敲一敲門，裏邊應聲，他把門推開側身請着張局長進去道：「朱先生，女子教養局來人了。」這一推開門，脚步未邁，就先嗅着一鼻子鴉片烟

氣，息及至進去一看，原來不是一人。祇見那房間內的鐵床上，臥定一個身軀瘦小的，中年男子之外，尚有一個旗袍剪髮女人，躺在他的對面，床當中，是一盞香油的鴉片烟燈，閃閃灼灼的，燃了起來，那男子手握一桿鴉片烟鎗，烟斗眼，對準燈苗，磁溜溜的，一口氣的吸着煙？那女人一手扶着煙鎗，一手拈一支煙籤，爲他挑着烟斗眼上的煙泡，兩個人一手一式，原來在吸鴉片煙，張局長見了，縮腿不迭道：「這裏就是朱社長的房間？這是很不方便的，一話言未了，那男子的一口煙吸完了，他噴着烟，一古碌身，爬了起來。看看張局長是一個女的，他一伸手，便從上衣袋，摸出一張小小的名片來，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請坐，請坐。貴姓，這是兄弟的名片，朱子安，張局長吃他一讓，不能不略一停留，看那名片是長辛店日報社長朱子安，這並沒有錯，祇好笑道：「您就是朱先生？我是教養局局長。」朱子安忙扯過一張凳子，放在離床遠遠的桌子旁，笑道：「局長先生來了，不能不請坐，這裏沒有客廳，慢待的很呀！」張局長當不得他的殷勤，再想自己也是老了，和郭碧蓮作一商洽之後，親自跑來，談一談，那朱子安取一盞涼茶，嗽一嗽口，笑着：「是的，不錯，請吃茶，吸煙。」說道，烟捲，茶杯，洋火，一樣一樣的，遞了過來，張局長受而不用，都推開了，那朱子安也扯個椅子，坐在張局長對面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既是局長親自賞光，并且商洽好了，更好辦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也不盡然！貴報有此意思，可以說原則贊同，一切辦法，諸待詳談，我先聽聽貴報的意見如何？」朱子安整一整容儀，想了一想。才笑着滋出一嘴黑油泥挂滿的牙來道：「敵報之意，自然是純粹出於善念。教這一個無依無靠的女子，有所依歸。」張局

長道：「這一層，我等皆當感謝。你們報紙的待遇怎樣？這是第一要談的。」朱子安道：「敝報無非一家純粹營業化的小報，每日銷路，因為長辛店範圍小，無非三數千份。每月經費，皆仗區區廣告，報費維持，實是外強中乾，差堪維持而已。待遇方面，看事做事罷了。」朱子安言來恍惚，張局長便追問道：「怎麼看事做事呢？」朱子安笑道：「這話說得是果然郭小姐降格屈尊，允就敝報總編輯一職，以餉讀者，且看她的號招力如何，再定，倘然她一就職，名頭一號招，馬上報紙銷路激增，自然不成問題，儘量從優籌奉，以酬雅意了。」張局長懷疑道：「這種說法，未免令人不明！我說一個笑話，假使郭碧蓮去了，不能號招，那時又該怎樣？」朱子安像煞爲難的神氣，把腮幫子一托，沉吟一下，復又笑道：「這不盡然罷？我說的，無非有此一想，實際上她的名頭，不會不能號招的。」說完了，又讓着張局長吸烟吃茶，張局長連連稱着不用道：「我是代表郭碧蓮來的關於這一節，務須探詢清楚了，假使她去了，不能號招，是否讓她還回來？」朱子安笑着搖頭道：「那是笑話了，不能號招，最低限度，也能解決她的生活問題，豈能回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我以為你們聘用她的目的，須以做事爲第一，她能做事，自然報酬加多，不能做事，報酬無妨減少，何能以號招爲先決條件？」朱子安一連擺着道：「報紙是以銷路爲前提的，銷路多由號招而起，倘不能手招讀者，銷路廣告，一切的收入，通通要受影響。」朱子安皇皇說來，張局長似信不信。祇覺這母乃太滑稽了，便哂道：「朱先生有條件，你也知敝局領取養女的條件不知？」朱子安率然答道：「那還有何難？無非敝報下一正式聘函，我帶她去長辛店就職，就算成功，還有甚麼條件？」張

局長道：「這完全是不對的！」朱子安道：「怎麼不對了？」張局長微微笑道：「這是你的思想如此，實在敝局的養女，並不是這等輕易的出局，關於出局的規則，另有規定。」朱子安笑道：「一個三等下處的妓女罷了！不想貴局看重了，那麼貴局的規則應該如何？倒要領教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們外人，自然如此說。實際我們不敢以三等下處出身，就看不起郭碧蓮的本人，要知道她也非出於本心情願，無非受人欺騙，不幸至此。至於規章所定，親屬領出，尚須三家舖保，擇配一層，也必三家舖保，每一家，且要五千元資本以上。」朱子安咋舌道：「領一個三等下處的妓女，要三家大資本的舖保？這還了得！」張局長道：「敝局方面，不敢以三等下處爲由，居然看不起人權！人權是無代價的。」話言未了，那躺在床上，燒鴉片烟要子的女人，妖聲妖氣的，忽然搭話道：「啣！討一個三等下處的女人，這麼麻煩呢！」那女人一說，朱子安便笑道：「是呀！若是你自然更麻煩了，你好的歹的，也是一個二等茶室的姑娘，比那臭三等。不是高出一等麼？」那女人笑罵道：「缺德！好心好意的搭一句岔你倒揭起我的皮來了，」朱子安道：「你不要吵，讓我和張局長說。」張局長不耐再坐，已站起來。朱子安急忙相攔，仍舊請她坐下，張局長一進門，便已看出這位朱子安的人格。躺在床上，大吸鴉片！并且由一個二等妓女陪伴。這時，見那妓女搭言，尤覺不堪。她想到此來成空，好不失望，便道：「不必說了，祇有這一個先決問題，恐怕就辦不到」。朱子安道：「在這以外，還有甚麼問題麼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一切都妥當了，我們尙要呈准當局，才可實行，因爲郭碧蓮不與普通養女相等她是一個特殊人物。此外，她來本局日子雖然不多，但是領取她的，

「不管何等人物，終要酌量，捐助敝局一些款項的。」朱子安詫然笑道：「原來尙要捐款，這要看數目多寡了，由一毛錢至幾塊錢，全可以叫做捐款，不知有無規定。」張局長正色道：「自然有的，最少要一百元，多了五百，一千，也都不拘。」朱子安鞠躬道謝道：「那祇可作罷了！我們有幾百，請一位大學博士，編我們副刊了。」張局長冷笑一聲，那床上躺的女人，恰好也嗤溜一笑。兩個人笑聲，攪雜一起，那女人笑道：「罷論，怎麼樣？你是一個窮光蛋！有幾百好拿，你早給我贖身，我跟你從良，我們二人，去長幸店，我替你編副刊，編要聞。幾輪，也輪不到她的分上！」朱子安啞然，笑了一笑。張局長見他們之意，並不是實心來辦事，乃是想找便意，領出郭碧蓮，尙不知如何？說不定要在她身上，想一筆財？拿她做招牌，號招不行，或者轉賣她，另作打算了？於是笑道：「你們無誠意，此事不談了。」說罷，轉身開門，自己幾步走了出來。那房間裏的朱子安，聽不見聲音，僅有那女人笑喘道：「好呀！你這沒有良心的！你休說沒有幾百元，就有幾百元，你敢辦這事，看我不挖你的眼睛！你有錢不給我，我要不了你的命？隨後又聽那朱子安唧唧噥噥，發出一種似笑似語之聲，含混不清。張局長怎堪再聽，她慌不擇路，跑入電梯，令茶房開了下來，電梯沉下未及半間房子，耳聽得那樓上茶房們議論道：「怎麼？又跑出一個老的來？朱先生不是叫一個二等來麼？這個又像是二等的跟媽，又像是那個大司令，她是幹麼？」一個茶房道：「她倒是一個女人首領！」這茶房道：「如何咱們眼睛不揉砂子！一瞧就知，她是幹那個的。」一個茶房笑道：「你別吹牛噠了！她是教養局局長，你敢惹她？你眼睛不揉砂子？石頭子都快揉進去了。」張局長聽

到這幾句話，電梯直沉下樓底，聽不見了，她這種悶氣，真是鬱在肚裏，不是能說出來的。所以她一頭氣跑回那女子教養局，甚麼話沒有，一直不提此事，好像忘掉了，她忘是儘管忘掉，焉知那朱子安是神通廣大，無介於懷。第二天有幾份大小報紙，居然大放厥詞，登出這段新聞來。標題是甚麼：「郭碧蓮新出路。長辛店日報總編輯。」這新聞的原文是：「長辛店爲當地最大之報紙，銷路巨萬，內容精美。社長朱子安，日前來平，下榻益同飯店。此行惟一任務，即爲久慕郭碧蓮大名，擬聘爲該報總編輯，聞日昨業已具函女子教養局，開始接洽，此說果成事實，亦可謂名花有主云。」張局長瞧見這段新聞，幾乎氣成發暈章第十一。她一氣之下，欲待撕了，又捨不得這張報紙，積少成多，還可以賣錢，賭氣不再看報了，焉料到那報紙的力量是大的，不半日，那上司衙門，電話一連打來。葉司長，胡司長一齊動心，他們紛紛詢問：有無此事？如何應付？這些電話，弄得張局長不勝其煩，祇好答覆，事情是有的，不過經調查，認爲動機不純潔，未便考慮。那司長們紛紛囑道：「這些和郭碧蓮同業的朋友，一律不可靠的，那長辛店日報社長，說不定就是郭碧蓮的姘夫，熱客，不花錢想接一個姑娘，故意造成此事的呀！」張局長道：「此事卑職無論動機如何，一概拒絕就是了。」那司長們始才無話，不過張局長又想起來了道：「請示司長，另外還有一件。就是一家姊妹商店，其中職員陳阿金，來函叙說尙無家室，意欲領取郭碧蓮爲妻，這有無考慮之必要？請示。」那司長們一聽，有心說郭碧蓮從此不准出嫁，留一留候用，這又不便出口，他們祇得道：「你慎重從事罷！凡事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成熟以後，須要呈請鑒核。郭有碧蓮是一個禍

根，日久了要出毛病，還不如妥妥實實，找一個相當對象，令她出局好。」張局長胸有成竹，她不怕了，這天的下半晌，偏巧那陳阿金等不及了，他恐怕睡多夢長，不願冒昧，逕自打來電話，那聽差問他找誰？他說：「找你們局長說話。」聽差不得已祇得前來請示張局長。這電話，又令張局長作難半日，祇得吩咐，令他親來面談，聽差去過不久，又來稟報：陳阿金來了。現在讓入客廳了，張局長連忙出去一看，祇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南方小滑頭，穿一件嗶嘰袍，戴一頂尖尖青緞瓜皮小帽，滿頭的生髮水，一臉的雪花膏，連連飽含笑意。亂點着腦袋，不亞於搗蒜杵頭，口操半上海味的北平話道：「啊呀！這位便是這邊廂張局長好的，好的！」他說着話，那身上的脂粉氣息，一陣一陣的，散播出來，立刻弄成滿室氤氳，令人嗅着肉麻。張局長看了，便又一煩。可是人家已經來了。並且，又是自己招呼來的，怎說得上不算？祇好讓他落坐，招呼聽差獻上白開水，笑道：「敝人便是這邊局長，閣下就是陳阿金先生」？那陳阿金答應道：「是！是！」張局長沉思一沉思道：「閣下的信，本局早已接到了。現在又接到閣下的電話，特意的談談」。陳阿金及應着：「是！是！」張局長笑了一笑道：「關於領娶本局養女之手續，你一定未能了然是不是」？陳阿金又應着：「是！是！」張局長道：「領娶養女之手續，先要由你開上履歷單徵求對方同意以後，我們便開始調查，調查後，再由你對方面談一次，取了舖保，即可交代」。張局說罷，那陳阿金只是不言不語，一味的是靜聽，她又宛轉一下笑道：「不過，你來函之意，是以郭碧蓮為對象，她是本局上司認為特殊的人物，不

與平常習慣相同，而且她並未公開擇配，這倒可以從權商量的，請你不要失望」。陳阿金聽說，也自笑了一笑。張局長見這陳阿金隨聲附合，並無意見表示，他便不客氣的，問道：「陳先生，你在姊妹商號那邊，所担任是甚麼職務？這邊先想知道一知道。」陳阿金一裂嘴，露出兩隻光華燦爛的金牙殼來，他笑道：「在那邊的責任平常，是一店員位置。」陳阿金答畢，張局長緊接着，又問道：「陳先生的商號，資本共有多少？」陳阿金想了一想，面有難色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，敝號總店在上海開設小花園附近，所以叫姊妹商號，股本問題，主人極守秘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」張局長又問他入號幾年？收入如何？陳阿金道：「入號四五年了，由上海調來北平，每月收入，工資十二元一，張局長廢然而笑，說道：「你這事做不得了。」陳阿金的笑容，頓時一收，說道：「怎麼做不得？」張局長道：「你月入不過十二元，焉能担養家口，你一個人的生活，已經够富裕的了，這事情豈不是做不得了？」陳阿金倉卒答道：「不然，我們另有外財，另有外財。」說時，他摸出一塊小花手帕，假做揩鼻涕，遮在嘴唇，赧然一笑。張局長心想幸虧自己老了，否則這真是吃不消，又問他做買賣的，何來外財？陳阿金喘喘道：「我家裏尚有資財，他們不時接濟，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這是內財了。」陳阿金聽得這內財二字新奇；他一時矇住不權，說道：「局長你說甚麼？」張局長道：「我說的是內財，你說外財！我却以為你家庭的接濟，大大相反，豈不是內財了？」陳阿金聽懂了，也祇得笑一笑，說道：「無論名目如何，總可說，不無小補的。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那麼到底每月一共收入多少？」陳阿金笑道：「這要到將來，和郭小姐面談了，我的家庭，個人

將來的願望，很想和郭小姐交換一交換，我想郭小姐也許一見瞭然，不以衣食住的豐裕與否，爲取捨之要件，要知夫婦和好，生活平常，也能快樂。」陳阿金說罷；張局長覺得此人吐屬又不像一般小商人的平凡，她便道：「陳先生來信，我們既是請你來局面談，自然，已有幾分成意了，現在請你賞一像片，開下履歷，讓我們或是調查，或是和她面談，決定一下。」

「陳阿金道：「我的履歷，在那信內，業已叙說的，非常清楚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請你祇賞一像片，先令她看一看。」陳阿金道：「我今天未及預備，並不會攜帶像片，這祇好明天送過來了。」張局長答應，舉起開水杯，表示送客之意，陳阿金偏生不懂，他光着兩眼，東瞧瞧，西看看，祇是不談走字，末了，張局長道：「明天看了像片，我們再談罷。」陳阿金這才無可留戀，他隨着逐客令，走出去了。過去這天，他的像片，派一個商店學徒送過來了，那是半身美^喇孤光像，照出像片，比他本人，越發漂亮幾分。張局長招呼那郭碧蓮過來道：「碧蓮你來，看這就是寫給你長信的陳阿金的像片。」郭碧蓮看了一眼，這樣漂亮的男人，也不由心上一動，她道：「局長，先到的那長辛店日報呀，那邊的結果如何？我還不知道呢！」張局長一聽笑了，說道：「那長辛店的日報毫無誠意，他們無非用你作一塊招牌，希圖號招幾個讀者，不必談了，談這一件，最好。」郭碧蓮道：「我原不把這姊妹商店，放在心上，我非常盼望長辛店日報成爲事實，他們祇要給我相當報酬，隨便他們號招，又有何妨？與我也不致有何損失罷？」張局長把那像片一丟，倏的變色道：「好呀，怪不得那司長們說你同業中，誰想領你，誰就是你們的姘夫；真的呀！」郭碧蓮吃驚道：「局長不要生氣

，我是一個不知情的。」張局長道：「我有功夫和你細說，我祇問你：明早約你和這陳阿金見面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郭碧蓮怕的是她壓迫自己，再出花樣，趕緊應道：「見面談話是可以的。」張局長合她退下，可憐郭碧蓮一切茫然，祇有待諸明日了。第二天老早的張局長又叫她上去。說道：「陳阿金現在來了。人是在客廳裏坐着。你快將身上收拾利落。臉上洗洗乾淨，擦上胭脂粉跟我去見他。郭碧蓮昨天答應她，見面談話可以，今天說不上不算來，祇得草草梳洗打扮，隨她走來客廳。祇見陳阿金在客廳內，穿起一身半舊的西裝，坐立不安，翹首企足，正在張望。張局長帶領郭碧蓮進門，陳阿金滿面是笑，頓時追上前來，鞠下一個深深的躬去道：「張局長你好。」張局長也笑道，「陳先生也好？這就是郭碧蓮小姐你們見一見。」陳阿金慌忙又鞠一躬，笑了一笑道，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」他雖然在鞠躬，可是那郭碧蓮不過祇向着張局長道：「局長這位是您說的陳阿金先生了！」這話說着，她的眼睛，可以說：陳阿金正眼不曾看，僅把身軀正面相向，低了一低頭，見面禮就算交代了，那陳阿金得着張局長正式介紹，又聽郭碧蓮口口聲聲，說甚麼「陳先生」，他喜不自禁，笑道：「豈敢，這位就是郭小姐了。」郭碧蓮噤的一聲，又交代過答應的關節，張局長就笑道：「你們二位不必客氣，郭碧蓮坐下了。隨便和陳先生談。」郭碧蓮受命落坐，眼觀鼻，鼻觀口，口觀心，一絲不苟，張局長又問道：「陳先生，你有甚麼話？請隨便和郭碧蓮談，彼此以誠相見，我樂觀其成。」陳阿金應了，想而又想，說道：「郭小姐，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見，名不虛傳，鄙人可以說三生有幸了。」郭碧蓮見那張局長看守一旁，並不離去，她索性裝出一派正氣，

笑容不露。對於他的恭維置若罔聞，並不答話，那張局長，就笑道：「陳先生先請把履歷再說一回，給她聽罷。」陳阿金道：「是了，鄙人是姊妹小商店的一個店員。」說到此處陡然一停，旋又自語道：「雖說是店員，然而，我的身分，並不低落，我們在此服務，普通穿毛葛嗶嘰，特別的像我，身穿西服，也無人攔阻，我們純粹是公司的性質。」陳阿金說完，他自己整理整理衣服，發出輕微響動。郭碧蓮聽說，暗自好笑，可是一偷眼，看見那陳阿金的西裝雖然半新，但是西裝是最講究稱身可體的，他的西裝肩膀，袖口，領子皆不合式，顯明的，是臨時假借，敷衍面子而已，因甚耐不往，有語開言道：「陳先生的買賣發財，我久仰了」。陳阿金聽着這話，固覺不是味，但較比他落落寡合，閉口無言，總是差強人意了，趕緊陪笑道：「是，郭小姐的誇獎，郭小姐，我寫來的信，您看過了是麼」；郭碧蓮未及答話，張局長早接過去了道：「看過了，信來了，先給她看的，她表示回情才招呼你來的」。陳阿金笑道：「那就好了」！郭碧蓮見張局長如此答覆，她甚是不願，但又豈容駁辯！祇得問道：「陳先生在貴寶號，一個月可以掙到幾塊錢工資呢」；陳阿金慚愧而客氣的，笑道：「郭小姐請勿見哂，無非每月十幾塊錢的小店員而已，張局長趕忙接口道：「陳先生府上有錢的」，郭碧蓮道：「每月十幾元錢，焉能養活一個家庭？」陳阿金笑道：「十幾塊錢不多，我的家鄉，在我未結婚前尚能津貼，結婚以後，自然更可津貼了。」郭碧蓮正眼一看，和陳阿金一碰目光。微笑一笑道：「陳先生，府上沒有一位已經過門的太太麼？」陳阿金顏色忽變道：「沒有，絕對沒有。」張局長領首道：「關於這一層，當然重要；府上若有太太，那

要觸犯刑律了。」陳阿金抓耳撓腮，狀態非常着急道：「沒有，我在信上業已說道，如有情願認罪，身受法律裁判。」張局長令她放心道：「我無非作一設想而已，你們雙方還有無講的？」郭碧蓮道：「我沒有講的，但是我不願……。」話未說畢，張局長遞過一個惡狠狠的的眼神來，制止她，不令多說，嚇得她縮口啼噓，不敢說了。陳阿金却安慰着道：「郭小姐請不要懷疑。如其不相信我贍養的能力時，郭小姐是主張自立的，可以另就職業。」郭碧蓮低頭，像是自言自語的，說過：「另覓職業？那我又何必擇人而事呢？」陳阿金忙陪笑道：「郭小姐，請勿誤會。這是一個比方，並不是事實，我祇於藉以證明，我確有贍養家室之能力罷了。」張局長起立道：「碧蓮你退出，讓我和陳先生說。」郭碧蓮頭也不回的，便出去了。陳阿金道：「張局長，我看郭小姐對我的來意，有些懷疑，這實在給我一個失望，我此番前來，的確抱着無限的誠意，與熱望，我不客氣的說，我對於郭小姐，志在必得，業已下了大決心。」張局長道：「你且不要說，我問你：你有沒有除去結婚開銷，另外捐洋五百元之力？」陳阿金突然聽得，問自家有無五百元之力？這着實使他大吃一驚！連忙問道：「張局長，這是怎麼說？五百元捐洋捐到那裏？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這是這邊的例外規定。在結婚的種種開銷之外，尙要領取養女者擲量捐助本局若干，以作補助。」陳阿金肅然道：「關於這裏領取一名養女，經濟上，到底共要多少開銷？這個尙自沒有談到，我們現在如果談一談，那也很好。」張局長也正色道：「這個沒有甚麼談的。無非養女做一兩身服裝，局長下人，幾個賞錢，所費量力而爲，約莫幾十元够了。」陳阿金道：「這例外的捐助，何以要

五百呢？」張局長道：「這例外的捐助，並不限於郭碧蓮。平常一個養女，局中教導感化若干時日，當然不無微勞，捐助的數目。多寡不同，無非對於本局教職員，和本局長的一些敬意。這是必須花的費用。」陳阿金道：「少些成不成呢？」張局長道：「看你的力量而定。」陳阿金聽說，可以商酌，暗笑，這和商品，差不多了。便笑道：「我的力量，局長是知道的，每月十二元工資，尙要扣去六元飯錢，如何能出偌大數目的捐款？」張局長道：「那也不一定，你個人是個店員，你府上却很有錢，平日既多補助，何況是你結婚？一陳阿金一聽，了不得，張局長在這裏等上自己了，因笑道：「張局長所說雖是，無如敝舍長親，聽說教養局要多數目的捐款，他們必然不能相信，不相信，錢就拿不出來，所以這問題，看來不難，實際上做起來，非常不易，家中老人，非是易興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你的力量，能以捐助多少？你說一個數目，我們大家可以開一回會議，加以討論，如果通過，這就不成問題了。」陳阿金道：「這教我怎樣說呢？我想一個變通的辦法，好是不好？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陳先生，甚麼方法變通？這問題不複雜的。」陳阿金道：「不然！我想這筆錢，一口氣拿出五百的，不是容易，我的素來主張，女人也應該在社會上服務，以盡人的天職，不應死守在家庭，附庸丈夫。我打算郭小姐嫁到我那邊，最好在敝店添一位置，輔助我的工作，每日所得，扣下一半，捐助貴局，這豈不輕而易舉？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這方法果然特別！不過，現在不是我們理想中的時代，我們現在是在本局做事，將來幾月幾天，政局若有更變，我們全不在此了。這莫若痛痛快快，一句話辦完了頂好。」陳阿金道：「貴局人員變動，貴

局依然設立的，這沒關係的。一張局長道：「怎麼沒有關係？」陳阿金吃她刨根問底，不由笑道：「我以為張局長今天是代表貴局的，設如張局長不在此了，貴局決不因之結束，當然必有繼任之人，我們的對象是貴局，與個人去留似乎無大關係。」張局長哼的聲道：「你是明白人，我們大家難道白忙了？」陳阿金道：「這一層，我很感謝！同時我們對於貴局人員的盡職，祇有欽佩了。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這一類話語，我們都聽多了，不過，佩欽感謝祇是一種口角春風，與我們毫無實惠。你有此好心，何妨拿出現錢來？」陳阿金見她的態度，愈加顯明，他道：「我沒有呀！」張局長作色而起道：「你沒有錢，如何能領養女？領養女，都是有錢的。你一口氣不能拿五百，可以拿八折四百，再不然六折三百，你說痛快些。」陳阿金看她動怒？勢將演成僵局。他連忙倍笑道：「張局長，請不要誤會，容我回去，對經理，和家庭商量，一定可以圓滿答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這不完了？我們雙方面，好生商量，任何方面，不要一定不行，那就好辦了。」陳阿金謝道：「局長的通融，我回去，快快商量好了，必有回信，張局長送着他出來。陳阿金出得鐵柵欄大門，外邊忽然走上幾個西裝中服，胖瘦不等的人來。問道：「你是不是陳阿金？」陳阿金胸中思索，正無理會處，吃了一驚！連忙看一看道：「諸位是誰？我眼拙的很，一位也不認識，諸位何以知道，我是陳阿金？」那幾個人紛紛掏出名片，遞了上來道：「我們知道，先生今天來此，大家特來訪問，」說着，他們各自取出鉛筆紙本。陳阿金一看那名片，原來這幾位，全是新聞記者。他不覺望而生畏道：「諸位訪問我甚麼？我無非姊妹商號中一個小工作者而已。」那記者中有的已笑道

：「陳先生不必客氣了！你是來領取郭碧蓮爲妻的，今天是來面談，我們不能進去，在此等候你。」接着又有人笑問道：「陳先生今天商洽結果，可不可以告訴一告訴，那郭碧蓮胖了瘦了？她的生活好不好？白面癩有沒有了？並且陳先生假使領取她出來，怎麼度你們的蜜月？」陳阿金吃不起他們連珠的問來，他幾乎張口結舌道：「諸位，我們並未決定，無非初談。」那記者們笑道：「陳先生說罷，你打算將來令郭碧蓮做一個家中主婦？還是令她在社會上活動呢？」陳阿金轉笑道：「這一點，正是我所要研究的了。我主張女人不該整個的；附庸男子，至少應有自食其力的能爲。郭小姐若能見允，她在我們商號，就可謀一位置。」那幾位記者先生聽了，頗爲譁然，他們點頭啞嘴，拿筆記上簿冊，又問道：「陳先生在姊妹商號，每月可以拿到多少工薪？」陳阿金笑道：「這個諸位不必登報了罷？」那記者們笑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們一會也要去教養局訪問局長的，她也可告訴。」陳阿金樂得借此下台道：「是諸位最好去訪問局長一下，局長所說，也就是我所要說。他整個的，可以代表我一切，兄弟拙嘴笨舌，實在沒有甚麼可以談的」，說罷，他不容再問，向他們點點頭，躬身辭着去了，走出不幾步，已然聽見那記者們，互相議論。他們亂哄哄的，笑道：「這位先生的舉動，太神秘了，我看他決非實心實意，前來領取郭碧蓮，聽他的話裏，吐露鋒芒，簡直是那姊妹商號，襲用那長辛店日報的故智，借她一個名字，以作號招而已，我們不信，問問局長，必然知道」陳阿金聽得不敢再聽，急忙走回商號來。那經理穿一身整潔的西裝，迎上來，携手進到一間秘室內，殷殷垂問道：「陳阿金，你去那教養局，見到郭碧蓮了麼？結果如何？」陳

阿金應道：「見倒見着了。無如印象不大佳妙。並且有許多新聞記者，訪問麻煩。」經理忙問其故？陳阿金道：「局長要我幾百元捐款，這便不好辦。」經理一聽，也皺眉閉目，沉吟起來，陳阿金詳細的說了，經理便道：「那新聞記者頗可利用，你何不大放厥詞？令他們明天報上，姊妹商店，姊妹商店的大登特登，豈不是爲我們義務鼓吹了，不花錢的廣告？」陳阿金道：「新聞記者他們已猜到了。」經理靜默一靜默，旋又愁眉苦臉，嘆一口氣道：「並不是我這主意，異想天開，累你瞎跑道，實在我們這買賣，太不行了。你可知道？西單牌樓我們的寧波商店，賠累不堪，而致倒閉，我們這姊妹商店，再不要因爲賠累倒閉，所以我們，不能不死裏求生。」陳阿金也肅穆着道：「誠然！經理這份意思，我是極端了解的。無奈此事不是三言兩語，可以定局，據我的意思，那教養局簡直以郭碧蓮爲奇貨可居了。」經理道：「你說的很對，但是我們不能因爲要狹，驟然中止了。」陳阿金道：「經理吩咐好了。我應當怎樣？請你下命令。」經理思索久之，忽然那夥友前來報告道：「教養局來電話了。請陳阿金過去說話，」陳阿金忙着去了，經理再想一想，正然無計可施，陳阿金轉來了道：「經理，事情越發緊迫了，張局長竟然問我捐款可否拿出來，教我馬上答覆她。新聞記者聽候下文，等着登報咧。」經理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登報，那是好事呀！我正愁花不起偌大廣告費呢，他們若是登報，義務宣傳，我們營業還不蒸蒸日上？這是求之不得咧，」陳阿金道：「但是，張局長問我們要錢呢？」經理一想，可不是如此？這可以說是一筆廣告費了，正所謂花錢能登報，不花錢，報上便不登，於是狠而又狠，咬牙頓足，久久才說出話來道

：「你去問她：『我們爲她湊合二十塊錢，她能不能答應？』」陳阿金一聽這數目，自己即已身入冰窖，遍體皆寒，情知自己沒有艷福，今生今世，不能消受那郭碧蓮了。便慘然笑道：「經理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，你想想，這又不是甚麼買賣商業，要價還價，買賣商業，市場內尙要劃一定價咧！並且也不能出入如此之大，相差數目過巨，與其碰個壁角，莫若一下回覆她的爲妙，」經理昂着頭道：「你且對她去說，不成，可以添十元五元，聽她的」。陳阿金去了一去，又走回來道：「經理，我業已加到三十了張局長，仍不答應，她的電話要掛，是我請她再聽一聽，我來請示，還要答覆她，」經理憤慨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我早看出這一盤棋來了，明明是她們局中人，彼此分潤，還這等貪心不足，這不是標準定價，她也該落一落呀！」陳阿金道：「她已落到二百元了。但我惟恐未能出此數目，再度要求她減，她說業已打了四折，不能再減。」經理插手衣褲，起程在地上轉了幾步。忽拿手去桌上重重一敲，笑訾道：「我也太渾蛋了！這事情是好辨的。倒給我要辦壞了。」陳阿金大喜，忙問經理有何妙法？敢莫是可以多出一百七十元，完成我們的心願？經理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們的目的，不就是要求登一登報，露一露我們的字號？這祇有變通一下，她要多少，我們全可暫爲應允。好在電話談話，絕無憑證，滿可事後否認」。陳阿金道：「這雖是一個主意，無如祇可騙人一回，下不爲例，新聞記者登報了，事後我們否認，仍是無效。不如把郭碧蓮領出來，在我們這裏，當上一名店員，每日週旋於顧客面前，那時不用請人登報，人家也要登了。並且凡是要看她廬山真面的，大家全來照顧了。」經理笑道：「你說的那是一勞永逸，現因

條件過苛，已成過去了，我們祇得一錘子買賣，走這臨時一條路，且讓報紙上喧騰一回字號，出這一度的風頭，你快去答應了。無須考慮，研究。」陳阿金便去答應張局長了，當真的，這目的容易達到，次晨各報紛紛登出來。無如那報上所登，各不一律。有的登出姊妹的字號了。末尾却加以批評，略謂姊妹商店之目的，若果達到，則姊妹商店今後改爲夫婦商店，庶幾名實相符，因郭碧蓮嫁陳後，或將在該店担任一部分職務，以爲新夫婦日用津貼也。甚至有的連姊妹商店的字號隱去不登，僅謂：某營業家，擬聘郭碧蓮爲女招待，以佐其夫營業，斯局聞已成熟云。那其他呢？有一兩份報，居然加以揣測，略謂：姊妹商店此舉，自有其背景。斯不過利用郭碧蓮店員之虛名，以圖號招耳。結婚云乎哉！這揣測，簡直的一針見血，深入肌裏，那經理看得抖抖機靈，笑了笑道：「這新聞記者了不得！他們饒是如此，還有不登我們字號的呢？也罷饒你們聰明，總算多數上當，已經給我們宣傳咧！隨便你們說：怎樣怎樣以圖號招，你們也是登了我們的字號，給我們利用了。」那陳阿金看了，一想，也不錯，連帶着自己，風頭小小的也出了，不料這報紙的效力，宏大極了，這天的下午，便有的顧客進來，隨便的買上幾條毛布，幾身絨衣褲，附帶着問過：「你們這裏，是要聘請女店員了麼？」那店員們不敢直接回答，出來告知經理，經理含笑而出，深深頷首道：「是的：敝號有此打算，無非最近之將來，或可實現罷了。」那顧客沉了一沉，不甚好意思，問道：「你們這裏所請，是不是郭碧蓮，經理也笑道：「這個對呀！您是怎麼知道的？」那顧客笑道：「我看報知道的，你們報上都登了呢。」經理笑道：「是的，等過幾天她來，尙請閣下

多來捧場。」那顧客笑了一笑，走出去了。經理躊躇滿志，笑向那店員道：「你們看見了！這就是報紙的效力，今天買賣居然開張了，你們下次再有人問及郭碧蓮，即將此意告知，令他們望而不即，常常來照顧。」店員們轟然應了，果然隨着三三兩兩，又有幾起客人前來購物打聽，一一應付去了。這中間女人也有，具見社會人士，對於郭碧蓮之意。直到天快黑了，忽見一個瘦瘦的男人，穿一身中式服裝，推門便闖了進來道：「郭碧蓮在這裏好，快叫她出來見我，出來見我。」衆店員各都吃驚！祇見他滿頭血筋都繃起來，一片聲的，祇是叫郭碧蓮出來相見，有的便以照例言語答覆，他暴跳道：「你們騙人，她已經來了。報上登着呢。我因爲這兩天去通州，爲發行事務去了。這剛回來。若不然，昨天得着消息，當時就來了。」店員再四解釋。那郭碧蓮在本店担任店員，確有此事，惟以時期未至，事情不能成熟，必須經過一番手續，方克實現，祇待將來，多多捧場了。那瘦男人把衣袋內的報紙，掏出來一丟道：「你們撒謊，報紙上的新聞，還有撒謊的？我從通州，跑回來的。」店員笑道：「先生請看，那報上並未登出郭碧蓮在此，他們都說此事已將成熟，並不會說：郭碧蓮在此的。」那瘦男人道：「不能，我看見報上登的，是她已來這裏工作了。莫不成我看的錯了？」店員笑道：「大約是錯了，您再細看一看，報上沒有說她來。」那瘦男人聞言，越疑惑了。他趕緊取起報紙來，又一看。不由啞然從頭角滾下幾滴汗珠來，喘吁吁，笑了起來道：「啊我這才放心了！郭碧蓮至今尚未越那雷池一步，這就是了！店員們見他的態態可掬，他們也笑了道：「您來的太早了，等她來了，您多捧場，隨便叫出來看看。」那瘦男人定一定神，忽又氣色改變，笑容一斂道：

「你們別看錯我呀！你們以為我是因為郭碧蓮要來了。到此照顧你們的麼？」店員們沒可答對，祇有笑道：「大家捧場，大家捧場。」那瘦男人勃然作色道：「誰來捧場？告訴你，我就是她的未婚夫，郭碧蓮是我的未婚妻。」那店員各吃一驚道：「你貴姓？」那瘦男人道：「你們問我，我就是關寫實。」店員陪笑道：「慫到這裏來，她沒有在此，也就罷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不成，你們的經理，叫出來，談幾句話？」店員們進去一說，經理一聽來頭，他便猶豫道：「這人名字很熟」。陳阿金在旁道：「這人我知道，他請領郭碧蓮五六次，完全被駁。這個人叫關寫實，他也是今朝報的。」經理沉悶久之道：「這倒難以應付了。這可以說是無理取鬧！他既不是郭碧蓮未婚夫，我們也並不會真心領取郭碧蓮，你去隨便敷衍他走，完了。」陳阿金見經理命令，焉敢不遵？趕緊出來一見。那關寫實劈頭便問道：「你是那經理先生？」陳阿金笑道：「不，我是在此做店員，陳阿金的便是。」關寫實一聽，這名字，他不禁詫笑道：「哦你就是陳阿金，久仰極了！」陳阿金笑道：「不客氣，不客氣。」關寫實冷笑道：「誰客氣了？」說着，他的臉又放下來道：「陳阿金，你出來相見，再好沒有，那郭碧蓮未入教養局，和我已有婚姻之約了，她不出局則已，一朝出局，同日同時，也就進入我家去了。任憑何人、手腕通天，運動打點，她這顆心，萬不是出賣的，你知道不？」陳阿金唯唯以應道：「知道！知道了。」關寫實怒氣衝天，酸氣撲鼻，可也當不起他這等沉穩的應付。因之又鬧不起來了，不過問道：「你們經理的意思，到底打算怎樣呢？這不是祇說知道，可以了事的。」陳阿金笑道：「關先生，我們經理聽您的指教呢！您願意

他怎樣他就怎樣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有這樣事的麼？我說讓他不准領取郭碧蓮，爲你的妻室。可以聽從不可以？」陳阿金笑道：「當然可以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怎樣可以呢？」陳阿金道：「您不是她的未婚夫麼？這話出自貴口，自然服從尊命了。」關寫實得意道：「你們可有證據？」陳阿金笑道：「我以人格，名譽担保，郭碧蓮若在本店出現，惟我是問，我負責任。關寫實笑道：「你們錯了！我並不反對領她爲店員，我祇反對領她爲妻室，領她爲店員是扶助她，我歡迎之不暇，說不定常來看她，將來結婚，多一筆薪金收入，對於我們生活，也不無小補。」陳阿金笑道：「好罷！關先生有此計劃，待我陳明經理，聽他命令，至於郭碧蓮，已經有了未婚夫，諒也無人敢領了。」關寫實洋洋自得道：「這是當然，如有人胆敢領她爲妻，姓關的和他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說不得要對不起，流氓一回了。」陳阿金笑道：「您客氣了。」關寫實出來。他祇有這姊妹商店一行，猶不愜懷，趁此機會，轉向女子教養局走來。那女子教養局的鐵柵欄門都關了，關寫實敲門，一片聲喊：「開門來，開門來。」裏面警察出來，隔着鐵柵欄，旋開電燈，認得是他。趕緊笑道：「原來是您來了。您有事麼？」關寫實道：「我沒有事，幹甚麼來呢？你們局長請出來，談一談，我是今朝報的關寫實。」那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，您來過，我認識。今天我們局長回家了。局中人員，多半不在，無人負責。你祇好明天了。」關寫實不悅道：「我來的又不是時候了。爲何明天呢？」警察笑道：「明天見不見，尙未一定，須待她的吩咐而決。不過你昨天何以不來呢？昨天的新聞記者來過幾位，後來一起都讓進來了，我們局長和他們，好談了一陣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那是

因爲甚麼？」警察道：「那是招待呀！過不幾天，聽說還要招待呢？」關寫實道：「怎麼？」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原來不知道，這邊的郭碧蓮，已經決定不日出院了。今天報紙上，各都登出新聞，你是此中人，居然不知道？將來正式結婚，當然在這邊禮堂，舉行結婚大禮，局長之意是要在當天，招待一回新聞界，報告郭碧蓮出院入院之前後，已經預定了。」關寫實聽得這消息，和姊妹商店陳阿金所言，恰成一個反比例，他當時不由不急，扶着那鐵柵欄，喊道：「你說甚麼？那郭碧蓮要出院了？她和誰結婚？可是那姊妹商店的陳阿金？」那警察給他一嚷，吃驚不小道：「您慢慢的說，裏面聽見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祇問你，郭碧蓮是不是如我所云，嫁給那陳阿金了？」警察不敢和他多纏，忙着笑道：「關先生，您沒有不聖明的，您說到這裏了，比我知道的多，還用問我？」說罷，他回頭要走進去，關寫實又喊着回來，回來，那警察忙抽着身回來，問他甚麼？關寫實笑道：「好朋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有一件大事奉求，事情雖大。可是你一舉手就辦了。你可不可以答應？」警察央道：「關先生，你不要和我們爲難罷？我們幹這小差使的，實在不容易，一個月幾元薪金，一個人賣在這裏了，還要養一家人。這是何必呢？」關寫實道：「我這也不算爲難你，你們身在公門，正好修行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況且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，您一答應，我必有好心獻上。」那警察一聽好心獻上，他便笑了道：「聽說關先生會唱幾句花衫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張口就是戲詞，請您說來。容我想一想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大哥，這必須您答應，我才能說呢。請您答應了才好。」那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您這人可太死心眼子。我力量如果能辦，甚麼也

可以辦。如果強人所難，那就不是我所願聞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這事情很容易，我是煩您帶一個字帖。」警察道：「帶給誰？郭碧蓮麼？」關寫實觀靚而笑道：「你猜着，我也不瞞您了。」警察蹣跚道：「關先生，您字帖上寫甚麼話呢？」關寫實笑道：「乾脆我實說了，我和郭碧蓮早有婚姻之約了，現在我聽說：她要出嫁了，我寫一張字帖，留給她作一紀念罷了。」警察笑道：「如果三言兩語，幾個字的不要緊的話，那就不打緊。祇請您少寫幾個字，我的責任，可以就輕了。」關寫實聽說可能，不勝之喜，忙應道：「一定，一定，我沒有甚麼寫的，不過三五字而已。」說時，他已取出一張名片鉛筆背面草草寫幾個字：「陳某有妻勿嫁。」從鐵柵欄遞進去，笑道：「這不過幾個字的事，多多勞累，這裏是臨時的一點好心，來日方長，再圖多多報答了。」說着，他另取一些可令那警察喜歡的東西，也遞進去了。那警察見了，果然喜歡，他手舉名片，却又問道：「您這六個字，寫的是甚麼？」關寫實看出他的馬脚。原來這警察的名片，拿在手裏，却是頭向下的。這足見他空爲警察，見了字帖，也是「它認識我，我不認識它」了。便笑道：「這裏邊沒有甚麼把戲，無非寫了「敬祝前途光明。」平平常常，六個吉祥的字句。這是通常的朋友應酬言語。」警察自己又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祇要這字帖上，沒有甚麼特別的話語，這是小事一端，交給我。等我趁她一沒事，我偷着自會交她。話說長了，您請回去罷。」關寫實笑着又央道：「我還有一個法外要求，你這事辦的，以速爲妙，最好今晚交代了。」警察道：「我看機會行事，自然越早越好。請你放心，不多談了。」說着，他的手一動，電門關了，門外漆黑，他輕手蹣跚的，走進

來，一進二門，對面不遠，忽然人影一晃，這警察是心裏有鬼的，他不敢多問，急閃身要走開，不料那對面忽射出一道手電燈的光線來，閃耀臉上。接着便喝道：「那是誰？不要走，站住了。」警察赫得雙手低垂，筆直站立。笑道：「您是管理員先生？我是警察，剛從門外進來。」那管理員實是巡查守夜，無心巡到這邊來的。聽了問道：「你去門外回來了，很好！那門外是誰？吵吵嚷嚷的。」警察笑道：「我去看了，幾個小孩子，轟開了。」管理員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很盡職，明天我特別告訴局長，定然嘉獎。」警察立正笑道：「謝謝管理員的栽培。」管理員道：「下去罷。」那警察的身軀一動，忽見他手內捏有白紙片，燈下一閃，那管理員又問道：「站住了！你手裏的，甚麼東西？」警察這才知露出馬腳來了。原來他手裏兀自捏着那關寫實的名片，和那令人喜歡的東西，一時未曾收放停當，不由慌了道：「我手裏沒有甚麼拿的，您看錯了！」說時，他待躲開，那裏能够？那管理員已上來，搶過去了道：「這是甚麼？你沒有拿東西？」警察不敢動了，事已敗露，祇得笑道：「這東西在我手裏，我倒忘了。這是在鐵柵欄內，剛拾進來的，不知何人丟下的，我沒有細看，便檢進來了。」管理員看那名片，這個人早有耳聞，又看那字義合混，亦可思過其半，他再一看那令人喜歡的東西呢？反兜上一頭的氣來。登時笑了聲道：「你們是知法犯法的，說不得罪加一等了，說拾進來的，誰能相信？這明明白白，誰也曉得，你們幹的是何把戲，好！你退下去罷。東西保留在此，明早局長到來，聽她的發落便了。」警察那能料到冤家路窄，偏偏遇上喪門神？他祇顧鞠躬央求饒恕這一次。管理員那裡肯依？他冷笑道：「這不是講交情之事

，你要放明白了！我知道你們是聰明的，給我發覺了，也不妨，還落一個拾物不昧的美名咧，」說罷，他掉頭不顧，拂袖去了，那警察一看糟了，這事要一壞而不可收拾，他想着，正沒理會處。隨着那管理員去，已經緊緊跟着，走來一名同事的警察，笑道：「大哥，您跟我走罷？屋裏歇一歇去，別在這兒站着咧，」這警察聽了這話，焉不明白？他便爽快答應道：「好！誰教我落在這嫌疑犯三個字裏頭了？我也懂得這套官事，不用費話，我跟你走了。」那警察笑道：「大哥，您明白，官差不由己，這不怪我們，您幫我一個忙，」這警察赶忙答應先行，那警察步步後跟，二人走回宿舍來，這一晚上，這傳書遞柬的警察，便算失去自由了，他們耗到第二日，天明了，果然八點多鐘，那管理員又親自來了道：「帶他上去，局長要問，」那警察連忙答應，帶着這警察一到局長室，祇見那張局長端坐室中，並無他人，她看見來了，早已離座，喝那警察出去門外，室內祇有張局長，和警察二人，她非常和婉的，問過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我聽了管理員說，並不曾問你，我素日待你們不錯，你實話說來。」這警察一見張局長的態度，他是個中人，如何不知這是問案的一番手續？因央求道：「局長明鑒，我們當小差使的，一個月掙的錢，自己生活，還要養家，多一步路，永不肯走，決不敢做責任以外之事，這次，情實冤枉，因為這機會，太湊巧了。」張局長笑道：「你們的難處，我完全知道，不過，我的難處，你們也要知道知道。此事雖小，若是給外人知道，於我們閣局人員，均有利不利，現在我且問你，你以前有沒有信件，送給郭碧蓮？」警察道：「沒有，真正沒有，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，這是初犯，更好辦了。」警察道：「局長饒恕，我這

回愜唐，下次不敢多事，我情願調往他處，不在本局服務，我祇求保全我的差使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那麼好了，你的地位，我可以保險。不致動搖，並且以後，還讓你在本區繼續服務，不過，你是帶罪圖功須要聽我的命令，去辦一件事情來才成。」這警察聽說有此寬大的待遇，他本做錯事情，後悔不迭，怎不感激？祇有鞠躬稱謝道：「局長的恩典，我永遠忘不了您祇要保全我一回，讓我赴湯蹈火，我全可應命。」張局長笑道：「這沒有若許麻煩，祇是請你聽我的調遣。」說罷，她秘密傳授警察一套話語，令他一人出去。隨後她又另派一名管理員，緊緊的跟隨這警察以作監視。這警察倒是一個誠實份子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他因為保全個人的差使，不得不去，出門一直的，走向今朝報館而來，到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極其破舊的木板門，挂着一塊木牌。木牌藍地白字，寫着：「今朝報館。」兩扇門開着，門洞裏傳達處外，有兩個信差，蹲在地上，圍着一個賣糖葫蘆的抽籤賭博，這警察走上去，咳嗽幾聲，那兩名信差一抬頭看見警察來了，他們嚇得站起來，就跑進去了，那賣糖葫蘆的看見，也嚇壞了。他三把兩把，將那籤桶子，掖入懷內，提起一木藍的糖葫蘆，陪笑道：「先生。您來了！這糖葫蘆，果子大，糖高，再好沒有，您來兩串吃罷，我請客。」這警察見他們害怕，不由笑了道：「不要不要。你快快躲開。」這賣糖葫蘆的聽了，如逢大赦，他閃開身，逃也似的一溜烟跑出去了。這警察再走進傳達處，看時，一個老頭子聽差，在睡覺，他叫得醒了，那老頭子問他找誰？房捐過幾天罷！這警察笑道：「我不是要房捐，你看我連口袋也沒有帶，我是女子教養局的，有事情找你們的關寫實先生面談。」老頭子仰了一仰脖子道：「太早

了！他恐怕還沒有起。」這警察道：「沒有起，也要叫他起來。您就說：他昨天託我辦的事情，我已經給他辦好了，今天有回信到來，我要當面報告他。」老頭子遲豫道：「這可不敢一定，我進去叫一叫他，看他見不見罷。」說着，他請警察在此等待一個人進去了。過不大一會，老頭子回來了。笑道：「關先生起來了，請到編輯部談話。」這警察應着，跟他又走進來，這是一個小小的院子，大約連傳達處算上，也不足四五間房子，老頭子帶他一進房門，他幹自己的去了。這警察看這編輯部，原來兼作宿舍，還放着兩張床。那關寫實披着衣裳，坐在床上，正穿襪子。看見他來，連連招呼請坐，招待不週，敬請原諒，這警察笑說不敢，隨便坐下了，關寫實本是出於意外，他穿好了襪子，拖着皮鞋，下床笑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昨天倉卒，沒有領教貴姓，那名片已經遞給郭碧蓮了，我這裏謝謝你了。」這警察笑道：「那沒有甚麼要緊，我姓王，大家都是交朋友的人。」關寫實又取出香烟洋火相讓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方才我聽說：那信王先生交給郭碧蓮，並且有回信到來了。」這警察也大方不拘，吸了香烟，笑道：「這是不錯的！她昨晚看見那信，歡喜極了！她打算今天和你面談呢。」關寫實不料這警察，輕輕的，說到什麼打算和自己面談！登時似疑似信的，不禁笑道：「這是真的麼？不能的罷？」這警察吸口香烟，端然正色道：「關先生，誰來騙你？真是如此，我不瞎說，她感激關先生之善意，極其希望你面談，如果不嫌棄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那也無非說說罷了！我去那女子教養局不是一回，甚而享我以閉門羹，進都進不去，更是談不到面見郭碧蓮了，他空自有此打算，有此願望，又有何方？恐怕永遠也就是打算，願望而已，幾時又是達

到目的之一日？我們見不着面了。」這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何必爲難？我今天爲的是甚麼來呢，我不是無緣無故的跑來的，我是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的。」關寫實如入五里霧中道：「王先生有何方法，可以令郭碧蓮和我見面？我也是感謝極了！」這警察拋去香烟尾道：「關先生現在有功夫麼？」關寫實道：「有！」這警察立起身來道：「關先生若是想見郭碧蓮的話，現在就可以見到，祇要你屈尊幾步，跟我走一趟。」關寫實喜得一把抓住這警察笑道：「你是一個當官差，穿官衣的人，可千萬不要說笑話玩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我糊塗死了。」這警察道：「關先生你還不去，她等你。」關寫實道：「她在那裏等我？我不相信了。」這警察笑着。又坐了下來道：「關先生你是沒有聽明白，怪不得你。實話告你，那郭碧蓮知道你三番五次，多方領取她未成的，這份好意了，她又看見你寫給她的名片，她是請你去，向你耍個主意。」關寫實這半日，迷離恍惚，如果不是剛睡醒，他真以爲是做夢，因問道：「她向我耍甚麼主意？她和那陳阿金的事情呢？」這警察道：「她要你幫助她呢！那不是她的本心情願，你一去了。大家一討議，她求之不得的打消呢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們在那兒見呢？」這警察道：「你跟我去，那女子教養局的旁邊小胡同內，有一個常年鎖閉的角門，這角門，我拿管鑰匙，偷偷的開了，放你進去，這本是一個小跨院，常年也沒人進去，我帶那郭碧蓮來，你們二人在這裏見面，豈不甚好？」關寫實聽得奇突道：「這何不讓她出來呢？能够麼？」這警察笑道：「這主意我們當小差使的，可不敢做，我們祇這一開角門，就已經冒着塔大的罪名，倘然放她出來，不幸跑掉了，怎生是好呢？」關寫實猶豫

久之，兀自不能自決的問道：「這個就沒有危險了麼？」這警察笑道：「大家都是養兒女的，決無傷天害理之人。」關寫實見這警察，說得誠實，他猶豫的念頭，馬上便化除了。說道：「好！王先生，謝謝你這來往穿梭的好人，我們日後，但得稍有得志，一定不能忘掉今天。」這警察笑問道：「關先生，我們不談閒話，我是官身子，功夫頂少，您到底是去是不去。」關寫實穿着衣服，繫着襪帶，忙個不了道：「我怎麼能不去？王先生，你這早的跑來了，不能辜負好人，我若不去，那就是不知趣了。」這警察站着身軀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關先生，你就快收拾罷，我這是忙裏偷閒的出來的。」關寫實忙喚聽差進來，去打臉水。這警察看見他細搓細洗把一張臉翻來覆去的洗完了，擦上雪花膏，搽上撲粉，整理整理身邊，香氣四溢的，才笑說聲道：「王先生，我們應當走啦！」這警察故做無事，尋着他的開心走出來道：「關先生這一打扮，和剛起床的樣兒，換了一個人，真不愧是一個能唱花旦的角兒！」這話說得關寫實急不得，惱不得，他祇有笑道：「王先生真有趣味，你是一個愛說愛笑的，這對了我們的勁了，」這警察也是一笑，他兩個走到那女子教養局，那警察當真所言不虛，他帶着關寫實，逕去旁邊的一條小胡同內，令他站在一個關着的小鐵門旁勿動。然後囑咐道：「關先生，你看，這就是我們的小角門，這是常年經我手，管理鑰匙。你且容我進去，偷偷開開這門，你就可以進去了。」關寫實身臨其境，目觀眼見，情知所說是實，他沒有別的希冀，祇有笑道：「王先生，請你快快，慢了我站着不便。」這警察笑道：「沒有錯，我決不會慢了，手到擒來。」說罷，他慌慌忙忙的去，關寫實到得今日，他也好笑。

之至，想不到夢想爲勞的郭碧蓮，今日居然在此相見，這在異日回憶，才是差足尋味，想着，他也不由暗叫幾聲：「郭碧蓮，我的人，我今天要見到你了。」叫得魂魄都有些蕩然了，忽然那鐵門內，輕彈幾彈。那警察的聲音，輕叫道：「關先生，關先生。」關寫實連忙收回心神來，應道：「是！是王先生麼？」那裏邊答應等一等，隨着嘩啣聲響，一扇鐵門開了。這警察赫然站在門內笑道：「關先生您快進來，留神別讓外邊人看見了。」關寫實趕緊不顧一切，邁進來了。笑道：「王大哥，郭碧蓮來了沒有？」這警察令他且勿高聲，帶他向內走來，這裏原來一帶牆夾道，高草叢集，兼有幾處骯髒的鳥糞，倒是一個人跡不常到之處，這警察帶他進來一連三四間破敗屋宇，笑道：「關先生，屈尊屈尊，這裏也沒有一個座位。」關寫實見這屋宇，多年未加修理，房頂透天，露場幾個大洞，這倒好，坐在屋裏，便可以做日光浴了，連忙笑道：「王先生，這就可以了，不必客氣，我就在這裏等了，」這警察周圍巡視至再，方才搬過幾塊半頭磚。笑道：「屈尊坐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沒有別的說，還是請您快一些。」這警察按着他的肩頭，令他坐了下去，拍着他的肩頭，笑道：「關先生，這可要多候一候了。郭碧蓮現在還不知道，我這是先領您進來，馬上再告訴她，讓她偷功夫來。大約最多半個鐘頭，您放心，這裏無人來。」這警察說得好聽，關寫實又是抱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的念頭，所以他就放心大胆的坐着道：「是了，王先生請，不過，越快越好，以速爲貴。」這警察答應着，走出去了，關寫實在這屋裏坐着，定一定神，覺得這大大的，幾間空屋子通連，沒有一件擺設，也很是其怪。再看一看，又不然。屋子的一角落，却

放着一隻挺大的木佛龕，破破爛爛，也不知當年供的甚麼佛？或者這教養局，當初是一座大廟改造，所以有此？那麼郭碧蓮會來了，說不定和玉堂春一樣，那邊就是陽台，關王廟內，會一會佳期呢？想得幻入非非，忽聽脚步嚮來。關寫實以爲是那警察來了。他趕忙的。一眼望去。却見那房門以外，并不見人來，這脚步聲，原來是自己所不能看見的發自山牆以外。屏氣凝神，聽得近了。靠牆不遠，忽然沒有嚮動，自然是站住了的關寫實想來，這是誰呢？到這人跡不常來之處？這時，又聽外面有人說話了。不是一個？原來無獨有偶的，來了二位。祇聽一個聲音啞啞的，男子喉嚨道：「這幾天，活該走背運！厨房大師傅祇顧賺錢不管人的死活，這幾回的白菜湯，稀里稀溜，也不知倒進多少凉水？害得人常常跑肚子，缺德極了！」關寫實一想，這原來是一個跑肚子的男子，但是他既然跑肚子至此，何以聽不見大便的聲音？又聽另一個爽朗的聲音道：「這話對呀！我這幾天還疑惑是水的不好又發生多少大腸菌咧？這一說，真是廚子的可惡，他把凉水倒進菜鍋，害得我們大家跑肚子。」這話仍是祇見他們說，聽不見跑肚子的聲音，猛聽那啞喉嚨叫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！老天爺不可憐我們跑肚子的人，下起雨來了！」關寫實聽罷，這可是痴人說夢了！眼見這破房頂，還透進陽光，怎麼晴天說下雨？又聽那另一喉嚨喊道：「我們進屋裏去大便，避避雨。」這一提議，那啞喉嚨，果然隨聲嚮應着，說道：「呀！我們是不常來這邊的，把這幾間破屋子，居然忘壞了，如此我們進去，躲避一躲避，」關寫實聽到這裏，他們竟要進來，這還了得！他可是真急了，舉眼一望，可憐這屋子雖大，決無可以躲避之處。祇有那大佛龕，裏面黑洞洞，可做臨時避

難所，他迫不可待，急起來過去，爬進去了，那外面脚步隨着幾響，兩個人已經走進來，關寫實料到今天，兇多吉少，自己多分是已上當，他無暇痛恨別人，祇有躲在佛龕內，一口大氣也不敢出，縮成一團。半響，忽聽耳旁，撲嗤一笑，關寫實嚇得亡魂皆冒，又聽得那啞喉嚨笑道：「朋友，出來，出來，這裏不是睡覺的所在，你倒舒服的很！快出來！」關寫實伏着不敢應聲，他心跳得險些撞出腔子來了，隨後那爽朗的喉嚨，也發話道：「這是那兒來的？出來不出來，把佛龕拆了。」關寫實一想，這說不得了，角門關不關尚在不知，莫若闖出去，圖一個最後掙扎。他念頭一動，勇氣陡增，身軀剛一挺，陡覺腳下一軟，勁頭使不上，那佛龕有一倒下來，把他便牢牢扣在下面。關寫實哎喲都不敢，他忍着一身的跌痛，未便掙扎。那兩個人見狀，哈哈大笑。隨聽身後，一陣活動，佛龕後的木板，已給他們抽出去。接着四隻手一按，關寫實這正是馬爬在地上，如何掙扎得來？他禁不住失聲，叫了一聲，那兩個人，原來是兩個身軀長大的警察，他們那裏是來大便，衣服齊齊整整，分明是特來捉人。那粗啞喉嚨的警察一把提着關寫實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不要怕！我們是來請你的，局長知你來了，特在局長室坐候，請過出談談。」關寫實急遽之下，渾身的塵土，雪花膏撲粉的面龐，也給蛛網灰塵挂滿，他手足無措，祇有苦笑道：「我去，我去，」這兩名警察笑了一聲，壓着，不合他絲毫掙扎，逕出空屋，走過一個院子，掏繩子，拴住他的臂膀，一個警察進去局長室回了幾句話，出來傳他進去，關寫實這時，真乃「掏盡三江水，難洗滿面羞。」祇得把頭皮一硬，走了進來，那張局長看見，假吃驚道：「這不是關」？關寫實此刻，尚

有何說？無不在洞悉中，他爽的笑道：「張局長，你不必說了。我是關寫實，這是我的瞎眼！上當就是一回，以爲粗心大意者戒。請吩咐下去，這回官司，我脫不過去，聽你的發落便了。」那張局長見說，她忽走下位來道：「真是關先生，你們快快，鬆了繩子。」那兩名警察見說，他們尙在不肯相信，兩個人相互看了一眼，不知所措。張局長又喝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我令你們去請關先生，爲何將關先生繩上繩子？還不快快的，把關先生鬆去繩子。」那兩名警察見是真的，他們不敢不聽，果然過去，繩子鬆了。關寫實不解所講，這彷彿水滸傳上，宋江的行徑，又如同孔明在七擒孟獲。他弄得胡裏胡塗，也如警察一般的莫知所措起來。那張局長帶笑，請他坐下了，宛轉的問道：「關先生，那是甚麼意思？爲甚麼從角門進來。躲去空屋子裏？誰教你進來的呢？」關寫實見她裝着胡塗，那裏肯信？他道：「張局長不要多費言語，我已經爲貴局警察誣來了沒有甚麼說的，我情甘領罪就是。」張局長道：「關先生真是客氣，你猶不肯明以相告。那警察他都說了。是你花錢買動他，令他開角門放你進來。昨天已經令他和郭碧蓮約定了。」張局長說完，關寫實叫屈道：「我那裏和郭碧蓮約定了呢？是她的好意。派警察來約我，我不察虛實，已經上當了。」張局長冷笑道：「關先生，你莫要胡塗着。那警察是不知道你姓關的？祇知道你昨晚給他錢，傳書遞籤。今天來，開角門，由你携帶她同逃。未能成功罷了。」關寫實欲待再爲辯說，那張局長吩咐那警察，叫進那知法犯法的警察來，果然這警察來了，他臂膊拴縛一道白繩，進門便叫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你貴姓我也不知道，因爲幾塊錢，你把我害了，我一家仗我吃飯，我一犯法失業，全家都要挨餓

起來了。」關寫實不知他們到底，要玩甚麼把戲？他一聞此言，祇有生氣，那有話說？那張局長問道：「關先生，你怎麼樣呢？」關寫實道：「我怎麼樣？我一惟貴局命令是聽便了。張局長笑道：「我並不是爲難你！我是令你可憐那警察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要怎樣可憐他呢？」張局長不慌不忙，從抽屜內，摸出一塊字紙來道：「關先生，你我都是在社會上做事之人，誰也不會趕盡殺絕，有何仇恨。這裏有一張字據，你若能畫押，按上你的斗記，則大事可了，決無爲難，馬上請你出去回家。」關寫實道：「甚麼字據呢？」張局長給他細細看。那字據所寫，原來是：「立字據人關寫實，某省某縣人，現年若干歲，任某處職員，茲因行爲失歛，誤與女子教養局養女郭碧蓮私相約定同逃，而爲該局發覺，蒙念及初犯，不予深究，情願即日離開北平，不再誘惑郭碧蓮及任何養女，倘再故犯，情甘認罪。恐口無憑，立字爲證。關寫實看罷，他着實又作難起來，說道：「局長令我寫立這張字據，是何意思？我此來，實在因爲郭碧蓮約我來的，并非我自己來的，此來的目的，乃是見面談一談話，並不是我邀她，偕手同逃，這一層，局長並未分辨清楚，請再想一想爲是。」張局長聞言，毫不爲意，祇對那警察道：「你說！你把剛才所招認的，對這位關先生說一說，這警察果然應聲訴道：「關先生，請你說了罷，免得皮肉受……。」說道這裏，他一想，不對，這是公案書上的俗套子，這裏不能用，連忙改口道：「免得別人冤枉受累。」關寫實道：「你不要隨便說，請你仔細想一下，你和我說的甚麼？」這警察道：「我和你說甚麼？我不認識你，你是害我們一家子人的！我不能因爲你，去衙門裏受罪，我祇好全給你說了，不能代你瞞人，」

關寫實再欲辯白冤社，那張局長已搭言了，她道：「不必說了，送你們走罷。」說時，她的手已抄起電話耳機，關寫實見此狀況，實在吃不消！自己若去官裏，一面是警察，一面是女子教養局，那不是要！趕忙道：「局長電話不要打，我這字據簽上字又怎樣是好呢？」張局長耳機一放道：「你簽字，如約履行就是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離開北平，沒有飯呢！」張局長從容笑道：「你何必認真？我這是交代這一層手續罷了！我們彼此都是社會上做事的，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能够大家過去，大家過去好？我個人以為，祇要你從此，不來女子教養局，多般為難，翻新花樣，即為盼禱，並無其他奢望的。」關寫實這片晌，也不知張局長鬆鬆緊緊，安着甚麼念頭？他想者，與其到官丟面子，不如即此了結，自己去外埠躲幾天，且看如何？誰教上當起來，霉頭業已觸盡了？想到其間，爽快的應了道：「如此，我簽字了，簽字以後，張局長請即履行所言，就是了。」張局長道：「誰和你失信？我們若不是因為可惜一個得力的警察，誰來如此費事？一方面，也因為大家都是熟人，不願意多結冤家，彼此交代過去，事情告一段落，也就完了。」關寫實簽字，加蓋斗記，那張局長果如所言，她親自送着關寫實出來，鞠鞠躬回去了。關寫實連自己，也恍如做夢，不相信人間，有此實事走出來，究竟是胆怯，扯一篇謊言，去報館請幾天假，遠走天津，這幾天的北平報紙，可就又熱鬧了。紛紛刊載郭碧蓮婚事，將成泡影，陳阿金任職姊妹商店，不過月入十餘元，不足瞻養家室，且有令郭充任店員之意。故郭碧蓮以其動機，不甚純潔，且反覆無常，屢次食言，極無信用，對於陳阿金領取為妻之盛意，業已正式謝却此事，蓋已作為罷論矣！關寫實看罷這新

聞，意所未料，胸襟爲之舒暢。他想：此事罷論，於己總可無碍。那麼他冒着胆子，隨又趕回北平來。一回北平，那友好未悉他離平之故，大家匆忙未談，晚半天，他偷空街上閒溜，忽然遇見那女子教養局的原辦警察了。他老遠的直招呼道：「關先生，關先生！」關寫實一看是他，嚇壞了！那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，請你不要怕！我現在已不在原處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沒有問你在不在原處。我這是從天津來的，北平看我母親。我母親患病甚重，我不得不來看她一看。我現在在天津，謀得最好的職業，來一半天，即要回去。我事情頂多，你不要耽誤我，晚車我就走了。那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，請你站一站，不要忙，我這是好意的。」關寫實笑了道：「是好意！但是，我沒有功夫，不能多談。」那警察一把拖他，走進一家大茶館坐下了。說道：「關先生請不要誤會，官差不由己，上次我實在對不起。而今我與女子教養局脫離關係，業已另調他處服務，我們不妨談談。」說着，他吩咐泡壺好茶來。關寫實如坐針氈，那裏肯信？他道：「這位王先生，你爽快的說罷，我坐不上幾分鐘，我是一個忙人。」那警察替他斟過一杯茶來，離座而起，朝他打了一躬。笑道：「關先生，你還是不了然的。我真應當謝謝你的，我因爲上回事，提陞爲警長了。」關寫實忙着起來還禮，看那警察袖頭的標誌，果然非比昔日，實是一位警長的身分，越加疑惑了。祇得笑道：「是的！是陞警長好極了。事情加多，責任加重，權力也更大的了。那警察坐下讓讓吃茶，說道：「正是呢？我本是一個沒有學職的，愈顯着不好辦咧，」說畢，他又添上一杯茶來，笑道：「關先生，這是一家帶二葷舖的大茶館，我沒有甚麼奉請的，給你耍碗餛飩，來碟包子吃罷。」關寫

實安肯吃這點心？忙又推謝求去。那警察堅決挽留的。笑道：「關先生，不要客氣。你聽我講講這道理。你自然安心。吃我這頓了。」隨說，隨已吩咐下去，關寫實道：「王先生，你到底，是甚麼意思呢？我素來不無緣無故，吃朋友飯的。」那警察道：「現在我已陞任他處爲警官，關於女子教養局之事，不妨談談，我那次屈尊關先生，純粹由於張局長所派，因爲我接受關先生的委託，給她發覺了。」那警察說到此處，即將那晚接受名片，遇到管理員而敗露，一番情節，附帶告訴了，隨又補充道：「至於此後的情形，你是一個案中人，自無不知，張局長令我邀到你來，一台戲唱完了，她緊跟着下令，調我他去，保薦我陞任警長，這怎非你之所賜？」關寫實聽罷，他焉能知道，其中複雜如此？趕緊問道：「這且不提，我所不明白的，就是那張局長爲何入我於法，而又出我於法？這解鈴繫鈴，終是我不能瞭然的！今天如果你能解說我聽，這比請我吃飯的酬勞，還要大咧。」那警察道：「你慢慢的，聽我說來。」言下，又添上一杯茶，那警察繼續講道：「這事情，也不複雜，說起來，平常極了，第一，那張局長令你上了圈套，算是一個斛斗，跌在他們手裏了，使你從今以後，不取再上門麻煩，第二，那郭碧蓮始終對於姊妹商店陳阿金，并未表示同意，她以此要挾，逼她答應。」關寫實聽得郭碧蓮，此等志節純烈。不由佩服道：「這就是了！原來她始終並未同意！怪不得結果逃不出罷論呢！現在郭碧蓮怎麼呢？」那警察道：「郭碧蓮當不起她軟硬交攻，好壞兼施，所以她最後是答應了，她答應以後，不料那陳阿金方面，復又發生了問題。」關寫實皺着眉頭，頗爲不耐道：「這中間的波折，也太多了，真分我也不敢相信，這是事實了，」那警察道：「是的！這話若是說給別人聽，一

定無人相信，那陳阿金的問題，沒有別的無非對於張局長的條件，一件也未辦到，拖延下去罷了！「關寫實談至此間，極欲一知郭碧蓮的現況，他忙又問道：「陳阿金那方面，並無誠意，那不必說了。現在郭碧蓮身體好不好？吃飯多不多？每天做何消遣？將來以何爲出路呢？」那警察笑道：「這一層，我不大了然。不過知道現在又有兩家商店找她呢。」關寫實緊接着，又問他道：「這兩家店商，是那兩家？」那警察道：「恍恍惚忽，記得第一家是上海中央球房，寫來一封信，願聘她爲看台店員，每月薪水商妥，路費均由彼方担負，第二是北平的一家得意球房，也是聘她，爲看台女店員，這兩家規定與否，不得而知。」關寫實得此已足，再問那警察，他也不知道了。他連忙笑道：「這得意球房，是在西單市場的，我知道它的地址。回來我去問一問，這又是兩件絕妙的新聞咧。」那警察笑道：「關先生，依我勸你仍以少出風頭爲是。你在女子教養局，已有底案，能老實，還是老實着好。」關寫實却問清楚了，吃他一頓，不由慚愧笑道：「王先生，你不要誤會，我是沒有甚麼心思的，對於郭碧蓮，毫無情感之可言了！」那警察也笑道：「我這是忠言逆耳，一句良言，聽不聽，則在關先生，天下美女子不少，焉用看重於區區一郭碧蓮？」關寫實道：「這就是笑談了，我不過說說：這又是一件好新聞罷了！」那警察也怕說多了，他臉上下不來，看見點心來了，趕緊笑道：「關先生的責任，仍然忘不掉！這倒沒有甚麼，左不是我不在教養局了，隨便你發表，與我無干，包子餛飩來了，快請吃吃。」關寫實也趁此下台，笑說聲：今天打攪，不恭之至！隨着手下明白，一個包子，一匙餛飩，大吃特吃起來，那警察陪他吃得飽了，二人出來分手，各奔前程去。

了，關寫實走下來，這倒有了事情做，樂得抓這一件現現成成的新聞，回來寫一段「本報特訊」，以供今朝報採用。上海鞭長莫及，北平西單商場的得意球房，當然，一舉足之勞就到了，關寫實決定方針，一直走向西單商場來，祇見那得意球房，是附設在一家餐館的三層樓上的，進門一打聽，那茶房笑道：「這裏就是得意球房，我們是台球一樣，八張台子，你打幾盤，請裏邊坐，」關寫實道：「我並不是來打球，我也許來打球，那要看將來的機會了，你們這裏有沒有看台的女店員陪同我們客人打球？」那茶房應道：「有，有，不過今天早一些，還沒有來，一會就來了。」關寫實又問道：「你們這裏的女店員，一共有多少位？」那茶房笑道「一共四五位，還有一位特別約請的，不日也要來了。」關寫實見茶房欲說不說，似已春雲漸展了。連忙問道：「這位怎樣特別？幾時可以來？」茶房雙手抱攏，滋着一嘴的白牙，笑了一笑道：「這位就是報紙上登的，那位郭碧蓮女士呀！」關寫實故做驚訝道：「她現在女子教養局，怎能到這裏來？況且她也不是幹這個的。」那茶房笑道：「她不是幹這個的，幹這個，可又比在三等下處，幹那丟人對不起鬼的買賣高極了，我們經理，四外託人運動，花錢打點，不怕她不能出局，這也是慈善事情，一舉兩得，好的很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那麼等她來了，我一定先來看她，這個女人，報上空刊登若干時日，人人皆知，可是我們好多人，全沒有看見過她，我倒看一看她是何許人？」茶房笑道：「是呀！就請您留神報紙，我們必登出日期，祇要決定了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這以後再看她，不必出前門了。」那茶房也笑道：「對了！你們客人，樂得省幾步路，我們這是球房，比那三等下處，不是又高出一

等？」實寫實哈哈笑道：「這就不敢，你們這裏是正當營業，怎比得三等下處？」說到這裏，一笑出來，跑回今朝報，不顧別的，提筆匆忙的寫了起來。那對面坐的編輯先生，看他進門伏案疾書，狀頗得意，趕緊笑道：「關寫實先生，你這是寫甚麼？可是本報特訊？你請過幾天假，歇過些時，也該賣一賣力氣了！」關寫實抬一抬頭，得意而笑道：「總編輯先生，我現在又得到一些新材料，關於那郭碧蓮的新聞。」那總編輯不屑的，撇着嘴唇，笑道：「郭碧蓮給我們提的不愛提，報上登的太多了！看報的先生女士。也着實的發生厭倦。我們不妨少寫一點，不要永遠以她爲第一條，白佔我們寶貴的篇幅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這實在是條嶄新的消息，又有兩家球房，要聘用她爲女侍。」總編輯笑道：「這我早知道了。」關寫實詫道：「你聽誰說的？我這是剛聽人說的。」總編輯笑道：「我也才聽說了，不久。每天早起，我不是照例，要出去轉一轉，跑一跑新聞的麼？今天我碰上舊事新聞的，外勤記者老宋了！據他說的，上海北平，已有兩家球房，想用她爲女侍。」關寫實一聞此言，滿頭的高興，一下丟去爪哇國了。呆然道：「那舊事新聞的外勤記者老宋，竟然如此厲害？他已經知道了。」總編輯微晒着道：「你不可輕視他，他是平等大學新聞科學士，跑起新聞，游刃有餘，據說，他連球房聘函，已搜尋到了。」關寫實發了一回怔，老實沒有方法。說道：「強中自有強中手！我是望塵莫及的。那麼，我們不妨略寫一寫，究竟這是我的特訊不是？」總編輯一伸手抓去他手中的毛筆，笑道：「我勸你不必了！他業已跑去得意球房，問詢究竟去了。我們趕不及他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這有甚麼趕不及？他們有特訊，我們也有特訊呀！」總編

輯笑道：「我勸你不要徒勞，你兀自不肯聽從，你想，老宋一去，舊事新聞的夕刊，定然今晚先行披露。我們的新聞，寫出一朶花來，也是落在人家後面了。倒不如老實剪錄他的，比我們自做，還省事咧！」關寫實一聽，這理由，無法駁辯。祇好擱筆道：「等他們的夕刊來，我們看一下也好。或許他寫的不完全，要我們代為補充，也未可知。」那總編輯聽他大言不慚，他祇有微笑不語，兩個人等到夕刊來了。總編輯一看便笑。說道：「這還用我們補充，人家已經進一步了。」關寫實寫着社會新聞的題目，聽了，把筆一拋。兩隻手指頭交插起來，活動幾下道：「他怎見得進了一步？莫不成那郭碧蓮，准如所請，她已然恢復自由，出局來了？」總編輯擠一擠眼皮，微然一笑道：「那老宋厲害極了！他的筆下，業已搗穿黑幕了。」關寫實忙的就搶那報道：「這裏邊有何黑幕呢？他怎麼搗穿的？讓我來看。」總編輯手把報紙，毫不放鬆，說道：「你是一個傻子罷了！讓我來，念給你聽，你就知道了。」說着他慢而又慢的，念道：「郭碧蓮近況，兩球房欲聘為女侍，衆矢之的，野心家頗多。」關寫實看不見報，祇好肅然靜聽，說道：「這也不過新聞的一起頭，題目而已，底下的文字呢？」那總編輯念道：「本報特訊：郭碧蓮自姊妹商店，陳阿金一再碰壁，已數日不聞動靜矣！茲據本報特訊，昨日又有上海北平二球房。擬奇貨可居，聘郭為女侍，原函如下。」關寫實哼一哼道：「這跑新聞的手段，着實高妙！果然，他把來函原文，一一搜尋到了。」總編輯又讀道：「碧蓮女士惠鑒，閱報屢讀女士遭遇，曷勝同情，鄙人為上海彈子房經理，不揣冒昧，願助女士自食其力，擬聘為敝處女侍，未悉希望報酬若干？路費並可由敝人担任。」

總編輯讀到此處，笑了一笑。又繼續道：「尙乞賜覆。即頌刻安。上海彈房子經理祝寶山拜啓。」關寫實聽畢，說道：「這是那上海的來函，北平得意球房的來函，又是怎樣呢？」總編輯吃了一口茶道：「你慢慢聽着，等我念下去。這封信的起頭。碧蓮小姐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小姐兩個字，妙極了！用在郭碧蓮身上，尤爲妙絕。」總編輯念道：「碧蓮小姐，閱報得知，台端遭週不幸，身墜烟花，良深感概！所以欣慰者，現已重見天日，棲身教養局，仍擬服務社會，俾得自食其力，不爲男人附屬品！凡我讀者孰不欽佩？」總編輯讀至此，也爲之失笑道：「這馬屁，拍得妙極了！」轉着又念道：「敝球房開設西單商場樓上：頗具規模。同業女侍，每苦不能應酬週到，茲擬聘請，台端，爲敝球房女侍，以資完成，台端未竟之志，而爲敝球房增一生力軍。未知 肯否屈就？冒昧之請：殊爲汗顏之至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得了！底下用不着再念：無非某某人拜啓，敬頌 大安。」總編輯道：「是，我們不必念了。你再聽底下的新聞。本報聞訊，首赴女子教養局探詢。據悉，確有此事，惟郭碧蓮本人尙在考慮，並未表示可否，記者即另途趕赴得意球房，不料甫至門首，即又有發現。」總編輯讀到這裏，停了一停。故意笑問道：「關寫實先生，我測驗一下，你的智慧如何？這裏的發現是甚麼？你若猜得出，我請客。」那關寫實着實莫測高深起來道：「老宋這位先生，又玩甚麼花樣？真是了不得，又發現甚麼？給他戳穿了。」總編輯道：「我們說的就是，他這是給人家戳穿黑幕了。」說畢，他不念了，把報紙逕自交至關寫實這邊來，令他自己去看。關寫實看了一看，那下面繼續的文字。乃是：「此發現殊爲出人意外，蓋得意球房之地址

，即在姊妹商店之樓上，相隔僅一層樓板。」關寫實看到這裏，連他也不禁驚呼起來道：「這得意球房，豈不是和姊妹商店是一家了？」總編輯笑道：「你看完了整個的，再作批評，這時候一片段，是看不出來老宋機警的。」關寫實看下去，那下面乃是：「兩家營業，雖不出入同一門戶，已足啟人疑竇。及入面問訊。」關寫實看到這裏，禁不住念出聲來了道：「侍者答覆，殊爲支吾，屢言經理不在，忽聞其他侍者互語：『明兒咱們要瞧瞧郭碧蓮的了！』」一語再語，狀頗得意，記者至此，完全了解，此不過與姊妹商店一鼻孔出氣，完成陳阿金之志願耳！奸商視郭碧蓮爲奇貨可居之真面目。至斯，業已整幅揭露，吾人亦祇有暗嘆「風之不古矣！夫復何言？關寫實念完了，擊節賞贊道：『老宋這一篇新聞，勝似萬馬千軍，包那當管者一見，認真一調查，此事不期然而然的，又作罷論了。』」總編輯笑道：「看起來，你還是一個飯桶罷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我怎見得又是飯桶了呢？」總編輯道：「你還不承認？」「人家也到得意球房去了，你也到得意球房去了，爲甚麼他可以發現得意球房下，是姊妹商店，你居然看不出來？」關寫實搖頭道：「其實，我也去過姊妹商店，無非事到臨時的一點靈機罷了。」總編輯，雙手倒剪，去腰背措一措，失望的道：「甚麼靈機不靈機？我們祇有甘敗下風，讓他們夕刊足出風頭罷。」關寫實給總編輯說得難以下台，他祇得挺着臉，憨笑道：「我們這一來，別的是瞎話，郭碧蓮再不用想見到了。」總編輯悠悠的笑道：「你還想再見見她麼？」關寫實又有何善後方針？他祇苦着臉兒，捶了棹子一下。說道：「我們是沒有指望了！風頭全讓人家去出罷了！總編輯果然不以爲他這是一語雙關，不過笑道：「不要

太失望了！我們是在別的新聞上注意的，這軟性新聞，可有可無，不要放在心上。」關寫實又焉能釋懷？他當日的新聞，發完了。這宗遺憾，總在心上懸掛着，認爲不能滿意。可是。他格於前者的失敗，又不敢貿然出頭。直到第二天的早上，他又看一看各報，有的果已登出郭碧蓮的反響，據說：郭碧蓮對於球房的聘請，一律置之不理，不作答覆。關寫實看罷，他撫然道：「這就是大煞風景了。這是一朵社會花，將她關在囚牢似的教養局內，究有何益？何如放將出來，供我們公開賞鑑呢？罷了！」說到罷了，他當真的。息了這一條野心，不作非非之想，而今而後，虛懷靜氣，專心致志，從事編輯生涯了。再過幾日，偶然在一個唱戲伶人晏會上，碰到一位老同業胡老頭子，見了他，拍着他的肩頭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可出風頭了！供着郭碧蓮，你也鬧成一楊胡塗。我真個佩服得五體投地了。」關寫實臉兒一紅道：「老兄，不要拿我玩笑，你近來聽說官司打的太多了。」胡老頭子，愁眉苦臉起來，說道：「可不是？我們報館自從給郭碧蓮鬧出笑話，風雨滿城，直到而今，爲時雖未數載，我們却已運氣上遭受無量的影響。銷路是一天比一天低落，廣告費也不好討索，弄到現在，索性一天到晚，直出官司，三天兩頭，坐在家裏，不斷接傳票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你是打官司老手了，怕他何來？報紙一打官司，或者更靈發達了。」胡老頭驢然一笑，摸着他的幾根鬍鬚，說道：「也就祇好如此說罷！你們那位郭碧蓮呢？祇好聽其自然了？」關寫實道：「不聽其自然，待要怎的？我種種方法都使盡了。」胡老頭又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她現在的情形，你可知道一二不知？」關寫實急忙答道：「我不知道呀！你可有新

消息？報告我一點。」胡老頭笑道：「我新近見着那教養局的上司了，倒還聽說幾句。」關寫實又復懷疑道：「不能罷？你有新消息，何不發表在貴報？」胡老頭嘿然道：「你這又是不懂內幕的外行話，你看我們報紙，關於郭碧蓮之事，可曾登過一個字？我們由始至終，隻字未提，祇看你們報紙，鬧的烏煙瘴氣，一邊熱鬧。這是我們自家分內之事，我們怪不好意思的，祇得犧牲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這且不言，祇請說那郭碧蓮。」關寫實問着，並已取出鉛筆手冊，胡老頭笑道：「我今天倒成功一個發表談話的要人了。我告訴你：那郭碧蓮在教養局內，每日隨班受教甚為平安，另外習學繡花，挑花，做的活計，極為精妙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這未免太少了，」胡老頭道：「還有那蔣鐵成，他現已變為老成了。」關寫實道：「這話是怎麼說呢？」胡老頭拈着幾根鬚鬚，睜着小眼睛。迷迷笑道：「蔣鐵成自從郭碧蓮之事一起，他跑趟天津回來，把一位母親死了，着了很大的急，現在他因為這回事的刺激，敦品勵行，潔身自好，每天祇知道工作，不像從前了。」關寫實笑道：「我現在也是埋頭工作，不問外事，他的情形：不大了然，現在他在那裏工作呢？」胡老頭道：「他母親故後，他初在二六新聞社的假李達那邊，當一當總編輯，後來又去那新出版的機關報，編輯新聞和文藝，他每月所入，報館裏還扣除儲蓄金咧！」關寫實有感於衷道：「誰說機關報不好？機關報紙的待遇，優異極了，每月薪水之外，尚有儲蓄金，這真叫我們報紙服務者，羨慕極了！那機關報的銷路，也好的很，這都是那主辦人經營得法之故，我們報紙都應當效法的，不應當對於工作人，毫無保障才好。」胡老頭笑道：「這且不言，那蔣鐵成現在忙的也够瞧，每天幹別的

，也沒功夫了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，都告訴你了。」關寫實忙謝過賞賜新聞，席散後，他帶着幾分酒意，一路回來，他這次的感想，也多極了，因想到自己也是一個盲人瞎馬，莫要如此下去，總要有個歸宿才是。他想着，那新聞，回報館關於郭碧蓮的，略略撰發一些。關於蔣鐵成的，却並未提及一字，原來那胡老頭，就是石頭報的好好先生，所以他深知一切。又過些日子，冬去春來，關寫實偶然去街上溜溜，忽然碰到那現世報的總編輯先生，路瘦梅了。關寫實也是和他認識的，不過，不很常見罷了，當下把手一拍，笑道：「你們這回，可落在後頭了！我頭幾天的郭碧蓮的消息，那是特訊。你們素常以特訊爲最得意，指望着那位，華北劇社游行部的女演員何仙姑，爲你們跑消息，這次怎麼樣？別剪呀！」路瘦梅的西裝蔽舊又是兜腮幫的黑鬍鬚，他恢復起頹廢的神態。懶懶的道：「你們不要說了！那何仙姑已經害苦我了！」關寫實又聽這是一件奇聞，他那能放過？連忙問道：「你別說了！你與何仙姑之事，以爲誰不曉得麼？早知道你們出出入入，比翼並肩，夫婦一般了。」路瘦梅悽然道：「我怎麼不做此想呢？但是，那何仙姑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，她不满意，她不足，她已經別有所戀了。」關寫實深感有趣的，又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路瘦梅道：「她入社以來，未及數月，即和我們社長發生好感了。直到現在，他們又已比翼並肩，出出入入相共了。」關寫實問來問去，問出如此沒趣之事，好不失望，因笑道：「瘦梅，我以爲世界上，最沒有情感的女人，要算是女戲子了，我們據所知的，演爲公開事實者，已非一個，她們都是以情感爲遊戲！抱定玩世不恭，劇戲化生活的實行者，我們不要認真罷。」路瘦梅頹敗着

一張灰色臉，廢然欲絕的，慘笑道：「我若不是飯碗問題，我已早和敝社長決裂了，現在，我祇有以柔軟手段，怙着她，回心轉意，不過，事實允許不允許？那就知道了。」關寫實仍然笑着，勸慰道，「路兄，你何必專以她爲目標？天下女人不少。」路瘦梅出着神道：「你那裏能知道？她的好，不在面皮上，完全在她骨子裏，最妙的，是她吸足幾口大烟，仰在床頭上，眼睛一迷縫，足足令我三月不知肉味，你是一個未經世的小孩子罷了，你那裏體會得到？」關寫實再要說時，路瘦梅面色一變道，「你和郭碧蓮呢？」關寫實祇得嚥下話去，不提此節了，提別的，又提不進去，茫茫然的，便算罷了。路瘦梅晃晃搖搖，神不守舍的，踱了回來，報館迎門，包月車腳鈴一響，一個夾外衣的女人影兒，閃進去了，路瘦梅神魂一振，急步追了進去，叫道：「仙姑，仙姑，我想死你了！你怎麼剛剛的來？」話言未已，祇見那何仙姑，面色凜凜然一似神聖之不可侵犯。一閃眼睛，她已抓起桌上專剪晚報的一把并州大剪，故出操剪欲絞的架式。嬌聲叱道：「瘦梅你又要瘋了，你又要瘋了！一路瘦梅跑進來的氣勢極猛，給這美人一叱，又不禁軟了半截。身子一溜軟灘灘的。跪在編輯部內，哀哀訴道：「何小姐，我沒有瘋，我實在沒有瘋，可是，今天社長恰好沒有在，我要請何小姐陪我去胡同外咖啡館談一談，坐一坐，何小姐，請你允許我罷。」何仙姑見他居然當面演出這等不堪目觀的醜態，她更急了。祇將雙脚一路踉蹌道：「你快起來！你真瘋了？一會來人，這是甚麼樣子？你快起來，路瘦梅長跪不起，雙目盈盈道：「我不起來，我祇需要你的答應。我可以起來，除非你允許我以後。」何仙姑賭氣道：「那也要等我寫完這特

別攔呀！」路瘦梅道：「那麼這是允許了？」何仙姑道「允許了。」路瘦梅彷彿小孩子一樣，擦擦眼皮，委委屈屈的一站。何仙姑手不停揮，祇管坐下寫新聞，寫得告一段落，把筆一擲道：「路先生，請你撰題目發到印字局，我走了。」路瘦梅憤然道：「那不行，我們的約會呢？你不能走。」何仙姑道：「我事情完了就走。」路瘦梅提起拳頭來，重重的，往桌面上一擊，以示堅決說道：「不能走，你失信了！」何仙姑見他神經緊張，至於極處，人非草木孰無情感？而況自己還是承他介紹，以至於身入現世報？因暫時軟化一軟化，起來又坐下道：「何必咖啡館？這裏聽你說。」路瘦梅看何仙姑爲自己所震服，坐下來了，也便應允道：「這裏就這裏，還可省下我一筆茶點費，這個時候，編輯部還好，不到熱鬧時候，沒有別人，我們在此談一談，也是一個變通的辦法。」何仙姑頭兒一歪道：「你有甚麼話？我給你十分鐘，總可說了。」路瘦梅徐徐一搖頭，長長笑道：「何小姐，我的話，豈祇十分鐘能說？我若說起來，十天八天，也說不完。」何仙姑也覺可笑。說道：「那你不會簡短一些？我不喜歡聽長的談話，」路瘦梅冷然笑道：「我知道，我了解，你這時候，豈祇聲我談話不喜歡？你甚至於看着我，一切都不喜歡了。」何仙姑仰面道：「你這話有甚麼根據？」路瘦梅道：「我當然有根據！譬如今天我約你去咖啡館，你公然拒絕，那就是不喜歡我的根據，」何仙姑道：「我怎麼可以證明：我還是喜歡你呢？」路瘦梅道：「那你就該拒絕他的交際，接受我的請求。」何仙姑道：「那不能，你不能滿足我。」何仙姑說着，又站了起來，路瘦梅橫着臂膀，擋在她的面前，瞪着眼睛，扳着一張哭喪起來的

臉子，說道：「好了！已經說到這裏了。你又不喜歡我了。我且問你：我甚麼不使你滿足了？」何仙姑當不得他咄咄逼人，立時又氣了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？」路瘦梅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」何仙姑話到舌邊，豈能不說？她伸着手，掄着手指道：「你的靈？你的肉？你甚麼甚麼，無一滿足我？」路瘦梅道：「好！你又是這套話了——那麼我再問你：當初是我介紹你入現世報的？你七零八碎，借貸我的錢文，是不是還少？」何仙姑道：「我借你的錢，一共多少，你開上賬來，由我負責，陸續籌還就是了。」路瘦梅道：「好的！那麼我介紹你，到本社工作的力量呢？」何仙姑道：「你有本事，儘管施展，不妨怎麼介紹我進來的，怎樣再請我出去。」路瘦梅祇落得哼然笑道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祇有社長能滿足了。」何仙姑一言不還，祇是推開他道：「話說完了，你快躲開，我要出去。」路瘦梅呆呆痴望着她，雙目落淚道：「你好！你竟自拋下我走了，你不回來了！」何仙姑格格格的，轉而一陣笑起來。說道：「你這就是班門弄斧了！這種幹話劇的調調兒，我都不愛幹了。」說罷，分手使勁一推。那路瘦梅渺小瘦弱的身軀，如何當得起何仙姑用盡平生之力？這一下來得太猛了！竟將他推倒就地，來了一個屁股蹲，何仙姑三五步跳開，一溜烟似的，跑出編輯部去了。路瘦梅摔得很疼，出於不意。他祇叫得苦道：「密斯何，密斯何，你先別走。」叫得幾聲，不見人言；但聽着那一雙高跟鞋，踏在地上，得得一路嚮出外面，聽不見了。路瘦梅怎能受得？爽性下了決心，爬起來，就追了出去。喊聲不斷的，祇叫着：「密斯何，密斯何！」追出門外一看，那何仙姑跑得遠了。直直的快走出這條胡同口外。路瘦梅定要辦一個水落石出，急

步追上去，一直跑到胡同口外，那何仙姑雇停妥一輛洋車，邁步剛才坐上去，路瘦梅追到了，他劈手就扯住洋車棚子，說道：「密斯何，何小姐，請你不要走站一站！」這話說着，他喘氣如牛，呼呼的，幾乎說不上話來的樣子。何仙姑也氣極了！她道：「路先生，你這是怎麼了？這是馬路上，不要鬧笑話罷，我是很尊重你的人格的！」，路瘦梅喘息未已道：「何小姐我怎麼得罪你了？何以見得？我把你氣成不坐包月車，坐起散座來了？」何仙姑道：「這是我的自由，你不能干涉！」路瘦梅道：「但是你不能和我決裂一走了之。」何仙姑給他廝纏不已，那馬路邊上，陸續走來幾個路人，都在仰面參觀，何仙姑實在急了，說道：「你要我怎樣？你不能攔我走，我要叫巡警了，」路瘦梅橫打鼻梁，豁出去了。說道：「你叫巡警也好，我是甚麼都不在乎，你若教我死，我也可以死。」何仙姑道：「你放不放？不放棄實在要賊了。」旁邊的閒人，有的看了。說道：「巡警來了，巡警來了！」路瘦梅道：「我不怕，巡警來了，倒好。」話言未畢，人羣裏一擠，分出一條道，一個背了手鎗的交通警，走了進來道：「怎樣啦？這裏不是打架拌嘴的地方，這是馬路。」路瘦梅道：「你不要管我們的事，你管不了！」那交通警道：「這就不像話，你們防碍交通，聚衆招搖，擾亂秩序，我爲什麼管不了。先讓這女的說。你們兩人，是怎麼回事？」何仙姑振振有詞道：「我們是現世報的同事，我事情完了，應當回家，他不讓我走，在馬路上胡鬧起來。」交通警睨着她，聽完了。便問路瘦梅道：「你們是同事，又都是文明先生，何須鬧在街上？有事在家裏說。不就完了？」路瘦梅道：「我不能不和他鬧了！她是我的朋友，我介紹她入

現世報，現今她又和社長交朋友，把我不理了，我那能不和她鬧？」話一說完，旁觀者哄然大笑。祇把何仙姑笑得粉面羞成一塊大紅布似的，做聲不得，那交通警察是久在街市上的，他怎不明白這一類把戲？便不費話道：「你們不必說了。說了，也是給別人熱鬧耳朵。這裏是馬路，不能聽你們沒完沒了。阻碍交通，你們是完還是不完？聽你們的。」路瘦梅道：「我不完，我不能完。」交通警察又問何仙姑道：「他不完，你完不完再聽你的。」何仙姑：「他欺負苦我了！他還不完？」交通警察道：「你不用管他，你且說你完不完？」何仙姑無可奈何，含着兩眶氣急出來的熱淚，祇差着掉下來了，說道：「不完怎樣呢？」交通警察道：「完了，你們一個東，一個西，幹你們的去，我們不管。」不完，我帶你們到區上，你們打官司，就完了。」何仙姑何曾料到，今番要出這一回醜？她狠狠心腸下車躲脚和路瘦梅幹定了。說道：「他不完，我也不完，勞駕你帶我們打官司，不就結了？」交通警察忙應道：「好！」說罷好！他抬手驅逐圍觀的閒人，頭前開路，闖出重圍。那何仙姑路瘦梅二人，亦步亦趨，跟隨交通警察出來，旁觀閒人，不免一番議論，大家爭說：「這又是女學生交朋友鬧笑話！都是自由戀愛的好處，多好哇！」種種譏笑，不堪入耳，還有的送着他們，直到區上。若不是區上守門警察攔阻，他們恨不得直入公堂，戀戀難捨，瞧一個水落石出，才覺痛快！交通警察帶他們到區，進到一個收發室門外，令他們進去。這裏熱鬧了！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有坐了滿堂。那辦公桌上，一個警察，在記着公事簿。交通警察令他們各尋座位的坐了。那記事的警察便翻着眼睛一望道：「這兩個人是怎麼啦？」交通警察取出圖章，往簿子上蓋一

下道：「他兩個人口角紛爭。」說罷，他自出去了，這警察先叫那何仙姑起來道：「你姓甚麼？這個是誰？你們爲何口角紛爭呢。」何仙姑滿懷義憤。到此一吐爲快。說道：「我叫何仙姑，我們是現世報的同事，我事情完了，應當回家，他不讓我走，追到路上，一死不放我走，這叫甚麼事呢？」這警察聽罷，轉問路瘦梅道：「你姓甚麼？你們這是怎麼了？你爲何不放她走路呢？」路瘦梅也把對交通警所言，又說了。這警察搔着頭。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你們都坐下。等會叫你們，上堂過一過口供。爲你們和解完咧！何必一定打官司？都是文明人。」脫着，他手下一動，記上名字，把那簿冊送去外邊了。不多時，果然外邊進來警察叫道：「何仙姑。」何仙姑連忙應聲，跟了他走出去。那警察帶她，穿進一問問案的公堂，那裏面問官，書記，分坐上下位，兩旁並站立兩名警察，何仙姑進去，警察令她，站在公堂前了。問官看一看何仙姑，仍如那收發處的警察，問過她的姓名，籍貫，住址，隨又問及她的今日糾紛經過甚詳，和顏悅色。何仙姑也如和警察所云，詳細一層的說了，那問官眨一眨眼皮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得了！你們都是文明人，并無仇恨，不過彼此誤會，據我想：你們兩不相下，毫無益處，不如彼此和平了結，令他朝你恕一個罪。不要鬧出去才好。」何仙姑道：「他不答應我呀！」問官道：「你下去，我叫上他來，問他一問，不愁他不答應。」何仙姑又給警察帶了出來，那警察跟着，又帶路瘦梅，去了一遭回來，緊接又帶何仙姑進去二趟。那問官問道：「何仙姑你們祇是朋友關係而已，並未訂過婚，是不是？」何仙姑道：「是怎麼說呢？他買得起訂婚戒指座？」問官道：「我不過問一問而已，並不是打算怎樣

你們即使有過婚約，也要到法院，根據法律解決，我這裏是祇談現在，你們祇要彼此具結完案，各無干擾。我們就不管了。」何仙姑道：「我原無打官司之意，是他逼我急了，我可以具結完案。」那問官便交下一紙，令他自閱。何仙姑看那原文，無非寫的：「具結人路瘦梅何仙姑，因彼此同事現世報，發生誤會，口角紛爭，爲警帶區：茲承貴區囑令和解，情願具結完案。」底下是年月日，與何仙姑路瘦梅簽押的名姓，餘地空白，何仙姑道：「這我可以簽字，祇要他不逼我。」問官令她簽字下去，又帶進路瘦梅去。經過些時，那警察進來了道：「姓路的已經帶出去，取保完案了！姓何的，也跟我出去，你那裏有親戚朋友家？或是開買賣的熟地方，帶我去對一對話，你們的官司，就算完了。」何仙姑道：「那姓路的怎麼會走了呢？」警察道：「他不走待要怎的？你們好在互相有的保人，不能完，你們明天來。再繼續打官司，或是傳他到案，以及上呈法院都可以呀。他一定不願意見你，那可誰能強迫呢？」何仙姑見說，非常爲難，說道：「我在北平，親戚朋友極少。你們一定要保人，那就難了。我又未犯法。」警察道：「你們的事，並沒有整個的了結，就是了結我們也不能不討你們的保，這是爲你們雙方的利益，他出去，也是一樣的要取保，隨便你們吃飯買東西的鋪子，蓋上一顆圖章，事情就交代了。」何仙姑這醜，出的已經够瞧，不答應，是不行的，便道：「好，我取保了。」那警察手裏拿着一張紙條，掖入衣兜，說道：「你得！你取保就好，出去了。」何仙姑心想：這才叫做喪氣！平白無故，和路瘦梅鬧翻了，要受這半日的折磨，還是沒有結局，那麼這保，可到那裏去取，那警察帶她出來道：「你的保

在那一方？我們往東往西？」何仙姑猶豫的，也正是這節，聽了道：「我沒有一定呀！我沖說明白了。北平親戚，朋友極少，那裏找保人去？這就教我作難呀！」那警察道：「我也沒有不和你說明白，隨便你的朋友，吃飯買東西的熟鋪子，蓋上一顆圖章，就罷了。這又沒有限制甚麼！」何仙姑道：「那麼我在這條大街不遠，有一家常吃飯的小飯鋪，在那兒立着摺子，有賬甚是熟，可以不可以？那警察道：「小飯鋪可以呀！那大小不論，也是一家買賣不是？」何仙姑道「如此我們一直往南走，不遠的就到了。」那警察跟她走往南來，後邊也跟着，一羣瞧熱鬧的了。大家見一名警察，帶一個摩登女人從區署出來，其狀頗為神秘，沒有不想跟幾步瞧瞧的，弄得何仙姑哭不好笑不好，想鑽入地下，又沒有縫子，好容易走到了，那警察一看，說小飯鋪好聽一點，原來是一家切麵鋪，隨她進去，裏邊夥計客人，就是一怔：及至一說清楚了。那切麵鋪的掌櫃，帶着沒頭沒腦的，一身白麵，先是一百二十個不行，說道：「這位我認識，是那唱新戲的，甚麼何小姐。她們欠我們的錢，忒多了，我們正無處去找呢，今天來了很好，先把錢還了，做保是辦不到的。」何仙姑碰了一鼻頭灰，無可奈何。那警察比何仙姑活動些個，見她窘態堪憐，連忙笑道：「這本來是小事，你們不要看重了，這位是和朋友言語不和，口角紛爭，並非大事，你們既有她的欠賬，是要他出來，才能還的，莫如先保他出來，隨後陸續償還，豈不甚好？」那掌櫃道：「不行，我們不管。」那警察也有氣道：「你們竟然這樣死心眼？」那掌櫃道：「并不是我死心眼，實在她們這班唱戲的全是上海來的，祇知道吃飯不給錢，臨完一不照面，就完了。要我朝她們要賬，還愁要不來

豈有反爲他們做保的道理？你們不信，可以看看，我們這裏何必貼着告示呢？」掌櫃的說着，手去一指，們牆上果有：「借錢，對保，一概不准，諸君莫怪。」的一張紅條。那警察沒奈何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們再去他處。」那掌櫃道：「對了，也祇有再去他處了，我們這裏看她在難處，不朝她急急要賬，就是好的了。」警察帶着何仙姑出來，何仙姑又有何處去？她站在切麵舖的門首，委委屈屈，幾乎潸然淚下道：「警察先生我實在沒有地方，可以打保了。現在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讓我把打保這一層手續撤銷了？」那警察道：「這可不行。你讓我跟你跑幾趟，那倒可以，取銷一層，我們無此權力，辦不到。」何仙姑道：「我們可到那裏去呢？」那警察道：「我們本來，不限定買賣的，就是箇人也可以打保，祇要他有一準的住址。」何仙姑想起一層來，說道：「我住的公寓，可以不可以？」那警察道：「這當然可以了！公寓是大買賣，比切麵舖，規模又大了。」何仙姑喜極，急領着警察，走回自家住的公寓來，那公寓的賬房幸而不刁難，給那警察，蓋一顆章去了，何仙姑劈空受此侮辱，於心未甘，她躺在房間，祇是一口氣不出，忽然那小妹妹玩着進來，她叫道：「姐姐報館裏來電話了，讓你快些去接。」何仙姑這倒做難了。接是不接呢？半嚮，問道：「那一個來的電話呢？」小妹妹道「是社長來的，請你說話。」何仙姑一想：這不能不接，除非不想幹了！連忙走去賬房一接，社長笑道：「你怎麼不快來呢？這裏有一基督會的請客片，是一個茶會，馬上時間要到了，我想請你去。你爲何很快走了？」何仙姑未便述明，祇得扯一個慌，說道：「我因爲頭痛，所以寫一個特別欄，因而就走了。現在路先生在不在？」社長道：「他

發完稿子，業已走了。現在請你來，取上請客片，代我出席。我也走了。」何仙姑一聽。路瘦梅不在，她便挂上電話，即刻又走來那社長不在，聽差把請客片交她，一人坐着包月車，走來基督會。這茶會的地址，原來是在基督會的一樓，貳百零陸號大堂，何仙姑上來，一簽名，那大堂內人聲嘈雜，業已坐滿了來賓。一個人拍着何仙姑的背後，格格嬌笑道：「仙姑，你來的晚了！」何仙姑簽完名了，一看這個，正是華北劇社遊行部的女角吳如水女士。她不禁一驚道：「你！怎麼在這裏？」吳如水掩口而笑道：「你看！這是甚麼會？今天是北方的話劇界的人才，沒有不出席的，這乃是北平基督會，招待話劇界的一個大茶會，沒有不出席的。」話言未了，那大堂內，擁出幾個高矮不等的人來，花逢春，馮白梨，麻燕吉，一切的話劇人才，無不在內。大家拍掌笑道：「歡迎跳出話劇圈，投身新聞界的何仙姑小姐！我們真喜歡，今天還有見面之日。何仙姑原不知今日是話劇茶會，她和華北劇社，早已兩相絕緣。不料身臨其境的一看，却原來這茶話會，乃是招待話劇而開。她不由僵了，笑也不出來的，莫知如何是好？倒是那花逢春一班人臉皮厚如城牆，甚麼不在乎的，將何仙姑一擁，擁進大堂內去了，說道。「這邊坐了，我們大家，已經快開會了。」何仙姑笑着，只得入座了。看這基督會的大堂，西餐台擺成丁字式，每人面前，一杯紅茶，一堆糕點，是要開會的樣子。主席是基督會的唐幹事，胖胖白白，穿一身紳士派的西裝，站着笑道「各位！現在人是已經到齊了！差幾位也不要緊，開會不開？」那座上男女來賓，瞧着那桌上茶點，不由都全體同意道：「開會！開會！現在過去法定時間，業已半個鐘頭了，不能再等，我們馬上就

要開會，開會完了，應當就吃茶點，」唐幹事笑得連連推着眼鏡，說道：「諸位放心，開會要緊，吃茶點，也很要緊，現在我們來，雙管齊下。」這幾句話，頗合中庸之道，大家劈拍鼓掌，唐幹事接着又笑道：「各位，今天茶會，是不拘形式的，各位無妨自由談話，發揮意見，完了，」大家齊笑道：「這開會詞太簡單了，」話言未了，猛聽東北方，咳嗽噲噲，一陣疾嗽，接着站起一個癆病鬼似的先生，喘息着嚷道：「藝術！」大家各吃一驚！仔細看去，那先生緋紅着臉，揮着老拳，憤恨欲絕，幾致聲淚俱下的，嚷道：「藝術，話劇是藝術！我承認話劇是藝術！誰敢說：話劇不是藝術？」噫罷，大家聽入耳內，衣服貼貼，沒有不鼓掌起來！那先生又笑道：「可是有人問我，問我甚麼？」那先生頓了一頓，才繼續又道：「問我，你黃梅痕既是一個話劇家，爲何又鬼混到戲班子裏！當上老板了呢？咳！諸位，這正是中媯之言，不可道也，不可道也！言之醜也！」大家聽至此，那唐幹事早含笑說道：「各位，我爲你們介紹，這位是外行戲班的黃老板。」大家各都肅然起敬，含笑靜聽，那黃梅痕帶着一臉的得意笑容，點了一下頭道：「各位，不是我黃梅痕說句大話，也不是黃梅痕剛注射了維他賜保命，在此神經興奮，發幾句狂言，黃梅痕實在是八九年前的位話劇界的忠實同志，可恨現在不忠實了，成爲了叛徒。」主席唐幹事故意問道：「黃先生這就是客氣了！怎見得你是叛徒？黃梅痕捶了一下桌面，遺憾萬分的，說道：「這就是衣食之累人了！我本是一個高尚的話劇家，可是偏偏室如懸磬，家無隔宿之糧，父母妻子，啼飢號寒，不可終日。使我不能不晚節不終，中年改嫁了。」唐幹事見黃梅痕，言之慨然。因插入一句道：「黃先生

說的誠然，別人不知，我總是知道的。黃先生原是一見鍾情，把終身大事，託付給話劇了，可是衣食累人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，黃先生所以改嫁到二簧舊劇了。不過，黃先生是另有會心的。」這話引得全場無不失笑，而注意。那黃梅痕把腦袋一搖晃，兩隻眼睛在大玳瑁眼鏡圈裏一轉，彷彿要爲知己死的，慨乎言之道：「知我者就是唐幹事了！黃梅痕晚節不終，改嫁舊劇，實乃不得而爲之，其實，我私下偷偷摸摸，仍是和話劇，不忘舊情。」那華北劇社的花逢春聽到這話，由不得插嘴笑道：「我來一句罷！黃梅痕改嫁舊劇，一面又和話劇不忘情的，這是偷漢子了！」黃梅痕洋洋得意，颯然不以爲恥的，笑道：「這是說到我心窩裏來了！我偷漢子不算數，並且另外還以舊劇的錢，實行倒貼話劇啊！」大家一陣嘲水似的笑聲，振盪起來。那幾個女性演員，無不聞之匿笑，暗罵缺德！唐幹事因爲黃梅痕越說越不像話，連連朝他丟眼色。黃梅痕才說道：「我的確把辦戲班的錢，貼了不少給話劇，人所共知，決非過甚其詞呀！」這始坐下去了。那花逢春繼之，也發起議論來。花逢春所言，無非老調重彈，大言不慊，仍然是那一套道：「敝社遊行部，這次到北平來，目的乃是看看，練習練習真正北平國語，並不打算上演的，其後社會上各界仕女，撒潑打滾，拚命要求，不得已，才上演兩齣，不料至今餘，方興未艾。」唐幹事道：「花先生的話，我續說下去罷，北平的話劇空氣，也日益緊張，此乃華北劇社遊行部之功勞也。」花逢春大模大樣道：「這話決不是恭維，一班人都如此說。在華北劇社遊行部未到北平之先，北平的諸姑伯叔，父老兄弟，簡直不懂話劇。」花逢春說罷，閣座失色，爲之無言，花逢春不嫌這話的力量不够，因

又忘形大言道：「北平是一塊沙漠而已，那裏有人，懂得甚麼叫藝術？話劇二字更不用說，甚麼是話，甚麼是劇？誰能下一個定理？」這話聲音洪亮貫澈九霄，大家正在驚駭，忽然外邊嚷：「花先生。」衆人又一驚！視見房門開動，一個繫着圍裙，渾身油泥的飯舖小徒弟，走了進來。連連叫道：「花逢春先生，快請起來，不要又走了。」花逢春大爲錯愕道：「這是誰？找我何來？」那小徒弟一見他，上前抬手，便揪住他的西裝領帶道：「花先生，你們的飯賬未還，不照面了。」花逢春見這夥計，是來討索飯賬，這始又想了起來。原來這是一年前了，劇社爲基督會之邀，特在大堂，公演三四夜，社員們都是叫的對門一家小切麪舖內的晚餐，賬是沒有付，事後也忘了，不料今朝冤家路窄，遇到這會場上？馬上就怔了。說道：「你這是甚麼話？快鬆開手！這不是說這話的時候！快快出去！」那茶會席上各人一看，也都驚駭的暗笑起來，大家面面相覷，錢財大事，無人敢輕自插口，那小徒弟得理不讓人，偏會宣傳道：「諸位看見了！他是花逢春，唱新戲的，欠賬不照面。」花逢春頭紅脖漲，無法開交，唐幹事看明白這回事，他是主人，不能不見義勇爲。連忙笑道：「這夥計你暫且出去，現在我們在開會，會散了，有甚麼事情再說，你這樣不敲門，不得主人同意，擅入會場，這是很不禮貌的，知道麼？」那小徒弟道：「不行，他今天不還賬，逃不了。」那座上客人，因爲話劇分子居多，小徒弟發言，又涉及話劇問題。大家兎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有的叱道：「出去，滾出去，別在這裏攪亂，不出去；打他，打他！」一唱百合當時鬧起來，那小徒弟才不怕！」，一聽打，即刻坐在地板上，大哭起來道：「你們打死我罷，掌櫃的爲你們，

也是打我。」唐幹事看這不像事，轉向花逢春笑道：「花先生，這件事，是花先生個人的，兄弟以爲不要鬧，請花先生陪他出去一趟如何？這裏會場上，不很相宜，是不是？」花逢春雪花膏的臉上，已如戲台上關公的漲紅，說道：「來！你跟我出去，這是豈有此理！」那小徒弟爬起來，擦擦眼淚道：「你姓花的敢不出去？上次欠賬，最末一天，你們一轉眼，一個也看不見了。問這邊會上，會上不担承，找你們，你們連準住址也沒有。掌櫃的打飽我了，想起來，無時也不在臭罵，今天幸虧眼快，瞧見是你們來了。出來說。」說着，他揪着花逢春出去了。這裏大家神駭目奪，無不詫爲罕睹，唐幹事抬手去推上門，笑道：「各位，我們這裏，還是加緊討論，研究我們的話劇問題。不要管他們的閒賬，各位，還有高論，都請發表了最好，那麻燕吉笑吟吟的，站了起來道：「兄弟以爲。這才是話劇！」麻燕吉說罷，沉了一沉，繼續又道：「兄弟一向主張，話劇是要抓住實現的！這今天的話劇題材，實在來得够味，兄弟以爲像花逢春先生，才是的的確話劇一等人，佛說：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花先生沒有題材，可以自己創製題材！真妙哇！」麻燕吉祇管扳着臉，大家却已笑了。然而那華北劇社遊行部的諸位，如吳如水，一流人物，無不紅暈雙頰，聽着這話，不大順耳，其中尤其是華北劇社的風流小生黃仇天，聽得此語是來菲薄花逢春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振臂而起，戟指相向朝：「麻燕吉先生，你聽我有話告訴你。」衆人又是吃驚，祇見黃仇天一臉獐笑，說道：「密斯忒麻，你說我們花先生抓住現實了！你又何嘗不抓住現實呢？似你與香白梨小姐，又怎見得不是在那裏表演話劇，創製題材？麻先生不久，必有一本新的劇本脫稿了

這本劇，也必是在描寫男女私情。」麻燕吉的臉也紅了道：「黃先生，你在劇社和吳如水，也未嘗非話劇題材！黃先生君子常當當，爲着和吳如水去游泳，三番兩次，光顧長生庫，這是瞞不得人的。」這一爭論，座上羣衆，又復哄然！黃仇天挺身再要爭辯，那吳如水盈盈起立，冷若冰霜道：「都聽我說，聽我！」大家一看，那吳如水又氣忿忿的，嬌嗔滿面道：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兩人是一類，沒有一個是好東西，全不是人」，說完，她坐下了，麻燕吉黃仇天面面相覷，大家也各怔了，還是那唐幹事做和事老，笑道：「諸位，我勸你們，大家不要忘了，都是燕北劇社的人才，同時，都是話劇同志。」麻燕吉強項着道：「誰和華北劇社是一家？他們那裏配羅致我這人才？我是誓死不和華北劇社合作的，除非我在華北劇社客串了齣而已。」黃仇天冷笑道：「那是自然，麻先生進話劇社，把題材抓到了，還幹它做甚？麻先生的幹話劇，不過如此。」唐幹事怕麻燕吉又發言，連忙笑道「麻先生原來不在華北劇社了。」麻燕吉道：「我早不在了呢，連香白梨小姐也不在了。」唐幹事長長的，哦了一聲道：「這未免是華北劇社的一大損失了，兄弟以爲這就是話劇界之不幸現像，卽如這位何仙姑小姐。」說着，唐幹事將手一指，笑道：「大家看見了！這位何仙姑小姐，也是話劇界的一等一的人才。她所表演的梅花香，是如何的動人？但是，她脫離話劇社了，兄弟實在不以爲然，現在麻燕吉先生香白梨女士又繼續走出華北劇社了，兄弟又不以爲然，兄弟主張回去的好。」那黃仇天果然瞧一眼何仙姑，點一點頭，旋又笑道：「何小姐果然，現在變做一個無冤之皇了。」說到之皇，忽又改口道：「說那之皇，又不大恰當，

不如說一聲無冤之后，來得妥當，關於新聞界，和我們話劇界，本為親眷關聯，好像是姑表親，何小姐本為我等兄妹，不幸，過繼了。」黃仇天的言語離奇，全場男女，無不深切注意起來，祇見他眼皮一掃一掃何仙姑，隨又繼續笑一笑，說道：「過繼給誰呢？就是過繼給姑表親了。這倒妙得很！我們好像是親兄妹，一變而為老表了，今天，我們又得相逢，真是骨肉團圓了。」大家聽了一笑，可是那何仙姑業已在那裏，坐不安席了，偏生會場上喜出風頭，愛說便宜話的人又多，那吳如水已又站了起來，笑吟吟的，朝大家點一點頭，雲眠皺眉，極其頑皮的，說道：「讓我來說罷，何小姐這不能說過繼，這才真可說是改嫁了。吳如水說着一頓，旋又解釋下去道：「為何說是改嫁呢？因為我們花先生的論調，司是幹話劇的人，譬如一生一世，嫁給這話劇了，有此決心，定而不移，然後，才談得到成功，現在何小姐跳出話劇圈，投身新聞界，這不是明明白白的改嫁了？我祇希望，今後從一而終罷。」吳如水說至後來，嘴唇一抿，眼睛一瞟，種種壞樣兒，全從臉上表現出來，坐下去了，這話，何仙姑如何受得？她不由奮然而起，對眾苦笑道：「諸位，我是何仙姑，我之所，以投身新聞，脫離話劇，實在是話劇強逼我出來的，它拒我於千里之外，談不到甚麼過繼，改嫁。」何仙姑說至最後，她的眼含痛淚，幾乎奪眶而出，隨着便又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各位，我們在南京怎樣不說，祇說北平，來了一年來的，祇我在華北劇社所演話劇梅花香，一直就是二十場左右，其他採茶神女等，更不祇此數，每場收入，都不下幾百。」說到幾百，聲音又加重了。接着又道：「但是話劇，對我怎樣？我雖然用盡力量，在台上裝神弄鬼，像

民國三十一年西曆一九四二年上海法租界戶口調查表

戶址：
路
弄
號
(註明大廈或公寓房間號數)

按照本年 月 日，在上開房屋內住宿之人，填報如左：

尊處如係住戶，請填下列(甲)項；如係廠號等組織，請填(乙)項：

(甲)本戶係 戶 (如係租戶，請註明，否則填住宅戶字樣。)

(乙)本組織名稱及業務性質：

五	四	三	二	一	(一)本戶或本組織內各人口之姓名(註一)	(二)戶長對於各人之稱呼	(三)何省或何國人	(四)性別	(五)年齡	(一)本戶或本組織內各人口之姓名(註二)	(二)戶長對於各人之稱呼	(三)何省或何國人	(四)性別



如不敷填，請用背面，或另自備紙，照式填寫。
除住宿者外，請勿填入。

(此處請) 第

區

註一 如失業，請在姓
標○標明。